

說苑新叙序

海甯陳乃乾藏書

說苑二十卷新序十卷漢中壘校尉劉向子政所撰  
宋集賢校理曾鞏之所序錄者也觀鞏之序說苑譏  
子政以不能究知聖人精微之際又責其著書建

尤欲有爲於世忘其枉已而爲之至論新序則以爲  
秦漢絕學之後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  
之美者揚雄氏而止耳余謂鞏之文簡嚴質直大類  
子政獨其詆訶過嚴與奪失實蓋竊疑之焉夫自三  
代而下言道者莫純於孔子今考其書自說易而外

其於精微之際蓋不數數也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今夫朱生於絳青生於藍雖踰本色不可復化其質定也金之在鎔其爲鍾鏞爲鼎彝尊鬲皆是也及其既有成器則鍾鏞之不可使爲鼎彝尊鬲鼎彝尊鬲之不可使爲鍾鏞者其質定也蓋道者渾淪無方本無定質苟欲以言而定之者則道者將必爲天下裂子思談道最爲精微其言曰率性之謂道此其至善言者繼之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其言適至是則止

耳苟鳶而必求其所以戾于天則鳶者始膠膠然亂於上矣苟魚而必求其所以躍于淵則魚者始膠膠然亂于下矣故雖以孟子亞聖其自序以爲功者惟曰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法以待後之學者而於精微之際蓋亦不數數也孟子固亦以言之長者道之所以裂也下是而言道者世號純儒莫過董生然猶泥於襍祥東漢諸人則誣於緯候至魏晉斷滅於虛無盡矣卽輩之所推獨稱揚雄然雄之所陳有曰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漠守德之宅苟折衷以

聖人之論其亦真能純於道德之美者非邪宋元豐  
間館閣諸名士一日其商較古今人物失得王介甫  
言漢元晚節劉向數言天下事疑太犯分呂晦叔曰  
同姓之卿歟衆以爲然昔屈原以楚同姓傷懷王之  
信讒遂入秦不反雖放流作離騷九章諸篇猶拳拳  
於存君興國君子以爲忠夫以子政爲有非者然則  
屈原亦有非耶按子政當漢元成間弘恭石顯王鳳  
方用事尊顯皆擅國士大夫一失其旨意卽斥逐誅  
死不旋踵子政數上章刺譏時事指陳災異徵應乃  
至亡國弑君皆尋常患難時朋爰兄弟所不忍容子  
政獨斷斷於天子之前不少休有不啻批其逆鱗者  
是亦豈枉己者之爲使肯枉己則子政以彼其才稍  
自貶其取丞相御史不難顧不出彼廼與其所謂三  
獨夫者終始相結托則不用困抑以死若此者鞏獨  
不少貸之哉夫春秋戰國時先王之澤未泯士君子  
之言語行事皆有可稱第以一節見或少戾於中庸  
之旨率不爲聖人所錄一時韓非呂不韋諸人雖有  
論撰又雜以名法縱橫之說余謂數千百年之後凡

成學治古文者欲攷見三代放失舊聞惟子政之書  
時爲雅馴今讀說苑二十篇自君道臣術而下卽繼  
以建本極於修文終於反質蓋庶幾三王承敝易變  
之道又豈後代俗傳所得窺其旨要哉余因刻說苑  
新序二書懼學者承誤習謬使子政之心不自於天  
下迺爲之辯著如此云嘉靖丁未八月朔東海何良

俊撰

說苑序



劉向所序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云今存者五篇餘  
皆亡臣從士大夫間得之者十有五篇與舊爲二十  
篇正其脫謬疑者闕之而叙其篇目曰向采傳記百  
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爲此書奏之欲以爲法戒然其  
所取或有不當於理故不得而不論也夫學者之於  
道非知其大畧之難也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孔子  
之徒三千其顯者七十二人皆高世之材也然獨稱  
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及回死又以爲無好學者而

拜徑樓成咸淳  
乙丑九月重刊本  
每半葉九行二十  
八字  
此書今在海寧  
查司馬 雲光  
借甲申十月同鄉  
書賈郝老賢持  
來求售索值番  
銀一百二十餅許以  
五十餅不售已而僕  
人崔福復持以來僕  
亦海昌人也增至六  
十餅仍不售欲以  
校一過偏索半肆  
無舊本迺校於此  
本之上 景寫其  
前後跋語及每卷  
之首尾各一葉而  
述之歸安姚魏元記

回亦稱夫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子貢又以謂夫  
 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其精微之際固  
 難知从矣是以取舍不能無失於其間也故曰學然  
 後知不足豈虛言哉向之學博矣其著書及建言尤  
 欲有爲於世忘其枉已而爲之者有矣何其徇物者  
 多而自爲者少也盖古之聖賢非不欲有爲也然而  
 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故孔子所至之邦必聞其政  
 而子貢以謂非夫子之求之也豈不求之有道哉子  
 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豈不得

之有命哉令向知出此安於行止以彼其志能擇其  
 所學以盡乎精微則其所至未可量也量是以夫子稱  
 古之學者爲已孟子稱君子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  
 取諸左右逢其原豈汲汲於外哉向之得失如此亦  
 學者之戒也故見之叙論令讀其書者知考而擇之  
 也然向敷困於讒而不改其操與夫患失者異矣可  
 謂有志者也編校書藉臣曾鞏上

說苑目錄

護卷在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說苑雜石遺及臣向書民間書誣核讎其事類衆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謬亂難分別次序除去與新序復舊者其餘者淺薄不中義理別集以為百家卷復令以類相從一一條別篇目更以造新事十篇本以上九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號曰新苑卷固可觀臣向昧死

立範第一 君道

卷第二 臣術

卷五卷第三

建本

卷第四

立節

貴德第五

貴德

卷第六

復恩

卷六卷第七

政理

卷第八

尊賢

復恩第九

正諫

卷第十

敬慎

卷七卷第十一

善說

卷第十二

奉使

政理第十三

權謀

卷第十四

至公

卷八卷第十五

指武

卷第十六

叢談

尊賢第十七

雜言

卷第十八

辨物

卷九卷第十九

修文

卷第二十

反質

正諫

卷十

敬慎

卷十一

善說

卷十二

奉使

卷十三

權謀

說文  
目錄  
卷十四

至公

卷十五

指武

卷十六

叢談

卷十七

雜言

卷十八

辯物

卷十九

修文

卷二十

反質



說苑卷第一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漢沛郡劉向著 新城楊以滢校



君道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爲。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踔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

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

說苑

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理矣。書曰：「睿作聖。」詩人曰：「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宣王曰善。

成王封伯禽爲魯公，召而告之曰：「爾知爲人上之道乎？凡處尊位者，必以敬下順德規諫，必開不諱之門，博節安靜以藉之。諫者勿振以威，毋格其言，博采其辭，乃擇可觀。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畏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旣成威德，民親以服，清白上通，巧佞下塞，諫者得進，忠信乃畜。伯禽再拜受命而辭。

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冶曰：「陳其亡矣。」吾驟諫君，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爲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夫樹曲木者惡得直影，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號垂顯令之名者也。易曰：「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言出於身，加於民，行發乎

通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天地動而萬物變化。詩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此之謂也。今君不是之慎。而縱恣焉。不亡必弑。靈公聞之。以泄冶爲妖言而殺之。後果弑於徵舒。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對曰。有之。哀公曰。何爲其不博也。孔子對曰。爲其有二乘。哀公曰。有二乘則何爲不博也。孔子對曰。爲行惡道也。哀公懼焉。有間曰。若是乎。君子之惡惡道之甚也。孔子對曰。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亦不能甚。

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親之也。亦不能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旣見止。亦旣覯止。我心則說。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哀公曰。善哉。吾聞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微孔子吾焉聞斯言也哉。

河間獻王曰。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饑。則曰。此我饑之也。有一人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

而民治。先恕而後教是堯道也。當舜之時，有苗氏不服。其所以不服者，大山在其南，殿山在其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川，因此險也，所以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許，曰：諭教猶未竭也。究諭教焉而有苗氏請服。天下聞之，皆非禹之義而歸舜之德。

周公踐天子之位，布德施惠，遠而逾明，十二牧方三人，出舉遠方之民，有饑寒而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以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意朕之政教有不得者與？何其所臨之民有饑寒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也。其君歸也，乃召其國大夫告用天子之言。百姓聞之，皆喜曰：此誠天子也。何居之深遠而見我之明也，豈可欺哉。故牧者所以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也。是以近者親之，遠者安之。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矣。

河間獻王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人，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於九派，灑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苦者，利歸

於民也。

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順道，故使然焉。君王何爲痛之至於此也？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也。書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

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民之讓爲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其士大夫讓爲公卿。二國者相謂曰：其人民讓爲士大夫，其士大夫讓爲公卿。然則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矣。二國者未

見文王之身而讓其所爭，以爲閑田而反。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敬慎恭已而虞芮自平。故書曰：惟文王之敬忌，此之謂也。

成王與唐叔虞燕居，剪梧桐葉以爲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汝。唐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封虞耶？成王曰：余一與虞戲也。周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唐叔虞於晉。周公且可謂善說矣。一稱而成，王益重。

言明愛弟之義。有輔王室之固。當堯之時。舜為司徒。  
 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田疇。夔為樂正。倕為工  
 師。伯夷為秩宗。皋陶為大理。益掌啟。禽。堯體力便巧。  
 不能為一焉。堯為君而九子為臣。其何故也。堯知九  
 職之事。使九子者各受其事。皆勝其任。以成九功。堯  
 遂成厥功。以王天下。是故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  
 道也。王道知人。臣道知事。母亂舊法。而天下治矣。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  
 之有道乎。伊尹對曰。昔者堯見人而知。舜任人然後

知。禹以成功舉之。夫三君之舉賢。皆異道而成功。然  
 尚有失者。况無法度而任已。直意用人。必大失矣。故  
 君使臣自貢其能。則萬一之不失矣。王者何以選賢。  
 夫王者得賢材。以自輔。然後治也。雖有堯舜之明。而  
 股肱不備。則主恩不流。化澤不行。故明君在上。慎於  
 擇士。務於求賢。設四佐以自輔。有英俊以治官。尊其  
 爵。重其祿。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力。是以主無  
 遺憂。下無邪慝。百官能治。臣下樂職。恩流群生。潤澤  
 草木。昔者虞舜左禹右皋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

能之効也。

武王問太公曰。舉賢而以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不得真賢之實也。武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望曰。其失在君好用小善而已。不得真賢也。武王曰。好用小善者何如。太公曰。君好聽譽而不惡讒也。以非賢爲賢。以非善爲善。以非忠爲忠。以非信爲信。其君以譽爲功。以毀爲罪。有功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群臣比周而蔽賢。百吏群黨而多姦。忠臣以誹死於無罪。邪臣以譽賞於無功。其國見於危亡。武王曰。善。吾今日聞誹譽之情矣。

武王問太公曰。得賢敬士。或不能以爲治者何也。太公對曰。不能獨斷。以人言斷者殃也。武王曰。何爲以人言斷。太公對曰。不能定所去。以人言去。不能定所取。以人言取。不能定所爲。以人言爲。不能定所罰。以人言罰。不能定所賞。以人言賞。賢者不必用。不肖者不必退。而士不必敬。武王曰。善。其爲國何如。太公對曰。其爲人惡聞其情而喜聞人之情。惡聞其惡而喜

聞人之惡是以不必治也。武王曰善。

齊桓公問於甯戚曰莞。莞子今年老矣，為棄寡人而就

世也。吾恐法令不行，人多失職，百姓疾怨，國多盜賊。

吾何如而使姦邪不起，民衣食足乎？甯戚對曰：要在

得賢而任之。桓公曰：得賢柰何？甯戚對曰：開其道路，

察而用之，尊其位，重其祿祿，顯其名，則天下之士騷然

舉足而至矣。桓公曰：既以舉賢士而用之矣，微夫子

幸而臨之，則未有布衣屈音奇之士，踵門而求見寡人

者。甯戚對曰：是君察之不明，舉之不顯，而用之疑，官

之卑，祿之薄也。且夫國之所以不得士者，有五阻焉。

主不好士，諂諛在傍，一阻也。言便事者未嘗見用，二

阻也。壅塞掩蔽蔽必因近習習，然後見察，三阻也。訊獄詰

窮其辭，以法過之，四阻也。執事適欲，擅國權命，五阻

也。去此五阻，則豪俊並興，賢智來處求處，五阻不去，則上

蔽吏民之情，下塞賢士之路，是故明王聖主之治，若

夫江海無不受，故長為百川之主；明王聖君無不容，

故安樂而長久。因此觀之，則安主利人者，非獨一士

也。桓公曰善，吾將著若夫五阻以為戒本也。

詭苑

劉通八



說苑一

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

對曰嬰聞之國具官而后政可善景公作色曰齊國

雖小則何為不具官乎對曰此非臣之所復也昔先

君桓公身體墮懈辭令不給則隰朋侍左右多過刑

罰不中則弦章侍居處肆縱左右懾畏則東郭牙侍

田野不修人民不安則甯戚侍軍吏怠戎士偷則王

子成父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甯子侍先君能以

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

不逆兵加於有罪而不頓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

致其胙今君之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者也故曰未

具景公曰善吾聞高繚與夫子遊寡人請見之晏子

曰臣聞為地戰者不能成王為祿仕者不能成政若

高繚與嬰為兄弟久矣未嘗干嬰之過補嬰之闕特

進仕之臣也何足以補君

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人寡齊人削取八城

匈奴驅馳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廟恐危社

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有然恐王之不能用也昭王

列通九

說苑

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賓也危國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虜也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廝役之材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禮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材至矣如此則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唯王擇焉燕王曰寡人願學而無師郭隗曰王誠欲興道隗請為天下之士開路於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蘇子聞之從周

歸燕鄒衍聞之從齊歸燕樂毅聞之從趙歸燕屈景聞之從楚歸燕四子畢至果以弱燕并并強疆齊夫燕齊非均權敵戰之國也所以然者四子之力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楚莊王既服鄭伯敗晉師將軍子重三言而不當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莊王喟然嘆曰吾聞之其君賢者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又有師者霸其君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君者亡立今我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不穀不

穀恐亡且世不絕聖國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  
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為故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戚然  
憂恐聖知不在乎身自惜不肖思得賢佐日中忘飯  
可謂明君矣

明主者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  
意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何以識  
其然也越王勾踐與吳人戰大敗之兼有九夷當是  
時也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群臣曰聞吾過而  
不告者其罪刑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者也昔者

晉文公與楚人戰大勝之燒其軍火三日不滅文公  
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今有憂色何也文公  
曰吾聞能以戰勝而安者其唯聖人乎若夫詐勝之  
徒未嘗不危也吾是以憂此得意而恐驕也昔齊桓  
公得筦仲隰朋辯其言說其義正月之朝令具太牢  
進之先祖桓公西面而立筦仲隰朋東面而立桓公  
贊曰自吾得聽二子之言吾目加明耳加聰不敢獨  
擅願薦之先祖此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者也  
齊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

曰今日寡人山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  
之不祥也晏子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  
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  
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也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  
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為不  
祥也。

楚莊王好獵大夫諫曰晉楚敵國也楚不謀晉晉必  
謀楚今王無乃耽於樂乎王曰吾獵將以求士也其  
榛藜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攫犀搏兕者吾

此謂也後空  
白一行  
湯之時提行

是以知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所得吾是以知其仁  
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國以安。故曰苟有志則  
無非事者。此之謂也。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坼川竭。煎  
沙爛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  
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  
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蓋言未已而天大雨。故天之應  
人如影之隨形。響之效聲者也。詩云。上下奠瘞靡神  
不宗。言疾旱也。

殷太戊時。有桑穀生於庭。昏而生。比且而拱。史請卜

苑

十三

之湯廟太戊從之。卜者曰：吾聞之，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生。殃者禍之先者也。見殃而能爲善，則禍不至。於是乃早朝而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桑穀自亡。

高宗者武丁也。高而宗之，故號高宗。成湯之後，先王道缺，刑法違犯，桑穀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弗得言也。問諸祖已，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者國亡乎？武丁恐駭，飭身修行，思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三年之後，蠻夷重譯而朝者七國。此之謂存亡繼絕之主，是以高而尊之也。

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谿谷滿盈，延及君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佞，齋戒不謹，邑封不修，使人不時，天加以殃。又遺君憂，拜命之辱。君子聞之曰：宋國其庶幾乎？問曰：何謂也？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焉。成湯文武，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夫過而改之，是猶不過也。故曰：其庶幾乎？宋人聞之，夙興夜寐，早朝晏退，弔死問疾，戮力

宇內三年歲豐政平，嚮使宋人不聞君子之語，則年穀未豐而國未寧。詩曰：佛弗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此之謂也。

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請用三牲焉。王曰：止。古者先王割地制土，祭不過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焉。仲尼聞之曰：昭王可謂知天道矣。其不失國宜哉。

楚昭王之時，有雲如飛鳥，夾日而飛三日。昭王患之，使人乘驛東而問諸太史州黎。州黎曰：將虐於王身，以令尹司馬說焉，則可。令尹司馬聞之，宿齋沐浴，將自以身禱之焉。王曰：止。楚國之有不穀也，由身之有匈脇也。其有令尹司馬也，由身之有股肱也。匈脇有疾，轉之股肱，庸爲去是人也。

邾文公卜徙於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君曰：苟利於民，寡人之利也。天生烝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侍者曰：命可長也。君胡不爲？君曰：命在牧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吉孰大焉。遂徙。

於繹

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予歟。此能求過於天。必不逆諫矣。安不忘危。故能終而成霸功焉。

湯曰藥食先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先獻於貴。然

後聞於卑。故藥嘗乎卑。然後至于貴。教也。藥言獻於

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

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言者其得言也少。是以明王

之言。必自他聽之。必自他聞之。必自他擇之。必自他

取之。必自他聚之。必自他藏之。必自他行之。故道以

數取之爲明。以數行之爲章。以數施之萬物爲藏。是

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

楚文王有疾。告大夫曰。筦饒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

處不安。不見不思。然吾有得焉。必以吾時爵之。申侯

伯。吾所欲者勸我爲之。吾所樂者先我行之。與處則

安。不見則思。然吾有喪焉。必以吾時遣之。大夫許諾

乃爵筦饒以大夫。贈申侯伯而行之。申侯伯將之。鄭

王曰。必戒之矣。而爲人也。不仁而欲得人之政。母以

苑

十六國文曰

之魯衛宋鄭不聽遂之鄭三年而得鄭國之政五月而鄭人殺之

趙簡子與欒激遊將沈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欒激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欒激爲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欒激求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欒激未嘗進一人是進吾過而黜吾善也

或謂趙簡子曰君何不更乎簡子曰諾左右曰君未有過何更君曰吾謂是諾未必有過也吾將求以來諫者也今我却之是却諫者諫者必止我過無日矣

韓武子田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傳來告曰晉公薨武子謂欒懷子曰子亦知君好田獵也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吾可以卒獵而後弔乎懷子對曰范氏之亡也多輔而少拂今臣於君輔也鼐於君拂也君胡不問於鼐也武子曰盈而欲拂我乎而拂我矣何必鼐哉遂輟田

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潰之文侯謂左右曰爲人臣而撞其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罪當烹提師經下堂



一第師經曰臣可一言而死乎文侯曰可師經曰昔堯舜之爲君也唯恐言而人不違桀紂之爲君也唯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之過也懸琴於城門以爲寡人符不補旒梳以爲寡人戒

齊景公遊於萑聞晏子卒公乘輿乘服驛而驅之自以爲遲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速則又乘比至於國者四下而趨行哭而往矣至伏屍而號曰子大夫日夜責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淫佚而不收怨罪重

積於百姓今天降禍於齊國不加寡人而加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矣

晏子沒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未嘗聞吾過不善今射出質而唱善者若出一口弦章對曰此諸臣之不善也知不足以知君之不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顏色然而有一焉臣聞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夫尺蠖食黃則其身黃食蒼則其身蒼君其猶有

諂人言乎。公曰善。今日之言，章為君，我為臣，是時海  
 人入魚，公以五十乘賜。弦章歸，魚乘塞塗，撫其御之  
 手，曰：曩之唱善者，皆欲若魚者也。昔者晏子辭賞以  
 正君，故過失不掩。今諸臣諂諛以干利，故虛質而唱  
 善如出一口。今所輔於君，未見於衆，而受若魚，是反  
 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也。固辭魚不受。君子曰：弦  
 章之廉，乃晏子之遺行也。夫天之生人，也蓋非以為  
 君也。天之立君也，蓋非以為位也。夫為人君，行其私  
 欲而不顧其人，是不承天意，忘其位之所以當事也。  
 如此者，春秋不予能君而夷狄之。鄭伯惡一人而兼  
 棄其師，故有夷狄不君之辭。人主不以此自省，惟既  
 以失實心，奚因知之。故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  
 此之謂也。

齊人弑其君魯襄公，援戈而起，曰：孰臣而敢殺其君  
 乎。師懼曰：夫齊君治之不能，任之不肖，縱一人之欲  
 以虐萬夫之性，非所以立君也。其身死自取之也。人  
 君不愛萬夫之命而傷一人之死，奚其過也。其臣以  
 無道矣，其君亦不足惜也。

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爲父以太任爲母以太姬爲妃以武王周公爲子以泰顛閎夭爲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人皆及治周公戴已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

二十張

尊君卑臣者以勢使之也夫勢失則權傾故天子失道則諸侯尊矣諸侯失政則大夫起矣大夫失官則庶人興矣由是觀之上不失而下得者未嘗有也

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故上下相虧也猶水火之相滅也人君不可不察而大盛其臣下此私門盛而公家毀也人君不察焉則國家危殆矣堯子曰權不兩錯政不二門故曰脰大於股者難以步指大於臂者難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

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國家之危定百姓之治亂在君行之賞罰也賞當則賢人勸罰得則姦人止賞

說苑  
罰不當則賢人不勸。姦人不止。姦邪比周。欺上蔽主。以爭爵祿。不可不慎也。夫賞賜讓與者。人之所好也。君自行之。刑罰殺戮者。人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君曰。善。子主其惡。寡人行其善。吾知不為諸侯笑矣。於是宋君行賞賜而與子罕刑罰。國人知刑戮之威。專在子罕也。大臣親也。百姓附之。居期年。子罕逐其君而專其政。故曰。無弱君而彊大夫。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借人。此之謂也。

說苑卷一終

說苑卷二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

臣術

人臣之術。順從而復命。無所敢專。義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於國。必有補於君。故其身尊而子孫保之。故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夫榮辱者。禍福之門也。何謂六正六邪。六正者。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幾。得失之要。預禁乎不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天下稱孝焉。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

以禮誼論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功成事立歸善於君不敢獨伐其勞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卑身賤體夙興夜寐進賢不解數稱於往古之德行事以厲主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社稷宗廟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幽見成敗早防而救之引而復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爲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辭祿讓賜不受贈遺衣服端齊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爲不道然而敢犯主之顏面言主之過失不辭其誅

身死國安不悔所行如此者直臣也是爲六正也。六

邪者一曰安官貪祿營於私家不務公事懷其智藏

其能主饑於論渴於策猶不肯盡節容容乎與世沈

浮上下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

善主所爲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卽進之以快主

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爲樂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

也。三曰中實頗險外容貌小謹巧言令色又心嫉賢

所欲進則明其美而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而匿

其美使主妄行過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姦

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反言易辭而成文章，內離骨肉之親，外妬亂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持招杯國事以爲輕重，於私門成黨，以富其家，又復增加威勢，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言以邪墜主，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入則辯言好辭，出則更復異其言語，使白黑無別，是非無間，伺侯可推，而因附然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隣，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伊尹對曰：三公者，知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辯於萬物之情，通於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爲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也。九卿者，不失四時，通於溝渠，修隄防，樹五穀，通於地理者，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此者舉以爲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於德也。大夫者，出入與民同衆，取去與民同利，通於人事，行猶舉繩，不傷於言，言之於世。

不害於身。通於關梁。實於府庫。如是者舉以爲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也。列士者知義而不失其心。事功而不獨專其賞。忠政強諫而無有姦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爲列士。故列士之事常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凡此四者明于臣而不臣。湯曰。何謂臣而不臣。伊尹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

湯問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

苑二

也。伊尹對曰。三公者所以參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故參而有參。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外內若一。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不知其二。汝聞進賢爲賢耶。用力爲賢耶。子貢曰。進賢爲賢。子曰。然。吾聞鮑叔之進管仲也。聞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魏文侯且置相。召李克而問焉。

曰寡人將置相。置於季成子與翟觸。我孰置而可。李克曰。臣聞之。賤不謀貴。外不謀內。踈不謀親。臣者踈賤。不敢聞命。文侯曰。此國事也。願與先生臨事而勿辭。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可知矣。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爲。由此觀之。可知矣。文侯曰。先生出矣。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過翟黃。翟黃問曰。吾聞君問相於先生。未知果孰爲相。李克曰。季成子爲相。翟黃作色不說。曰。觸失望於先生。李克曰。子何遽失望於我。我於子之君也。豈與我比周。

苑二

五

而求大官哉。君問相於我。臣對曰。君不察故也。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爲。由此觀之。可知也。君曰。出矣。寡人之相定矣。以是知季成子爲相。翟黃不說。曰。觸何遽不爲相乎。西河之守。觸所任也。計事內史。觸所任也。王欲攻中山。吾進樂羊。無使治之。臣吾進先生。無使傳其子。吾進屈侯附。觸何負於季成子。李克曰。不如季成子。季成子食采千鍾。什九居外。一居中。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彼其所舉人。王之師也。子之所舉。人臣之才。



也。翟黃迨然而慚曰：觸失對於先生，請自修。然後學言未卒，而左右言季成子立爲相矣。於是翟黃默然變色，內慚，不敢出三月也。

楚令尹死，景公遇成公乾曰：令尹將焉歸？成公乾曰：殆於屈春乎？景公怒曰：國人以爲歸於我。成公乾曰：子資少，屈春資多，子義獲天下之至憂也，而子以爲友，鳴鶴與芻狗，其知甚少，而子玩之。鳴夷子皮曰：侍於屈春，損頗爲友，二人者之智，足以爲令尹不敢專其智而委之屈春，故曰政其歸於屈春乎。

田子方渡西河，造翟黃，翟黃乘軒車，載華蓋，黃金之勒，約鎮箚席，如此者，其駟八十乘，子方望之以爲人君也。道狹下，抵車而待之。翟黃至而睹其子方也，下車而趨，自投下風，曰：觸。田子方曰：子與吾嚮者望子，疑以爲人君也。子至而人臣也，將何以至此乎？翟黃對曰：此皆君之所以賜臣也。積三十歲，故至於此時。以閒暇祖之曠野，正逢先生。子方曰：何子賜車饗之厚也？翟黃對曰：昔者西河無守，臣進吳起而西河之外寧，鄴無令，臣進西門豹而魏無趙患，酸棗無令，臣

進北門可而魏無齊憂。魏欲攻中山。臣進樂羊而中山拔。魏無使治之。臣臣進李克而魏國大治。是以進此五大夫者。爵祿倍以故。至於此。子方曰可。子勉之矣。魏國之相。不去子而之他矣。翟黃對曰。君母弟有公孫季成者。進子夏而君師之。進段干木而君友之。進先生而君敬之。彼其所進師也。友也。所敬者也。臣之所進者。皆守職守祿之臣也。何以至魏國相乎。子方曰。吾聞身賢者賢也。能進賢者亦賢也。子之五舉者。盡賢子勉之矣。子終其次也。

說苑二

齊威王遊於瑤臺。成侯卿來奏事。從車羅綺甚衆。王望之。謂左右曰。來者何爲者也。左右曰。成侯卿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左右曰。與人者有以責之也。受人者有以易之也。王試問其說。成侯卿至上謁曰。忌也。王不應。又曰。忌也。王不應。又曰。忌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成侯卿曰。赦其死罪。使臣得言其說。王曰。諾。對曰。忌舉田居子爲西河。而秦梁弱。忌舉田解子爲南城。而楚人抱羅綺而朝。忌舉黔涿子爲真州。而燕人給牲。趙人給盛。忌舉田種首子爲卽

墨而於齊足。究忌舉北郭刁勃子爲大士而九族益。親民益富。舉此數良人者。王枕而臥耳。何患國之貧。

哉

說苑二

八苗

秦穆公使賈人載鹽鹽徵諸賈人。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羖羊之皮。使將車之秦。秦穆公觀鹽鹽見百里奚牛肥。曰任重道遠以險而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令有司具沐浴爲衣冠與坐。公大悅。異日與公孫支論政。公孫支大不寧曰。君耳目聰明。思慮審。

察。君其得聖人乎。公曰然。吾悅夫奚之言。彼類聖人也。公孫支遂歸取鴈以賀曰。君得社稷之聖。臣敢賀社稷之福。公不辭。再拜而受。明日公孫支乃致上卿。以讓百里奚曰。秦國處僻民陋。以愚無知。危亡之本也。臣自知不足以處其上。請以讓之。公不許。公孫支曰。君不用賓相而得社稷之聖臣。君之祿也。臣見賢而讓之。臣之祿也。今君既得其祿矣。而使臣失祿。可乎。請終致之。公不許。公孫支曰。臣不肖而處上位。是君失倫也。不肖失倫。臣之過。進賢而退不肖。君之明。

也。今臣處位廢君之德而逆臣之行也。臣將逃，公乃受之。故百里奚爲上卿以制之，公孫支爲次卿以佐之也。

趙簡子從晉陽之邯鄲中路而止，引車吏進，問君何爲止。簡主曰：董安于在後。吏曰：此三軍之事也。君柰何以一人留三軍也。簡主曰：諾。驅之百步，又止。吏將進諫，董安于適至。簡主曰：秦道之與晉國交者，吾忘令人塞之。董安于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主曰：官之寶璧，吾忘令人載之。對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

主曰：行人燭過年長矣。言未嘗不爲晉國法也。吾行忘令人辭，且聘焉。對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主可謂內省外知人矣哉。故身佚國安。御史大夫周昌曰：人主誠能如趙簡主，朝不危矣。

晏子侍於景公，朝寒請進熟食。對曰：嬰非君之廚養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裝。對曰：嬰非田澤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於寡人奚爲者也。對曰：社稷之臣也。公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社稷之臣能立社稷，辨上下之宜，使得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爲辭令。

可分布於四方。自是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也。

三百五十五

齊侯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何若？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君曰：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吾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之，是妄死也；諫而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為也。故忠臣者能納善於君而不能與君陷難者也。

晏子朝，乘敝車，駕駑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也。

耶！何乘不任之甚也？晏子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及國交遊，皆得生焉。臣得暖衣飽食，敝車駑馬，以奉其身，於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遺之輅車，乘馬。三返不受。公不悅，趣召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晏子對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節其衣服飲食之養，以先齊國之人，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食而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遂讓不受也。

景公飲酒陳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故也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酌者奉觴而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陳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家群臣之爵莫尊於子祿莫厚於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則是隱君之賜也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賜卿位以顯其身嬰不敢爲顯

受也爲行君令也寵之百萬以富其家嬰不敢爲富受也爲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臣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國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內隸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於野鄙者此臣之罪也君之外隸臣之所職若有播亡在四方者此臣之罪也兵革不完戰車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敝車駑馬以朝主者非臣之罪也且臣以君之賜臣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簡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爲隱君之

賜乎。彰君之賜乎。公曰善。爲我浮桓子也。

晏子方食。君之使者至。分食而食之。晏子不飽。使者返言之。景公曰。嘻。夫子之家若是其貧也。寡人不知也。是寡人之過也。令吏致千家之縣。一於晏子。晏子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遊。以振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嬰聞之厚取之君而厚施之人。代君爲君也。忠臣不爲也。厚取之君而藏之。是筐篋存也。仁人不爲也。厚取之君而無所施之。身死而財遷。智者不爲也。嬰也。

聞爲人臣進不事上以爲忠。退不克下以爲廉。八升之布。一豆之食。足矣。使者三返。遂辭不受也。

陳成子謂鳴夷子皮曰。何與常也。對曰。君死吾不死。君亡吾不亡。陳成子曰。然。子何以與常。對曰。未死去死。未亡去亡。其有何死亡矣。從命利。君謂之順。從命病。君謂之諛。逆命利。君謂之忠。逆命病。君謂之亂。君有過不諫。諍。將危國。殞社稷也。有能盡言於君。用則留之。不用則去之。謂之諫。用則可生。不用則死。謂之諍。有能比和同力。率群下相與疆矯君。君雖不安。不

能不聽。遂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有能亢君之命。反君之事。竊君之重。以安國之危。除主之辱。攻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弼。故諫諍輔弼之人。社稷之臣也。明君之所尊禮。而闇君以爲已賊。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殺也。明君好問。闇君好獨明。君上賢使能。而享其功。闇君畏賢。妬能而滅其業。罰其忠。而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之所<sup>五</sup>以亡也。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簡子有臣尹綽。赦厥簡子曰。厥愛我諫。我必不於衆

人中。綽也不愛我。諫我必於衆人中。尹綽曰。厥也。愛君之醜。而不愛君之過也。臣愛君之過。而不愛君之醜。孔子曰。君子哉。尹綽。面訾不譽也。。

高繚仕於晏子。晏子逐之。左右諫曰。高繚之事夫子。三年曾無以爵位而逐之。其義可乎。晏子曰。嬰不陋之人也。四維之。然後能直。今此子事吾三年。未嘗弼吾過。是以逐之也。

子貢問孔子曰。賜爲人下。而未知所以爲人下之道也。孔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乎。種之則五穀生焉。掘



之則甘泉出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人立焉。死人入焉。多其功而不言。爲人下者。其猶土乎。孫卿曰。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此天下之通義也。有人貴而不能爲人上。賤而羞爲人下。此姦人之心也。身不離姦心而行。不離姦道。然而求見譽於衆。不亦難乎。

公叔文子問於史叟曰。武子勝事趙簡子久矣。其寵不解。奚也。史叟曰。武子勝。博聞多能。而位賤。君親而近之。致敏以遜。藐而疏之。則恭而無怨色。入與謀國。家出不見其寵。君賜之祿。知足而辭。故能久也。

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故傳曰。傷善者國之殘也。蔽善者國之讒也。愬無罪者國之賊也。

王制曰。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於衆者殺也。子路爲蒲令。備水災。與民春修溝瀆。爲人煩苦。故予人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復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人修

溝瀆以備之。而民多匱於食。故與人一簞食。一壺漿。而夫子使賜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子曰爾以民爲餓。何不告於君。發倉廩以給食之。而以爾私饋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見汝之德義也。速已則可矣。否則爾尔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

說苑卷二終

說苑卷三

第三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在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上  
○○○建本



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表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故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

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慎始也、慎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智不明何以見

正多聞而擇焉。所以明智也。是故古者君始聽治。大夫而一言。士而一見。庶人有謁。必達。公族請問。必語。四方至者。勿距。可謂不壅蔽矣。分祿必及。用刑必中。君心必仁。思君之利。除民之害。可謂不失民衆矣。君身必正。近臣必選。大夫不兼官。執民柄者。不在一族。可謂不權勢矣。此皆春秋之意。而元年之本也。

孔子曰。行身有六本。本立焉。然後爲君子。立體有義矣。而孝爲本。處喪有禮矣。而哀爲本。戰陣有隊矣。而勇爲本。治政有理矣。而能爲本。居國有禮矣。而嗣爲本。生才有時矣。而力爲本。置本不固。無務豐末。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聞記不言。無務多談。比近不說。無務修遠。是以反本修邇。君子之道也。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莫貴乎人。人之道。莫大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父道聖。子道仁。君道義。臣道忠。賢父之於子也。慈惠以生之。教誨以成之。養其誼。藏其僞。時其節。慎其施。子年七歲以上。父爲之擇明師。選良友。勿使見惡少。漸之以善。使之早化。故賢子之事親。發言陳辭。應對不悖乎耳。趣走進退。容貌不悖乎

目卑體賤身不悖乎心。君子之事親以積德。子者親之本也。無所推而不從命。推而不從命者。惟害親者也。故親之所安。子皆供之。賢臣之事君也。受官之日。以主爲父。以國爲家。以士人爲兄弟。故苟有可以安國家利民人者。不避其難。不憚其勞。以成其義。故其君亦有助之。以遂其德。夫君臣之與百姓。轉相爲本。如循環無端。夫子亦云。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行成於內。而嘉號布於外。是謂建之於本。而榮華自茂矣。君以臣爲本。臣以君爲本。父以子爲本。子以父爲本。棄其本。榮華槁矣。

于路曰。負重道遠者。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者。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而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爲親負米之時。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草木欲長。霜露不使。賢者欲養二親。不待故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也。

伯禽與康叔封朝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筮。康叔

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康叔封與伯禽見商子曰：某某也。曰：吾二子者，朝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筮，其說何也？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陽。見橋竦焉，實而仰。反以告乎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陰。見梓勃焉，實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子者，明日見乎周公。人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

安見君子？二子對曰：見商子。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曾皙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蘇，蹙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曾皙聽其歌聲，令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聞瞽叟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

孰是大乎。汝非天子之民邪。殺天子之民罪奚如。以曾子之材。又居孔子之門。有罪不自知。處義難乎。

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笞子未嘗見泣。

今泣何也。對曰。他日俞得罪。笞嘗痛。今母之力不能

使痛。是以泣。故曰。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深

受其罪。使可哀憐。上也。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其

色。其次也。父母怒之。作於意見於色。下也。

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大學之教也。時禁於其未發之

曰。預因其可之。曰。時。相觀於善之。曰。磨。學不陵節而

施之。曰。馴。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

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遜。則壞亂而不治。獨學而無

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曰。有昭辟雍。有賢泮宮。田里周

行。濟濟鏘鏘。而相從執質。有族以文。

周召公年十九。見正而冠。冠則可以為方。伯諸侯矣。

人之幼穉童蒙之時。非求師正本無以立身。全性夫

幼者必愚。愚者妄行。愚者妄行不能保身。孟子曰。人

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故善材之幼者必勤

於學問以修其性。今人誠能砥礪其材。自誠其神明

賂物之應。通道之要。觀始卒之端。覽無外之境。逍遙乎無方之內。徜徉乎塵埃之外。卓然獨立。超然絕世。此上聖之所遊神也。然晚世之人。莫能閒居心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友賢大夫。學問講辯。日以自虞。疏遠世事。分明利害。籌策得失。以觀禍福。設義立度。以爲法式。窮追本末。究事之情。死有遺業。生有榮名。此皆人材之所能建也。然莫能爲者。偷慢懈墮。多暇日之故也。是以失本而無名。夫學者崇名立身之本也。儀狀齊等。而飾貌者好。質性同倫。而學問者智。是故

砥礪琢磨。非金也。而可以利金。詩書僻立。非我也。而可以厲心。夫問訊之士。日夜興起。厲中益知。以分別理。是故處身則全。立身不殆。士苟欲深明博察。以垂榮名。而不好問訊之道。則是伐智本而塞智原也。何以立軀也。騏驥雖疾。不遇伯樂。不致千里。干將雖利。非人力不能自斷焉。烏號之弓。雖良。不得排檠。不能自任。人才雖高。不務學問。不能致聖。水積成川。則蛟龍生焉。土積成山。則豫樟生焉。學積成聖。則富貴尊顯至焉。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皮。臺廟之榱。非一木之



枝先王之法。非一士之智也。故曰訊問者智之本。思慮者智之道也。中庸曰。好問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積小之能大者。其惟仲尼乎。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才者也。親賢學問。所以長德也。論交合友。所以相致也。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之謂也。今夫辟地殖穀。以養生送死。銳金石雜草藥。以攻疾。各知構室屋。以避暑雨。累臺榭。以避潤濕。入知親其親。出知尊其君。內有男女之別。外有朋友之際。此聖人之德教。儒者受之。傳之以教。誨於後世。今夫晚世之惡人。反非儒者曰。何以儒爲。如此人者。是非本也。譬猶食穀衣絲。而非耕織者也。載於船車。服而安之。而非工匠者也。食於釜甑。須以生活。而非陶冶者也。此言違於情而行。矇於心者也。如此人者。骨肉不親也。秀士不友也。此三代之棄民也。人君之所不赦也。故詩云。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之謂也。

孟子曰。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莫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

易行一性止滯也。

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跋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故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丘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乘於水。鳥乘於風。草木乘於時。

孔子曰。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開開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懋不亡。率由舊章。夫學之謂也。

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則無根。無根則失理。失理則不忠。不忠則失禮。失禮則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譬之如污池。水潦注焉。菅蒲生之。從上觀之。知其非源也。公扈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生而尊者。驕。生而富者。傲。生而富貴又無鑑而自得者。鮮矣。春秋國之鑑也。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甚衆。未有不先見而後從之者也。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平公曰。安有爲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盲臣安敢戲其君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

河間獻王曰。湯稱學聖王之道者。譬如日焉。靜居獨思。譬如火焉。夫捨學聖王之道。若捨日之光。何乃獨思。若火之明也。可以見小耳。未可用。大知。惟學問可以廣明德慧也。

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爲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於人也。常爲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

甯越中牟鄙人也。苦耕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以免此苦也。友曰。莫如學。學二十年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臥。吾不敢臥。十三歲學。而周威公師之。夫走者之速也。而過二里止。步者之遲也。而百里不止。今甯越之材。而久不止。其爲諸侯師。豈不宜哉。

孔子謂子路曰汝何好。子路曰好長劔。孔子曰非此  
之間也。請以汝之所能。加之以學。豈可及哉。子路曰  
學亦有益乎。孔子曰。夫人君無諫臣。則失政。士無教  
交。則失德。狂馬不釋其策。操弓不返於檠。木受繩則  
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且近  
於刑。君子不可以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  
斬而射之。通於犀革。又何學爲乎。孔子曰。括而羽之。  
鏃而砥礪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哉。

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學而行。由之意可乎。孔  
子曰。不可。昔者東夷慕諸夏之義。有女。其夫死。爲之  
內私。壻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然非貞節之義也。  
蒼梧之弟。娶妻而美好。請與兄易。忠則忠矣。然非禮  
也。今子欲釋古之學而行。子之意。庸知子用非爲是。  
用是爲非乎。不順其初。雖欲悔之。難哉。

豐壻堯下。未必崩也。流行潦至。壞必先矣。樹本淺根。  
培不深。未必櫛也。飄風起。暴雨至。拔必先矣。君子居  
於是國。不崇仁義。不尊賢臣。未必亡也。然一旦有非  
常之變。車馳人走。指而禍至。乃始乾喉。焦脣。仰天而

歎庶幾焉。天其救之，不亦難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雖悔無及矣。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言不先正本而成憂於末也。

虞君問益，成子曰：今工者久而巧，色者老而衰，令人不及壯之時，益積心技之術，以備將衰之色。色者必盡乎老之前，知謀無以異乎幼之時，可好之色，彬彬乎且盡，洋洋乎安託無能之軀哉？故有技者不累身而未嘗滅，而色不得以常茂。

齊桓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管仲曰：所謂天者，非謂蒼蒼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爲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彊，非之則危，背之則亡。詩云：人而無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

說苑三

十二通

河間獻王曰：管子稱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穀者國家所以昌熾，士女所以姣好，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書五福，以富爲始。子貢問爲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治國之本也。文公見啓季，其廟傳於西墻，公曰：孰處而西？對曰：君

之老臣也。公曰：西益而宅，對曰：臣之忠不如老臣之力，其墻壞而不築，公曰：何不築？對曰：一日不稼，百日不食。公出而告之僕，僕頓首於軫，曰：呂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君之明，群臣之福也。乃令於國曰：毋淫宮室，以妨人宅，板築以時，無奪農功。

楚恭王多寵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屈建曰：楚必多亂，夫一兔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復走，分未定，則一兔走，使萬人擾，分已定，則雖貪夫知止，今楚多寵子，而嫡位無主，亂自是生矣。夫世太子者，國

說苑三

之基也。而百姓之望也。國既無基，又使百姓失望，絕其本矣。本絕則撓亂，猶兔走也。恭王聞之，立康王爲太子，其後猶有令尹圍公子棄疾之亂也。

晉襄公薨，嗣君少，趙宣子相，謂大夫曰：立少君，懼多難，請立雍，雍長出在秦，秦大足以爲援，賈季曰：不若公子樂，樂有寵於國，先君愛而仕之，翟翟足以爲援，穆嬴抱太子以呼於庭，曰：先君奚罪，其嗣亦奚罪，舍嫡嗣不立而外求君乎？出朝抱以見宣子曰：惡難也，故欲立長君，長君立而少君壯，難乃至矣。宣子患之。

十三牛

遂立太子也。

趙簡子以襄子為後董安子子曰無恤不才今以為後何也簡子曰是其人能為社稷忍辱異日月智伯與襄子飲而灌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為社稷忍辱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智伯圍襄子於晉陽襄子䟽隊而擊之大敗智伯添其首以為酒器

說苑卷三終

說苑卷四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上

立節  
士君子之有勇而果於行者不以立節行誼而以妄死非名豈不痛哉士有殺身以成仁觸害以立義倚於節理而不議死地故能身死名流於來世非有勇斷孰能行之子路曰不能勤苦不能恬貧窮不能輕死亡而曰我能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庭七日七夜哭不絕聲遂以存楚不能勤苦安能行此曾子布衣緼袍未得完糟糠之食藜藿之羹未得

說四

住

飽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恬貧窮安能行此。比干將死而諫逾忠。伯夷叔齊餓死于首陽而志逾彰。不輕死亡安能行此。故夫士欲立義行道。毋論難易而後能行之。立身著名者無顧利害而後能成之。詩曰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激之君子其誰能行之哉。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以爲夫義之不立名之不著。是士之耻也。故殺身以遂其行。因此觀之。卑賤貧窮非士之耻也。夫士之所耻者。天下

尾生殺身以成其信

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在乎身。名傳於後世。與日月並而不息。雖無道之世不能污焉。然則非好死而惡生也。非惡富貴而樂貧賤也。由其道遵其理。尊貴及已。士不辭也。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富而不可求。從吾所好。大聖之操也。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言不失已也能不失已。然後可與濟難矣。此士君子之所以越眾也。

說四

住

楚伐陳。陳西門燔。因使其降民修之。孔子過之。不軾。



子路曰。禮過三人則下車。過二人則軾。今陳修門者  
人數衆矣。夫子何爲不軾。孔子曰。丘聞之。國亡而不  
知不智。知而不爭不忠。忠而不死不廉。今陳修門者  
不行一於此。丘故不爲軾也。

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爲養孔子辭不受。出  
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  
之行而賜我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遂辭而行。曾子  
衣弊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衣。曾  
子不受。反復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於人。人則

曾子提行

子作墨子

說苑四

子思提行

之妄墨子

以上紅粉二皆  
板端

獻之。奚爲不受。曾子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  
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  
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子思居於衛。緼袍無  
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  
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  
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彼  
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彼雖貧也。不忍以身  
爲溝壑。是以不敢當也。

宋襄公。茲父爲桓公太子。桓公有後妻子。曰公子日

紅勒皆墨了

夷公愛之。茲父為公愛之也。欲立之。請於公曰。請使目夷立。臣為之相。兄以佐之。公曰。何故也。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絕迹於衛。是背母也。且臣自知不足以處目夷之上。公不許。彊以請。公許之。將立公子目夷。目夷辭曰。兄立而弟在下。是其義也。今弟立而兄在下。不義也。不義而使目夷為之。目夷將逃。乃逃之衛。茲父從之。三年桓公<sup>桓</sup>有疾。使人召茲父。若不來。是使我以憂死也。茲父乃反。公復立之。以為太子。然後目夷歸也。

說苑四

晉驪姬譖太子申生於獻公。獻公將殺之。公子重耳謂申生曰。為此者非子之罪也。子胡不進辭。辭之必免於罪。申生曰。不可。我辭之。驪姬必有罪矣。吾君老矣。微驪姬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如何使吾君以恨終哉。重耳曰。不辭則不若速去矣。申生曰。不可去而免於死。是惡吾君也。夫彰父之過而取美諸侯。孰肯納之。人困於宗。出困於逃。是重吾惡也。吾聞之。忠不暴君。智不重惡。勇不逃死。如是者。吾以身當之。遂伏劍死。君子聞之曰。天命矣。夫世子詩曰。萋兮斐兮。成是

說苑

卷四

四

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

晉獻公之時，有士焉曰狐突。傅太子申生，公立驪姬爲夫人而憂。狐突稱疾不出六年。獻公以譖誅太子。太子死，使人謂狐突曰：「吾君老矣，國家多難，傅一出以輔吾君，申生受賜以死，不恨，再拜稽首而死。」狐突乃復事獻公。三年，獻公卒，狐突辭於諸大夫曰：「突受太子之詔，今事終矣。與其久生亂世也，不若死而報太子，乃歸自殺。」

說苑四

楚平王使奮揚殺太子建，未至而遣之。太子奔宋，王

召奮揚，使城父人執之，以至。王曰：「言出於予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王初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貳也。」奉初以還，故遣之。已而悔之，亦無及也。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重過也。逃無所入，王乃赦之。」

晉靈公暴，趙宣子驟諫，靈公患之，使鉏之彌賊之。鉏之彌晨往，則寢門闢矣。宣子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寢，之彌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遂觸槐而

死

齊人有子蘭子者。事白公勝。勝將爲難。乃告子蘭子。曰。吾將舉大事於國。願與子共之。子蘭子曰。我事子而與子殺君。是助子之不義也。畏患而去子。是遁子於難也。故不與子殺君以成吾義。契領於庭以遂吾行。

楚有士申鳴者。在家而養其父。孝聞於楚國。王欲授之相。申鳴辭不受。其父曰。王欲相汝。汝何不受乎。申鳴對曰。舍父之孝子而爲王之忠臣。何也。其父曰。使

原

說苑四

有祿於國。立義於庭。汝樂吾無憂矣。吾欲汝之相也。申鳴曰諾。遂入朝。楚王因授之相。居三年。白公爲亂。殺司馬子期。申鳴將徃死之。父止之曰。棄父而死。其可乎。申鳴曰。聞夫仕者身歸於君。而祿歸於親。今旣去子事君。得無死其難乎。遂辭而徃。因以兵圍之。白公謂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勇士也。今以兵圍我。吾爲之奈何。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孝子也。徃劫其父以兵。申鳴聞之必來。因與之語。白公曰。善。則徃取其父。持之以兵告申鳴。曰。子與吾。吾與子。分楚國。子不

與吾子父則死矣。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吾父之孝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吾聞之也。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祿者畢其能。今吾已不得為父之孝子矣。乃君之忠臣也。吾何得以全身。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王賞之金百斤。申鳴曰：食君之食。避君之難。非忠臣也。定君之國。殺臣之父。非孝子也。名不可兩立。行不可兩全也。如是而生。何面目立於天下。遂自殺也。

齊莊公且伐莒。為車五乘之賓。而杞梁華舟獨不與。

焉。故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華舟同車侍於莊公。而行至莒。莒人逆之。杞梁華舟下闕。獲甲首三百。莊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舟曰：君為五乘之賓。而舟梁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污吾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闕。壞軍陷陣。三軍弗敢當。至莒城下。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間。不能入。隰侯重為右曰：

吾聞古之士犯患涉難者其去遂於物也。來吾踰子，隰侯重仗楯伏炭。一子乘而入，顧而哭之。華舟後息，杞梁曰：汝無勇乎？何哭之久也？華舟曰：吾豈無勇哉？是其勇與我同也，而先吾死，是以哀之。莒人曰：子母死，與子同莒國。杞梁華舟曰：夫國歸敵，非忠臣也。夫長受賜，非正行也。且雞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闕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爲之隳而隅爲之崩。此非所以起也。

說苑四

越甲至齊，雍門子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之爲？人臣之禮，邪雍門子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田於囿，左轂鳴，車右請死之，而王曰：子何爲死？車右對曰：爲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者，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車右曰：臣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知之之乎？齊王曰：有之。雍門子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也，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也。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

曰齊王有臣鈞如雍門子狄，擬使越社稷，不血食，遂引甲而歸。齊王莖雍門子狄以上卿之禮。

說苑

楚人將與吳人戰，楚兵寡而吳兵衆，楚將軍子囊曰：我擊此國必敗，辱君虧地，忠臣不忍爲也。不復於君，黜兵而退。至於國郊，使人復於君曰：臣請死。君曰：子大夫之遁也，以爲利也。而今誠利，子大夫母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爲君臣者，皆入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楚國終爲天下弱矣。臣請死。退而伏劍。君曰：誠如此，請成子大夫之義，乃爲桐棺三寸，加

答質其上，以狗於國。

宋康公攻阿，屠單父。成公趙曰：始吾不自知，以爲在千乘則萬乘不敢伐，在萬乘則天下不敢圖。今趙在阿而宋屠單父，則是趙無以自立也。且往誅宋，趙遂入宋，三月不得見。或曰：何不因鄰國之使而見之？

西郭

使

趙曰：不可。吾因鄰國之使而刺之，則使後世之使

不信。荷節之信不用。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或曰：何

不因群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成公趙曰：不可。吾因

群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則後世之忠臣不見信。辯

李陳

士不見顧。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吾聞古之士怒則  
思理危，不忘義，必將正行以求之耳。期年，宋康公病。  
死，成公薨。曰：廉士不辱名，信士不惰行。今吾在阿，宋  
屠單父，是辱名也。事誅宋王，期年不得，是惰行也。吾  
若是而生，何面目而見天下之士？遂立槁於彭山之  
上。

者作反文

佛盼用中牟之縣畔，設祿邑炊鼎，曰：與我者受邑，不  
與我者其烹。中牟之士皆與之，城北餘子田基獨後  
至，祛衣將入，鼎曰：基聞之，義者軒冕在前，非義弗受。  
斧鉞於後，義死不避，遂祛衣將入，鼎佛盼播而之趙。

簡子屠中牟，得而取之，論有功者用田，基為始。田基  
曰：吾聞廉士不恥人，如此而受中牟之功，則中牟之  
士終身慚矣。襁負其母南徙於楚楚，王高其義，待以  
司馬。

齊崔杼弑莊公，邢蒯賾使晉而反，其僕曰：崔杼弑莊  
公子將奚如？邢蒯賾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  
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  
亦難乎？邢蒯賾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我



能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毋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君子聞之曰：邢蒯嘖可謂守節死義矣。死者人之所難也，僕夫之死也，雖未能合義，然亦有志士之意矣。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邢生之謂也。孟子曰：勇士不忘喪其元，僕夫之謂也。

燕昭王使樂毅伐齊，閔王亡，燕之初入齊也，闞蓋邑人王歆賢，令於軍曰：環蓋三十里，毋入。以歆之故，已而使人謂歆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歆固謝燕人。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蓋邑。王歆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懸其軀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歆布衣，義猶不背齊向燕，况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公子，立為襄王。

左儒友於杜伯皆臣周宣王宣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也。左儒爭之於王九復之而王弗許也。王曰別君而異友。文斯汝也。左儒對曰臣聞之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率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而言則死。左儒對曰臣聞古之士不在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故臣能明君之過以死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

昔穆公有臣曰朱厲附事穆公不見識焉。冬處於山林食杼栗夏處洲澤食菱藕。穆公以難死。朱厲附將往死之。其友曰子事君而不見識焉。今君難吾子死之意者其不可乎。朱厲附曰始我以爲君不吾知也。今君死而我不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激天下不知其臣者。遂往死之。

楚莊王獵於雲夢射雉得之。申公子倍攻而奪之。王將殺之。大夫諫曰子倍自好也。爭王雉必有說。王姑察之。不出三月子倍病而死。邲之戰楚大勝晉歸而賞功。申公子倍之弟進請賞於王曰人之有功也賞於車下。王曰奚謂也。對曰臣之兄讀故記曰射科

雉者不出三月必死。臣之兄爭而得之。故天死也。王命發乎府而視之。於記果有焉。乃厚賞之。

說苑卷第四

說苑卷四終

說苑卷五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上



聖人之於天下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饑者則食之。寒者則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唯恐其不至於大也。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歌

詠之。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滿，滿然後發，發由其道而致其位焉。百姓歎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也。政教惡乎不行？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順安萬物，古聖之道，幾哉！仁人之德教也。誠惻隱於中，惻怛於內，不能已於其心，故其治天下也。如救溺人，見天下強陵弱，衆暴寡，幼孤羸，露死傷，俘虜，不忍其然，是以孔子歷七十二君，冀道之一行，而得施其德，使民生於全育，烝庶安土，萬物熙熙，各樂其終，卒不過，故睹麟而泣，哀道不行，德澤

聖王推行

苑五

不洽，於是退作春秋，明素王之道，以示後人，思施其惠，未嘗輟忘，是以百王尊之，志士法焉，誦其文章，傳今不絕，德及之也。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謀，此之謂也。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非求報於鬼神也。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德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不修，水爲人害，禹鑿龍門，闢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

郁

之序。田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教之闢地墾草，糞土樹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有陰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後世，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周頌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秬，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禮記曰：上牲損則用下牲，下牲損則祭不備物，以其舛之爲不樂也。故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今有滿堂飲酒者，有一人獨索然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有一人不得其所者，則孝子不敢以其

物薦進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乎河山之固也！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船中之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

武王克殷召太公而問曰將柰其士衆何太公對曰  
臣聞愛其人者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餘存成  
劉厥敵使靡有餘何如王曰不可太公出邵公入王  
曰爲之柰何祭邵公對曰有罪者殺之無罪者活之何  
如王曰不可邵公出周公入王曰爲之柰何周公曰  
使各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新唯仁是親百姓有過  
在予一人武王曰廣大乎平天下矣凡所以貴士君  
子者以其仁而有德也

范五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者必恕然  
後行行一不義殺一無罪雖以得高官大位仁者不  
爲也夫大仁者愛近以及遠及其有所不諧則虧小  
仁以就大仁大仁者恩及四海小仁者止於妻子妻  
子者以其知營利以婦人之恩撫之飾其內情雕畫  
其僞孰知其非真雖當時蒙榮然士君子以爲大辱  
故共工驩兜符里鄧析其智非無所識也然而爲聖  
王所誅者以無德而苟利也豎刁易牙毀體殺子以  
干利卒爲賊於齊故人臣不仁篡弑之亂生人臣而  
仁國治主榮明主察焉宗廟大寧夫人臣猶貴仁况

四年

於人主乎。故桀紂以不仁失天下，湯武以積德有海土。是以聖王貴德而務行之。孟子曰：推恩足以及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古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有而已。

晏子飲景公酒，令器必新，家老曰：財不足，請斂於民。晏子曰：止。夫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境內，自大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樂。今上樂其樂，下儉其費，是獨樂者也，不可。

齊桓公北伐山戎氏，其道過燕，燕君逆而出境。桓公

說苑五

問筦仲曰：諸侯相逆，固出境乎？筦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不道而使燕君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燕君。諸侯聞之，皆朝於齊。詩云：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此之謂也。

景公探爵，鼗鼗弱故反之。晏子聞之，不待請而入見。景公汗出惕然，晏子曰：君胡為者也？景公曰：我探爵，鼗鼗弱故反之。晏子逡巡北面再拜而賀之。吾君有聖王之道矣。景公曰：寡人入探爵，鼗鼗弱故反之，其

五通

當聖王之道者何也。晏子對曰：君探爵，擊鼓，弱故反之，是長幼也。吾君仁愛禽獸，之加焉而況於人乎？此聖王之道也。

景公觀嬰兒有乞於途者，公曰：是無歸夫。晏子對曰：君存何為無歸？使養之，可立而以聞。

景公遊於壽宮，觀長年負薪而有饑色，公悲之，喟然歎曰：令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守國之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不逮，治國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

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不室者，論而供秩焉。景公

說苑五

曰：諾。於是老弱有養，鰥寡有室。

桓公之平陵，見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故。對

曰：吾有子九人家，貧無以妻之。吾使備而未返也。桓

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筦仲入見曰：公之施惠，不亦

小矣。公曰：何也。對曰：公待所見而施惠焉，則齊國之

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筦仲曰：令國丈夫三十而室

女子十五而嫁。

孝宣皇帝初即位，守廷尉，吏路溫舒上書言尚德，緩



刑其詞曰陛下初卽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德天下幸甚臣聞往者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吏是也昔秦之時滅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謂之誹謗謁過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背訾詖之聲日滿於耳虛美薰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海內賴陛下厚恩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婦戮力安家天下幸甚然太平之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天下

之命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驅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吏皆欲入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聖人所以傷太平之未洽凡以是也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誣詞以示之吏史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恐却則鍛鍊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臯陶聽之猶以爲死有餘

罪何則成鍊之者衆而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  
爲深刻殘賊而無理。偷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  
賊也。故俗語云。畫地作獄。議不可入。刻木爲吏。期不  
可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  
於獄。敗法亂政。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臣所  
謂一尚存也。臣聞鳥穀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  
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傳曰。山藪藏疾。川澤納污。  
國君含垢。天之道也。臣昧死上聞。願陛下察誹謗。聽  
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改亡秦之一失。遵文

說苑五

孝

武之嘉德。省<sup>者</sup>法制。寬刑罰。以廢煩獄。則太平之風可  
興於世。福履和樂。與天地無極。天下幸甚。書奏皇帝  
善之。後卒於臨淮太守。

晉平公春築臺。叔向曰不可。古者聖王貴德而務施。  
緩刑辟而趨民時。今春築臺。是奪民時也。夫德不施。  
則民不歸。刑不緩。則百姓愁。使不歸之民。役愁怨之  
百姓。而又奪其時。是重竭也。夫牧百姓。養育之而重  
竭之。豈所以定命安存。而稱爲人君於後世哉。平公  
曰善。乃罷臺役。

趙簡子春築臺於邯鄲，天雨而不息，謂左右曰：「可無趨種乎？」尹鐸對曰：「公事急，厝種而懸之臺，夫雖欲趨種，不能得也。」簡子惕然，乃釋臺罷役，曰：「我以臺為急，不如民之急也。民以不為臺，故知吾之愛也。」  
中行獻子將伐鄭，范文子曰：「不可。」得志於鄭，諸侯讐我，憂必滋長。郤至又曰：「得鄭是兼國也，兼國則王，王者固多憂乎？」文子曰：「王者盛其德而遠人歸，故無憂。今我寡德而有王者之功，故多憂。今子見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

九周

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人舍珠珥。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竽琴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夫子，笑也。』子游曰：『譬子產之與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則生，不及則死。斯民之生也，必以時。』雨既以生，莫愛其賜，故曰：『譬子產之與夫子也，猶浸水之與天雨乎？』」  
中行穆子圍鼓，鼓人有以城反者，不許。軍吏曰：「師徒不勤，可得城矣。」故不受，曰：「有以吾城反者，吾所甚惡。」

說苑五

也。人以城來。我獨奚好焉。賞所甚惡。是失賞也。若所好。何若不賞。是失信也。奚以示民。鼓人又請降。使人視之。其民尚有食也。不聽。鼓人告食盡力竭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

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甚強。孔子不受。獻魚者曰。天暑遠。市賣之不售。思欲棄之。不若獻之。君子。孔子再拜受。使弟子掃除將祭之。弟子曰。夫人將棄之。今吾子將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之。務施而不腐餘財者。聖人也。今受聖人之賜。可無祭乎。

鄭伐宋。宋人將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焉。及戰。曰。疇昔之羊羹。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華元馳入鄭師。宋人敗績。

楚王問莊辛曰。君子之行奈何。莊辛對曰。居不為垣墻。人莫能毀傷。行不從周衛。人莫能暴害。此君子之行也。楚王復問。君子之富奈何。對曰。君子之富。假貸人不德也。不責也。其食飲人。不使也。不役也。親戚愛之。眾人喜之。不肖者事之。皆欲其壽樂。而不傷於患。此君子之富也。楚王曰善。

丞相西平侯于定國者，東海下邳人也。其父號曰于公，為縣獄吏，決曹掾，決獄平法。未嘗有所冤。郡中離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敢隱情。東海郡中為于公生立祠，命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無子，少寡，養其姑甚謹。其姑欲嫁之，終不肯。其姑告鄰之人曰：「孝婦養我甚謹，我哀其無子，守寡日久，我老累丁壯，奈何！」其後母自經死，母女告吏曰：「孝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欲毒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以上府。于公以為養姑十年，以孝聞，此不殺姑也。太守不聽，數爭不能得。於是于公辭疾去。吏太守竟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求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殺之，咎當在此。」於是殺牛祭孝婦冢，太守以下自至焉。天立大雨，歲豐熟。郡中以此益敬重于公。于公築治廬舍，謂匠人曰：「為我高門。」我治獄未嘗有所冤。我後世必有封者。令容高蓋駟馬車。及子封為

西平侯

孟簡子相梁并衛，有罪而走齊。筦仲迎而問之曰：「吾子相梁并衛之時，門下使者幾何人矣？」孟簡子曰：「門

下使者有三千餘人。筦仲曰：今與幾何？人來對曰：臣與三人俱。仲曰：是何也？對曰：其一人父死無以葬，我為葬之；一人母死無以葬，亦為葬之；一人兄有獄，我為出之。是以得三人來。筦仲上車曰：嗟茲乎！我窮必矣，吾不能以春風；風人吾不能以夏雨；雨人吾窮必矣。

凡人之性，莫不欲善其德，然而不能為善德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羞言利名，言利名尚羞之，况屠而求利者也。

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故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故為人君者，明貴德而賤利，以道下下之為惡，尚不可止。今隱公貪利而身自漁，濟上而行八佾，以此化於國人，國人安得不解於義，解於義而縱其欲，則災害起而臣下僻矣。故其元年始書螟，言災將起，國家將亂云爾。

孫卿曰：夫闢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須臾之怒而闢，終身之禍，然乃為之，是忘其身也。

也家室離散親戚被戮然乃爲之是忘其親也君上  
之所致惡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乃犯之是忘其君也  
今禽獸猶知近父母不忘其親也人而忘其身內忘  
其親上忘其君是不若禽獸之仁也凡鬪者皆自以  
爲是而以他人爲非已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已君  
子而彼小人也夫以君子而與小人相賊害是人之  
所謂以孤亡補犬羊身塗其炭豈不過甚矣哉以爲  
智乎則愚莫大焉以爲利乎則害莫大焉以爲榮乎  
則辱莫大焉人之有鬪何哉比之狂惑疾病乎則不

可面日人也而好惡多同人之鬪誠愚惑夫道者也  
詩云式號式呼俾晝作夜言鬪行也

子路持劍劍孔子問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善古者固  
以善之不善古者固以自衛孔子曰君子以忠爲質質  
以仁爲衛不出環堵之內而聞千里之外不善以忠  
化寇暴以仁圍何必持劍乎子路曰由也請攝齊以  
事先生矣

樂羊爲魏將以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縣其子示  
樂羊樂羊不爲衰志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

之樂羊食之盡一杯。在中山見其誠也。不忍與其戰。果下之。遂爲魏文侯開地。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麀。使秦西巴持歸。其母隨而鳴。秦西巴不忍。縱而與之。孟孫怒而逐秦西巴。居一年。召以爲太子侍。左右曰。夫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爲太子侍。孫曰。夫以一麀而不忍。又將能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而見疑。秦西巴以有罪而益信。由仁與不仁也。

智伯還自衛。三卿燕子藍臺。智襄子戲韓康子。而侮

段規。伯國智果聞之。諫曰。主弗備難。難必至。曰。難將由我。我不爲難。誰敢與之。對曰。異於是。夫卻氏有車轅之難。趙有孟姬之讒。樂有叔祁之訴。范中行有函冶之難。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謀而媿人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與難。母乃不可乎。嘻。不可不懼。蚋蟻蜂蠆皆能害人。況君相乎。不聽。自是五年而有晉陽之難。段規反而殺智伯于師。遂滅智氏。甚佳



智襄子爲室美士苗夕焉。智伯曰：室美矣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智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記有之曰：高山浚源，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人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

說苑卷第五

說苑卷五終

甲申十月初十日校畢 鹿寔

說苑卷六

復恩

三月己亥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上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隣。夫施德者。貴不德。受恩者。尚必報。是故臣勞動以爲君。而不求其賞。君持施以牧下。而無所德。故易曰。勞而不怨。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君臣相與。以市道接。君懸祿以待之。臣竭力以報之。逮臣有不測之功。則主加之以重賞。如主有超異之恩。則臣必死以復之。孔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麇。前足鼠。後足兔。是獸也。甚矣其愛蚤蚤。巨虛也。食得

甘草必齧以遺蛭蛭巨虛。蛭蛭巨虛見人將來必負  
蟹以走。蟹非性之愛蛭蛭巨虛也。爲其假足之故也。  
二獸者亦非性之愛蟹也。爲其得甘草而遺之故也。  
夫禽獸昆蟲猶知此假而相有報也。況於士君子之  
欲興名利於天下者乎。夫臣不復君之恩而苟營其  
私門禍之原也。君不能報臣之功而憚刑賞者亦亂  
之基也。夫禍亂之原源基由不報恩生矣。

趙襄子見圍於晉陽。罷圍賞有功之臣五人。高赫無  
功而受上賞。五人皆怒。張孟談謂襄子曰。晉陽之中  
赫無大功。今與之上賞。何也。襄子曰。吾在拘厄之中。  
不失臣主之禮。唯赫也。子雖有功。皆驕。寡人與赫上  
賞。不亦可乎。仲尼聞之曰。趙襄子可謂善賞士乎。賞  
一人而天下之人臣莫敢失君臣之禮矣。

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反國。行三賞而不及陶  
叔狐。陶叔狐見咎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三年。顏色  
黎黑。手足胼胝。今君反國。行三賞而不及我也。意者  
君忘我與。我有大故與。子試爲我言之。君咎犯言之。  
文公文公曰。嘻。我豈忘是子哉。夫高明至賢。德行全

誠耽我以道。說我以仁。暴浣我行。昭明我名。使我爲成人者。吾以爲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誼。蕃援我。使我不得爲非。數引我而請於賢人之門。吾以爲次賞。夫勇壯強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患難之中者。吾又以爲之次。且子獨不聞乎。死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夫勞苦之士。是子固爲首矣。豈敢忘子哉。周內史叔與聞之曰。文公其霸乎。昔聖王先德而後力。文公其當之矣。詩云。率履不越。此之謂也。

晉文公入國。至於河。令棄籩豆茵席。顏色黎黑。手足胼胝者。在後。咎犯鬪之中夜而哭。文公曰。吾亡也。十有九年矣。今將反國。夫子不喜而哭。何也。其不欲吾反國乎。對曰。籩豆茵席。所以官者也。而棄之。顏色黎黑。手足胼胝。所以執勞苦而皆後之。臣聞國君蔽士。無所取。忠臣大夫蔽遊。無所取。忠友。今至於國。臣在所蔽之中矣。不勝其哀。故哭也。文公曰。禍福利害。不與咎氏同之者。有如白水。祝之。乃沈璧而盟。介子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耳。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

晉祀者非君而何。唯二三子者以爲已力不亦誣乎。文公卽位賞不及推。推母曰：盍亦求之。推曰：尤而効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安用文。其母曰：能如是與？若俱隱，至死不復見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蛇從之，周徧天下。龍饑無食，一蛇割股。龍反其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蛇無穴，號於中野。文公出見書曰：嗟，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其所在。聞

其入緜上山中，於是公表緜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

晉文公出亡，周流天下，舟之僑去虞而從焉。文公反國，擇可爵而爵之，擇可祿而祿之。舟之僑獨不與焉。文公酌諸大夫酒，酒酣，文公曰：二三子盍爲寡人賦乎。舟之僑進曰：君子爲賦，小人請陳其辭。辭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一蛇從之，周流天下。龍反其淵，安寧其處。一蛇耆乾，獨不得其所。文公瞿然曰：子欲爵耶？請待旦日之期。子欲祿邪？請今命廩人。舟之僑曰：請

而得其賞。廉者不受也。言盡而名至，仁者不爲也。今  
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草興起，莫之能禦。今爲  
一人言施一人，猶爲一塊土下雨也。土亦不生之矣。  
遂歷階而去。文公求之不得，終身誦甫田之詩。  
邴吉有陰德於孝宣皇帝微時，孝宣皇帝卽位，衆莫  
知。吉亦不言。吉從大將軍長史轉遷至御史大夫。宣  
帝聞之，將封之。會吉病甚，將使人加紳而封之。及其  
生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之，有陰德  
者必饗其樂。及其子孫。今此未獲其樂而病甚，非

其死病也。後病果愈，封爲博陽侯，終饗其樂。

魏文侯攻中山，樂羊將，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有喜  
功之色。文侯命主書曰：「群臣賓客所獻書，操以進，主  
書者舉兩篋以進。」今將軍視之，盡難攻中山之事也。  
將軍還走北面而再拜曰：「中山之舉也，非臣之力，君  
之功也。」

平原君旣歸趙，楚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信陵君亦  
矯奪晉鄙軍往救趙，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  
平原君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談謂平原君曰：「君不

憂趙亡乎。平原君曰：趙亡卽勝虜，何爲不憂？李談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之，可謂至困。而君之後宮百數，婦妾荷綺縠，廚餘梁肉，士民兵盡，或剡木爲矛戟，而君之器物鐘磬自恣。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而全，君何患無有？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間，分功而作之，家所有盡散以饗食士，方其危苦時，易爲惠耳。於是平原君如其計，而勇敢之士三千人皆出死。因從李談赴秦軍，秦軍爲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軍遂罷，李談死，封其父爲孝侯。

秦繆公嘗出而亡其駿馬，自往求之，見人已殺其馬，方共食其肉。繆公謂曰：是吾駿馬也，諸人皆懼而起。繆公曰：吾聞食駿馬肉不飲酒者殺人，卽以次飲之酒，殺馬者皆慙而去。居三年，晉攻秦，繆公圍之，往時食馬肉者相謂曰：可以出死報食馬得酒之恩矣。遂潰圍。繆公卒得以解，難勝晉，獲惠公以歸。此德出而福反也。

楚莊王賜群臣酒，日暮酒酣，燈燭滅，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今者燭滅，有引妾

衣者妾援得其冠纓持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

賜人酒使醉失禮柰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

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懽群臣百

有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卒盡懽而罷居三年

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奮首却敵卒得勝

之莊王恠而問曰寡人德薄又未嘗異子子何故出

死不疑如是對曰臣當死往者醉失禮王隱忍不加

誅也臣終不敢以陰蔽之德而不顯報王也常願肝

腦塗地用頸血湔敵久矣臣乃夜絕纓者也遂敗晉

軍楚得以強此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也

趙宣孟將上之絳見翳桑下有卧餓人不能動宣孟

止車爲之下飡自含而哺之餓人再咽而能視宣孟

問爾何爲饑若此對曰臣居於絳歸而糧絕羞行乞

而憎自致以故至若此宣孟與之壺飡脯二胸再拜

頓首受之不敢食問其故對曰向者食之而美臣有

老母將以貢之宣孟曰子斯食之吾更與汝乃復爲

之簞食以脯二束與錢百去之絳居三年晉靈公欲

殺宣孟置伏士於房中召宣孟而飲之酒宣孟知之

自絕纓至敵亡字皆墨丁

范六

加字空白

李三



中飲而出靈公命房中士疾追殺之一人追疾既及

宣孟向宣孟之面曰今固是君邪請為君反死宣孟

曰子名為誰及是且對曰何以名為臣是夫桑下之

餓人也遂鬪而死宣孟得以活此所謂德惠也故惠

君子君子得其福惠小人小人盡其力夫德一人活

其身而況置惠於萬人乎故曰德無細怨無小豈可

無樹德而除怨務利於人哉利施者福報怨往者禍

來形於內者應於外不可不慎也此書之所謂德無

小者也詩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濟濟多士文王以

寧人君劫可不務愛士乎

孝景時吳楚反袁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

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盎為吳相時從

史與盎侍兒私通盎知之不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

史從史懼亡歸盎自追遂以侍兒賄之復為從史及

盎使吳見圍守從史適為守盎校司馬夜引盎起曰

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不信曰公何為者

也司馬曰臣故為君從史盜侍兒者也盎乃敬對曰

公見親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去臣亦且亡避吾

親君何患。乃以刀決帳率徒卒道出。令皆去。益遂歸

報。

智伯與趙襄子戰於晉陽下而死。智伯之臣日豫豫讓者

怒以其精氣能使襄主動心。乃漆身變形吞炭更聲。

襄主將出。豫讓偽為死人。處於梁下。駟馬驚不進。襄

主動心。使使視梁下。得豫讓。襄主重其義不殺也。又

盜為抵罪。被刑人赭衣入繕宮。襄主動心。則曰必豫

讓也。襄主執而問之曰。子始事中行君。智伯殺中行

君子不能死。還反事之。今吾殺智伯。乃漆身為癘。吞

炭為啞。欲殺寡人。何與先行異也。豫讓曰。中行君衆

人畜。臣亦衆人事之。智伯朝士待臣。臣亦朝士為

之用。襄子曰。非義也。子壯士也。乃自置車庫中。水漿

毋入口者三日。以禮。豫讓自知遂自殺也。

晉逐欒盈之族。命其家臣有敢從者死。其臣曰辛俞

從之。吏得而將殺之。君曰。命汝無得從。敢從何也。辛

俞對曰。臣聞三世仕於家者。君之二世者主之事。君

以死事主。以勤為其賜之多也。今臣三世於欒氏。受

其賜多矣。臣敢畏死而忘三世之恩哉。晉君釋之。

留侯張良之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官事韓。韓破，良家童三百人，弟死不葬。良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遂學禮淮陽。東見滄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遊，良與客狙擊秦皇帝於博浪沙，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購甚急。良更易姓名，深亡匿。後卒隨漢報秦。

鮑叔死，管仲舉上衽而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非君

父子也，此亦有說乎？」管仲曰：「非夫子所知也。吾嘗與鮑子負販於南陽，吾三辱於市，鮑子不以我爲怯，知我之欲有所明也。鮑子嘗與我有所說王者，而三不見聽。鮑子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之不遇明君也。鮑子嘗與我臨財分貨，吾自取多者三，鮑子不以我爲貪，知我之不足於財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士爲知己者死，而況爲之哀乎？」

紅勒字叔斷補

晉趙盾舉韓厥，晉君以爲中軍尉。趙盾死，子朔嗣爲卿。至景公三年，趙朔爲晉將，朔取成公姊爲夫人，大

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初趙盾在夢見叔帶持龜要而哭甚悲已而咲拊手且歌。盾卜之占。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占曰。此甚惡。非君之身及君之子。然亦君之咎也。至子趙朔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晉景公而賈爲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至趙盾。徧告諸將曰。趙穿弑靈公。盾雖不知。猶爲首賊。臣殺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後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厥告趙朔趨亡。趙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且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後生男。乳朔。客程嬰持亡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曰。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疾間。韓厥韓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皆羸姓也。中衍人面鳥喙。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

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有絕祀。今及吾君。獨滅之。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云。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對。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脇諸將。而見趙孤。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令。并命群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群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令。群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軍。將軍遂返。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出邑如故。故人安可以無恩。夫有恩於此。攻復於彼。非程嬰則趙孤不全。非韓厥則趙後不復。韓厥可謂不忘恩矣。

北郭騷踵見晏子曰。竊悅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於景公。出犇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說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更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白之。遂造公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齊國必侵。

矣方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絕頸以白晏子遂  
巡而退因自殺也公聞之大駭乘馳而自追晏子及  
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之聞北郭子之  
以死白已也太息而歎曰嬰不肖罪過固其所也而  
士以身明之哀哉

吳赤市使於智氏假道於衛甯文子具紵絺三百製  
將以送之大夫豹曰吳雖大國也不壞交假之道則  
亦敬矣又何禮焉甯文子不聽遂致之吳赤市至於  
智氏既得事將歸吳知伯命造舟爲梁吳赤市曰吾

聞之天子濟於水造舟爲梁諸侯維舟爲梁大夫方  
舟方舟臣之職也且敬太甚必有故使人視之視則  
用兵在後矣將以襲衛吳赤市曰衛假吾道而厚贈  
我我見難而不告是與爲謀也稱疾而留使人告衛  
衛人警戒智伯聞之乃止

楚魏會於晉陽將以伐齊齊王患之使人召淳于髡  
曰楚魏謀欲伐齊願先生與寡人共夢之淳于髡大  
笑而不應王後問之又復大笑而不應三問而不應  
王怫然作色曰先生以寡人國爲戲乎淳于髡對曰

臣不敢以王國為戲也。臣笑。臣隣之祠田也。以奩飯與一鮒魚。其祝曰：下田滂邪。得穀百車。蟹堞者宜禾。臣笑其所以祠者少而所求者多。王曰：善。賜之千金。革車百乘。立為上卿。

陽虎得罪於衛。北見簡子曰：自今以來，不復樹人矣。簡子曰：何哉？陽虎對曰：夫堂上之人，臣所樹者過半矣。朝廷之吏，臣所立者亦過半矣。邊境之士，臣所立者亦過半矣。今夫堂上之人親却臣於君，朝廷之吏親危臣於眾，邊境之士親劫臣於兵。簡子曰：唯賢者

為能報恩。不肖者不能。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

樹者蒺藜也。自今以來，擇人而樹，毋已樹而擇之。東閣子

魏文侯與田子方語，有兩僮子衣青白衣而侍於君

前。子方曰：此君之寵子乎？文侯曰：非也。其父死於戰

此其幼孤也。寡人收之。子方曰：臣以君之賊心為足

矣。今滋甚君之寵此子也。又且以誰之父殺之乎？文

侯愍然曰：寡人受令矣。自是以後，兵革不用。

吳起為魏將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子自吮其膿。

東閭子條在  
魏文侯前

其母泣之。旁人曰：將軍於而子如是，尚何爲泣？對曰：吳子吮此子父之劓而殺之於注水之戰，戰不旋踵而死，今又吮之，安知是子何戰而死，是以哭之矣。東閭子嘗富貴而後乞人問之曰：公何爲如是？曰：吾自知吾嘗相六七年，未嘗薦一人也。吾嘗富三千萬者，再未嘗富一人也。不知士出身之咎然也。孔子曰：物之難矣，小大多少，各有怨惡，數之理也。人而得之在於外假之也。

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歆之父爭田，不勝，及卽位，乃掘而別之，而使歆爲僕，奪庸織之妻，而使織爲參乘。公游于申池，二人浴於池，歆以鞭扶織，織怒，歆曰：人奪女妻而不敢怒，一扶女庸，何傷？織曰：孰與別其父而不病？奚若？乃謀殺公，納之竹中。

楚人獻鼃於鄭靈公，公子家見公子宋之食指動，謂公子家曰：我如是，必嘗異味。及食大夫鼃，召公子宋而不與，公子宋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之。公子宋與公子家謀，先遂殺靈公。子夏曰：春秋者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

靈公下空一格



也有漸以至焉。

說苑卷六終

說苑卷七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日劉向上  
政理

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強者之政  
脇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為貴矣。夫化之不  
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脇之。脇之不變而後刑  
之。夫至於刑者。則非王者之所得已也。是以聖王先  
德教而後刑罰。立榮耻而明防禁。崇禮義之節。以示  
之。賤貨利之弊。以變之。修近理。內政。極機之禮。壹妃  
匹之際。則莫不慕義禮之榮。而惡貪亂之耻。其所由

苑七

馬

致之者化使然也。

季孫問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言明其化而已也。治國有二機。刑德是也。王者尚其德而布其刑。霸者刑德並湊。強國先其刑而後德。夫刑德者化之所由興也。德者養善而進開刺闕者也。刑者懲惡而禁後者也。故德化之崇者至於賞。刑罰之甚者至於誅。夫誅賞者所以別賢不肖。而列有功與無功也。故誅賞不可以繆。誅賞繆則善惡亂矣。夫有功而不賞。則善不勸。有過而不誅。則惡不懼。善不勸而能以行化乎天下者。未嘗聞也。書曰。畢協賞罰。此之謂也。

水濁則魚困。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必崩。岸竦則必地隳。故夫治國譬若張琴。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曰急響街者非千里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故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削。情行合而民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此之謂也。

苑七

馬

公叔文子爲楚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見曰：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子曰：嚴則下暗，下暗則上聾。聾暗不能相通，何國之治也。蓋聞之也。順針縷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廩。并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

衛靈公謂孔子曰：有語寡人爲國家者，謹之於廟堂之上，而國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已者，亦知得之人，所謂不出於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之已者也。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懍懍焉，如以腐索御奔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國，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讐也。若何而毋畏。

卷七

原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欲舉事於國，昭然如日月，無愚夫愚婦，皆曰善，可乎？仲曰：可。然非聖人之道。桓公曰：何也？對曰：夫短綆不可以汲深井，知鮮不可以與聖人之言。慧士可與辨物，智士可與辨無方，聖人可與

少馬二字在兩  
國上

苑七

辨神明。夫聖人之所為。非眾人之所及也。民知十已。則尚與之爭。曰不如吾也。百已則疵其過。千已則誰而不信。是故民不可稍而掌也。可并而牧也。不可暴而殺也。可麾而致也。眾不可戶說也。可舉而示也。

衛靈公問於史鮪曰。政孰為務。對曰。大理為務。聽獄不中。死者不可生也。斷者不可屬也。故曰大理為務。

少馬子路見公。公以史鮪言告之。子路曰。司馬為務。兩國有難。兩軍相當。司馬執枹枹以行之。一鬪不當。死

者數萬。以殺人為非也。此其為殺人亦眾矣。故曰司馬為務。少馬子貢入見。公以二子言告之。子貢曰。不

識哉。昔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修教一年。而有扈氏請服。故曰去民之所事。奚獄之所聽。兵

革之不陳。奚鼓之所鳴。故曰教為務也。

中原

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之曰。是為何谷。對曰。為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視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為以公名。對曰。臣請陳之。臣故畜牝牛。生子而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隣聞之。以臣

說苑

卷七

四

爲愚故名此谷爲愚公之谷。桓公曰：公誠愚矣。夫何爲而與之？桓公遂歸。明日朝以告管仲。管仲正衿再拜曰：此夷吾之愚也。使堯在上，咎繇爲理，安有取人之駒者乎？若有見暴如是叟者，又必不與也。公知獄訟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修政。孔子曰：弟子記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以智爲愚者也。況不及桓公管仲者也。

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曰：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不知子父訟之不善者久矣，是則上過也。上有道是

苑七

人亡矣。康子曰：夫治民以孝爲本，今殺一人以戮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不孝而誅之，是虐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訟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而后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焉，陵遲故也。今是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弗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者君子導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不至，刑錯而不用也。於是訟者聞之，乃請無訟。

說苑

卷七

五

五

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歛，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孔子曰：詩云：凱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文王問於呂望曰：爲天下若何？對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道之國，富倉府。是謂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對曰：宿善不祥，是日也，發其倉府，以振鰥寡孤獨。

苑七

武王問於太公曰：治國之道若何？太公對曰：治國之道，愛民而已。曰：愛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而勿敗，生之而勿殺，與之而勿奪，樂之而勿苦，喜之而勿怒。此治國之道，使民之誼也。愛之而已矣。民失其所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有罪者重其罰，則殺之也。重賦歛者，則奪之也。多徭役，以罷民力，則苦之也。勞而擾之，則怒之也。故善爲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子，兄之愛弟，聞其饑寒，爲之哀；見其勞苦，爲之悲。

武王問於太公曰：賢君治國何如？對曰：賢君之治國，其政平，其吏不苛，其賦歛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

公法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施於無罪。不因喜以賞，不因怒以誅。害民者有罪，進賢舉過者有賞。後宮不荒，女謁不聽。上無媢慝，下不陰害。不幸宮室以費財，不多觀游臺池以罷民，不彫文刻鏤以逞耳目。官無腐蠹之藏，國無流餓之民。此賢君之治國也。武王曰：善哉。

武王問於太公曰：爲國而數更法令者何也？太公曰：爲國而數更法令者，不法法，以其所善爲法者也。故令出而亂，亂則更爲法，是以其法令數更也。

成王問政於尹逸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王曰：其度安至？對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讐也。夏殷之臣反讐，桀紂而臣湯武，風沙之民自攻其主而歸神農氏。此君之所明知也。若何其無懼也。

仲尼見梁君，梁君問仲尼曰：吾欲長有國，吾欲列都之得，吾欲使民安不惑，吾欲使士竭其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爲之柰何。

仲尼對曰。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問於丘者多矣。未嘗有。如主君問丘之術也。然而盡可得也。丘聞之。兩君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之得。毋殺不辜。毋釋罪人。則民不惑。益士祿。賞則竭其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善爲刑罰。則聖人自來。尚賢使能。則官府治。梁君曰。豈有不然哉。

子貢曰。葉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附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論臣。齊景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節用。三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有異乎。孔子曰。夫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於附近而來遠。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公以惑其君。外障距諸侯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論臣。齊景公奢於臺榭。淫於苑囿。五官之樂不解。一旦而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於節用。此三者。政也。詩不云乎。亂離斯瘼。爰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爲亂者也。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此傷姦臣蔽主以爲亂者也。相亂。蔑資。曾莫惠我師。此傷奢侈不節以爲亂者也。察此三者之所欲。政其同乎哉。



公儀休相魯。魯君死，左右請閉門。公儀休曰：止。池淵  
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閉  
於門哉。

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內政毋出，外政毋入。夫衣  
裘之不美，車馬之不飾，子女之不潔，寡人之醜也。國  
家之不治，封疆之不正，夫子之醜也。子產相鄭，終簡  
公之身，內無國中之亂，外無諸侯之患也。子產之從  
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善斷事，子太叔善決而文。  
公孫揮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變而立  
至。又善爲辭令。裨諶善謀於野，則獲於邑，則否。有事  
乃載裨諶與之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斷之。使  
公孫揮爲之辭令，成乃受。子太叔行之以應對賓客。  
是以鮮有敗事也。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日忠曰信曰敢。  
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曰：安信乎？曰：信於令。曰：  
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矣。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於鄴，告之曰：必全功成名布。  
義豹曰：敢問全功成名布義爲之奈何？文侯曰：子往

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辨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  
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豪賢者因而親之。其辨博  
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  
之。不可以特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  
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  
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仁勅管叔對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  
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  
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賤。宓子賤曰。我之謂  
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佚。人曰。宓  
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任  
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弊性事情。勞煩教詔。雖  
治猶未至也。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語止。所以爲之  
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  
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也。所父事者  
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  
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一人。可

說苑

士宜

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曰：欲其大者，乃於此在矣。昔者堯舜清微其身，以聽觀天下，務來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不齊之所治者小也。不齊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

宓子賤爲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宓子賤爲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柰何？陽晝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爲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宓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孔蔑

問之曰、自子之仕者、何得何亡、孔蔑曰、自吾仕者、未  
有所得、而有所亡者三、曰、王事若蘘、學焉得習、以是  
學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奉祿少、鬻鬻不足及親戚。  
親戚益疏矣、所亡者二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視病。  
是以朋友益疏矣、所亡者三也、孔子不說、而復往見  
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  
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  
明也、所得者一也、奉祿雖少、鬻鬻得及親戚、是以親  
戚益親也、所得者二也、公事雖急、夜勤晝死、視病是  
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孔子謂子賤曰、君子哉  
若人、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也、斯焉取斯、

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爲可而  
使子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  
大誅於子、晏子對曰、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三年  
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之、於是明年上計、景公迎而  
賀之曰、甚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  
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  
此之時、民無饑餓者、而君反以罪臣、今臣之後治東阿

也屬託行。貨賂至，并會賦歛，倉庫少內，便事左右，陂池之魚入於權家。當此之時，饑者過半矣。君乃反迎而賀臣，愚不能復治東阿。願乞骸骨，避賢者之路。再拜便辟。景公乃下席而謝之曰：子強復治東阿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

子路治蒲，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也。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攝勇，寬以正可以容衆，恭以潔可以親上。

子貢爲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因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少日而事君子，君子固有盜者邪？孔子曰：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善以自爲己，是謂盜也。君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吾聞之曰：知爲吏者奉法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皆怨之所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惡者，是謂小人也。不內相教而外相謗者，是謂不足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傷也。言人之惡者，

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故君子慎言語矣。毋先已而後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然。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三畝之園不能芸言治天下如運諸手掌何以。楊朱曰。臣有之君不見夫羊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杖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君且使堯牽一羊。舜荷杖而隨之。則亂之始也。臣聞之夫吞舟之魚不遊淵。鴻鵠高飛不就汗池。何則其志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繁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

將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苛。此之謂也。

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景差過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衽。晉叔向聞之曰。景子爲人國相。豈不固哉。吾聞長吏居之三月而溝渠修。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況人乎。

魏文侯問李克曰。爲國如何。對曰。臣聞爲國之道。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文侯曰。吾賞罰皆當而民不與何也。對曰。國其有淫民乎。臣聞之曰。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士。其父有功而祿其

子無功而食之。出則乘車馬，衣美裘，以爲榮華。入則修竽琴，鍾石之聲而安其子女之樂，以亂鄉曲之教。如此者，奪其祿，以來四方之士。此之謂奪淫民也。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國何患？管仲對曰：患失社鼠。桓

公曰：何謂也？管仲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

焉。燻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

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社鼠。人主左右是也。

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不誅之則

爲亂，誅之則爲人主所察。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

鼠也。人有酤酒者，爲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

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

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之故也。夫國

亦有猛狗用事者也。有道術之士，欲明萬乘之主，而

用事者，迎而齧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爲社鼠，用

事者爲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國之所患

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爲政何患？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

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

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言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進善言則善無由入矣。

復橐之君朝。齊桓公問治民焉。復橐之君不對而循口操衿抑心。桓公曰：與民共甘苦饑寒乎。夫以我爲聖人也。故不用言而諭。因禮之千金。晉文公時翟人有封狐文豹之皮者。文公喟然歎曰：封狐文豹何罪哉。以其皮爲罪也。大夫樂枝曰：地廣而不平。財聚而不散。獨非狐豹之罪乎。文公曰：善哉。說之。樂枝曰：地廣而不平。人將平之。財聚而不散。人將爭之。於是列地以分民。散財以賑貧。

晉文侯問政於舅犯。舅犯對曰：分熟不如分腥。分腥不如分地。割以分民而益其爵祿。是以上得地而民知富。上失地而民知貧。古之所謂致政師而戰者。其此之謂也。

晉侯問於士文伯曰：三月朔日有蝕之。寡人學婚焉。詩所謂彼日而蝕。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不可不慎也。政有三而已。一曰因民。二曰擇人。三曰從時。



延陵季子游於晉，入其境曰：嘻，暴哉國乎！入其都曰：嘻，力屈哉國乎！立其朝曰：嘻，亂哉國乎！從者曰：夫子之入晉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延陵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畝荒穢而不休，穢雜增崇高，吾是以知其國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墻卑而故墻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吾立其朝，君能視而不下問，其臣善伐而不上諫，吾是以知其國之亂也。齊之所以不如魯者，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伯禽與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疾也？對曰：尊賢先，疏後親，先義後仁也。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澤及五世，五年伯禽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對曰：親親者先，內後外，先仁後義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魯之澤及十世，故魯有王迹者，仁厚也。齊有霸迹者，武政也。齊之所以不如魯也，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也。

景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而不止。晏子見，公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者

裂其衣斷其帶相望而不止者何也對曰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懸牛首於門而求買馬肉也公胡不使內勿服則外莫敢爲也公曰善使內勿服不旋月而國莫之服也

齊人甚好轂擊相犯以爲樂禁之不止晏子患之乃爲新車良馬出與人相犯也曰轂擊者不祥臣其祭祀不順居處不敬乎下車棄而去之然後國人乃不爲故曰禁之以制而身不先行也民不肯止故化其心莫若教也

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取金於府子貢贖人於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施於百姓非獨適其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爲不廉不受則後莫復贖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矣孔子可謂通於化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

孔子見季康子康子未說孔子又見之宰予曰吾聞之夫子曰王公不聘不動今吾子之見司寇也少數矣孔子曰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

司不治。聘我者孰大乎。於是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可以不先自爲刑罰乎。自是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弟子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尚存耳。政事無如磨之矣。古之魯俗。塗里之間。羅門之羅。菽門之漁。獨得於禮。是以孔子善之。夫塗里之間。富家爲貧者出。羅門之羅。有親者取多。無親者取少。菽門之漁。有親者取巨。無親者取小。

春秋曰。四民均則王道興。而百姓寧。所謂四民者。士農工商也。婚姻之道廢。則男女之道悖。而淫泆之路興矣。

說苑卷第七

說苑卷七終

說苑卷八

第八

尊賢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下士。易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又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夫明王之施德而下下也，將懷遠而致近也。夫朝無賢人，猶鴻鵠之無羽翼也。雖有千里之望，猶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是故游江海者託於船，致遠道者託於乘。欲霸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之船乘也。釋父兄與子孫，非疏之也。任庖人鈞

自王之至比原書殘  
缺用帝相補鈔完  
以識之其者  
則字尚存也凡行

卷八

屠與仇讐僕虜。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猶大匠之爲宮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比功效而知人數矣。是故呂尚聘而天下知商將亡。而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任而天下知齊秦之必霸也。豈特船乘哉。夫成王霸固有人。亡國破家亦固有人。桀用千莘。紂用惡來。宋用唐鞅。齊用蘇秦。秦用趙高。而天下知其亡也。非其人而欲有功。譬其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雖舜禹猶亦困。而又况乎俗主哉。

春秋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力政。皆叛不朝。衆暴寡。強劫弱。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之不絕若綫。桓公於是用管仲。鮑叔。隰朋。賓胥無。甯戚。三存亡國。一繼絕世。救中國。攘戎狄。卒勝荆蠻。以尊周室。霸諸侯。晉文公用咎犯。先軫。陽處父。強中國。敗強楚。合諸侯。朝天子。以顯周室。楚莊王用孫叔敖。司馬子反。將軍子重。征陳。從鄭。敗強晉。無敵於天下。秦穆公用百里子。蹇叔。子王子廖。及由余。據有雍州。攘敗西戎。吳用延州萊。季子。并冀州。揚威于雞父。鄭僖公富有千乘之國。貴

爲諸侯治義，不順人心而取弑於臣者，不先得賢也。至簡公用子產，裨謚世叔，行人子羽，賊臣除，正臣進，去強楚，合中國，國家安寧，二十餘年，無強楚之患。故虞有宮之奇，晉獻公爲之終夜不寐，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側席而坐，遠乎賢者之厭難折衝也。夫宋襄公不用公子目夷之言，大辱於楚，曹不用僖負羈之諫，敗死於戎，故共惟五始之要，治亂之端，在乎審已而任賢也。國家之任賢而吉，任不肖而凶，案往世而視已事，其必然也。如合符，此爲人君者，不可以不慎也。國家昏亂而良臣見，魯國大亂，季友之賢見僖公卽位而任季子，魯國安寧，外內無憂，行政二十一年，季子之卒後，邾擊其南，齊伐其北，魯不勝其患，將乞師於楚以取全耳。或作身故傳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公子買不可使戍衛，公子遂不聽君命而擅之晉，內侵於臣下，外困於兵亂，弱之患也。僖公之性，非前二十一年常賢而後乃漸變爲不肖也。此季子存之所益亡之所損也。夫得賢失賢，其損益之驗如此。而人主忽於所用，甚可疾痛也。夫智不足以見賢，無可

奈何矣。若智能見之而強不能決，猶豫不用而大者死亡，小者亂傾，此甚可悲哀也。以宋殤公不知孔父之賢乎，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趨而救之者，是知其賢也。以魯莊公不知季子之賢乎，安知疾將死，召季子而授之國政，授之國政者，是知其賢也。此二君知能見賢而皆不能用，故宋殤公以殺死魯莊公以賊嗣，使宋殤蚤任孔父，魯莊素用季子，乃將靖隣國而況自存乎。

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故有莘氏之媵臣也，湯立以為

三公，天下之治太平，管仲故成陰之狗盜也，天下之庸夫也，齊桓公得之為仲父，百里奚道之於路，傳賣五羊之皮，秦穆公委之以政，甯戚故將車人也，叩轅行歌於康之衢，桓公任以國，司馬喜贖郟於宋而卒，相中山，范雎折脇，拉齒於魏而後為應侯，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故詩曰：緜緜之葛，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為絺紵，良工不得，枯死於野，此七士者不遇明君聖主，幾行乞丐，枯死於中野，譬猶緜

絲之葛矣。

眉睫之微。接而形于色。聲音之風。感而動乎心。甯戚擊牛角而商歌。桓公聞而舉之。鮑龍跪石而登。崦孔子爲之下車。堯舜相見不違。桑陰文王舉太公不以日久。故賢聖之接也。不待久而親。能者之相見也。不待試而知矣。故士之接也。非必與之臨財分貨。乃知其廉也。非必與之犯難涉危。乃知其勇也。舉事決斷。是以知其勇也。取與有讓。是以知其廉也。故見虎之尾而知其大於狸也。見象之牙而知其大於牛也。一節見則百節知矣。由此觀之。以所見可以占未發。觀小節固足以知大體矣。

禹以夏亡。桀以夏亡。湯以殷亡。紂以殷亡。闔廬以吳戰勝無敵於天下。而夫差以見禽於越。文公以晉國羈而厲公以見弑於匠麗之宮。威王以齊強於天下。而潛王以弑死於廟梁。穆公以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劫於望夷。其所以君王者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是故成王處襁褓而朝諸侯。周公用事也。趙武靈王年五十而餓死於沙丘。任李充故也。桓公得管



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失管仲任豎刁易牙身死不  
葬爲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俱施焉在所任也故魏  
有公子無忌削地復得趙任藺相如秦兵不敢出鄢  
陵任唐睢國獨特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位齊有  
田單襄王得國由此觀之國無賢佐俊士而能以成  
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嘗有也故國不務大而務得  
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俊得民心者民往之有賢  
佐者士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湯去張  
網者之三面而夏民從越王不墾舊冢而吳人服以

苑

六馬

其所爲之順於民心也故聲同則處異而相應德合  
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則天下之豪相率而  
趨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管仲桓公之賊也鮑叔以  
爲賢於已而進之爲相七十言而說乃聽遂使桓公  
除報讐之心而委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  
鮑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能北走桓公無自危之心  
者同聲於鮑叔也紂殺王子比干箕子被髮而佯狂  
陳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自是之後殷兼於周陳  
亡於楚以其殺比干泄冶而失箕子與鄧元也燕昭

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以齊趙至蘇子屈景以周楚  
至於是舉兵而攻齊棲閔王於莒燕校地計衆非與  
齊均也鈞然所以能信意至於此者由得士也故無常  
安之國無恒治之民得賢者則安昌失之者則危亡  
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鏡所以照形也往古所  
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務襲迹於  
其所以安昌則未有異乎却走而求逮前人也太公  
知之故舉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死  
尚如其厚也況當世而生存者乎則其弗失可識  
矣

齊景公問於孔子曰秦穆公其國小處僻而霸何也  
對曰其國小而志大雖處僻而其政中其舉果其謀  
和其令不偷親舉五殺殺大夫於係繆之中與之語三  
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霸則小矣

或曰將謂桓公仁義乎殺兄而立非仁義也將謂桓  
公恭儉乎與婦人同輿與馳於邑中非恭儉也將謂桓  
公清潔乎閨門之內無可嫁者非清潔也此三者亡  
國失君之行也然而桓公兼有之以得管仲隰朋九

合諸侯一匡天下畢朝周室爲五霸長以其得賢佐也失管仲隰朋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蟲流出戶一人之身榮辱俱施者何者其所任異也由此觀之則任佐急矣周公旦白屋之士所下者七十人而天下之士皆至晏子所與同衣食者百人而天下之士亦至仲尼修道行理文章而天下之士亦至矣伯牙子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而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鍾子期復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足爲鼓琴者非獨鼓琴若此也賢者亦然雖有賢者而無以接之賢者奚由盡忠哉驥不自至千里者待伯樂而後至也周威公問於甯子曰取士有道乎對曰有窮者達之亡者存之廢者起之四方之士則四面而至矣窮者不達亡者不存廢者不起四方之士則四面而畔矣夫城固不能自守兵利不能自保得士而失之必有其間夫士存則君尊士亡則君卑周威公曰士壹至如此乎對曰君不聞夫楚平王有士曰楚傒胥丘負

客王將殺之。出亡之。晉人用之。是爲城濮之戰。又有士曰苗賁皇。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用之。是爲鄆陵之戰。又有士曰上解子。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用之。是爲兩堂之戰。又有士曰伍子胥。王殺其父兄。出亡走吳。闔閭用之。於是興師而襲郢。故楚之大得罪於梁鄭宋衛之君。猶未遽至于此也。此四得罪於其士。三暴其民骨。一亡其國。由是觀之。士存則國存。士亡則國亡。子胥怒而亡之。申包胥怒而存之。士胡可無貴乎。

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何若而可取也。孔子對曰。毋取掛者。無取健者。毋取口銳者。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掛者。大給利不可盡用。健者。必欲兼人。不可以爲法也。口銳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夫弓矢和調而後求其中焉。馬慤愿順然後求其良材焉。人必忠信重厚然後求其知能焉。今人有不忠信重厚而多知能如此人者。譬猶豺狼與不可以身近也。是故先其仁信之誠者。然後親之。於是有知能者。然後任之。故曰。親仁而使能。夫取人之術也。觀其言而察其行。夫

言者所以抒其匈而發其情者也。能行之士，必能言之。是故先觀其言而揆其行，夫以言揆其行，雖有姦軌之人，無以逃其情矣。哀公曰善。

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當此之時，誠使周公驕而且恣，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苟有至者，則必貪而尸祿者也。尸祿之臣，不能存君矣。

齊桓公設庭燎，爲士之欲造見者，朞年而士不至於

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爲足以見也。臣聞主君設庭燎以待士，朞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論而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乎？夫太山不辭壤石，江海不道小流，所以成大也。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朞月四方之士相携而並至。詩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言以內及外，以小及大也。」

齊景公伐宋。至于岐隄之上。登高以望。太息而歎曰。昔我先君桓公。長轂八百乘。以霸諸侯。今我長轂三千乘。而不敢久處於此者。豈其無管仲歟。弦章對曰。臣聞之。水廣則魚大。君明則臣忠。昔有桓公。故有管仲。今桓公在此。則車下之臣。盡管仲也。

趙簡子游於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乘跪而對曰。夫珠玉無足。去此數千里而所以能來者。人好之也。今士有足而不來者。此是吾君不好之乎。趙簡子曰。吾門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

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尚可謂不好士乎。舟人古乘對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無尺寸之數。去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甲。益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

齊宣王坐。淳于髡侍。宣王曰。先生論寡人何好。淳于髡曰。古者所好四。而王所好三焉。宣王曰。古者所好何與。寡人所好。淳于髡曰。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

不好士。宣王曰：國無士耳，有則寡人亦說之矣。淳于髡曰：古者騂騮騏驎，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馬矣。古者有豹象之胎，今無有；王選于衆。王好味矣。古者有毛鬻西施，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色矣。王必將待堯舜禹湯之士而後好也。則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宣王嘿然無以應。

衛君問於田讓曰：寡人封侯盡千里之地，賞賜盡御府繒帛，而士不至，何也？田讓對曰：君之賞賜不可以功及也，君之誅罰不可以理避也。猶舉杖而呼狗，張

弓而祝雞矣。雖有香餌而不能致者，害之必也。

宗衛相齊，遇逐罷歸舍，召門尉田饒等二十有七人而問焉。曰：士大夫誰能與我赴諸侯者乎？田饒等皆伏而不對。宗衛曰：何士大夫之易得而難用也？饒對曰：非士大夫之難用也，是君不能用也。宗衛曰：不能用士大夫何若？田饒對曰：厨中有臭肉，則門下無死士。今夫三升之稷不足於士，而君鴈鶩有餘粟，紈素

綺繡靡麗堂楯從風雨弊，而士曾不得以緣衣。果園梨栗後宮婦人撫以相撻，而士曾不得一嘗。且夫財

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用所輕之財。而欲使士致所重之死。豈不難乎哉。於是宗衛而有慚色。逡巡避席而謝曰。此衛之過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對曰。衛靈公。公曰。吾聞之。其閨門之內。姑姊妹無別。對曰。臣觀於朝廷。未觀於堂陛之間也。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知足以治千乘之國。其信足以守之。而靈公愛之。又有士曰王林國。有賢人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能達。退而與分其祿。而靈公尊之。又有士曰慶足。國

有大事則進而治之。無不濟也。而靈公說之。史鰌去衛。靈公邸舍三月。琴瑟不御。待史鰌之入也。而後入。臣是以知其賢也。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乎。

孔子閒居喟然而歎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願聞其爲人也。何若。孔子曰。其幼也。彼



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以下人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則可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則可夫有道又誰下哉孔子曰由不知也吾聞之以衆攻寡而無不消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在周公旦制天下之政而下士七十人豈無道哉欲得士之故也夫有道而能下於天下之士君子乎哉

魏文侯從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從太子擊過之下車而趨子方坐乘如故告太子曰爲我請君待我朝謁太子不說因謂子方曰不識貧窮者驕人富貴者

驕人乎子方曰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人主驕人而亡其國吾未見以國待亡者也大夫驕人而

苑八

亡其家吾未見以家待亡者也貧窮者若不得意納

李四

履而去安往不得貧窮乎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太子及文侯道田子方之語文侯歎曰微吾子之故吾安得聞賢人之言吾下子方以行得而友之自吾友子方也君臣益親百姓益附吾是以得友士之功我欲伐中山吾以武下樂羊三年而中山爲獻於我我是以得有武之功吾所以不少進於此者吾

未見以智驕我者也。若得以智驕我者，豈不及古之人乎。

晉文侯行地登隧，大夫皆扶之，隨會不扶。文侯曰：會夫爲人臣而忍其君者，其罪奚如？對曰：其罪重死。文侯曰：何謂重死？對曰：身死，妻子爲戮焉。隨會曰：君奚獨問爲人臣忍其君者，而不問爲人君而忍其臣者？耶文侯曰：爲人君而忍其臣者，其罪何如？隨會對曰：爲人君而忍其臣者，智士不爲謀，辨士不爲言，仁士不爲行，勇士不爲死。文侯援綬下車，辭大夫曰：寡人有腰髀之病，願諸大夫勿罪也。

齊將軍田曠出將，張生郊送曰：昔者堯讓許由，以天下洗耳而不受，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伯夷、叔齊辭諸侯之位而不爲，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於陵仲子辭三公之位而傭爲人灌園，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智過去君弟變姓名，免爲庶人，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此五大夫者，名辭之而實羞之。今將軍方吞一國之權，提鼓擁旗，被堅執銳，旋回十萬之師，擅

斧鉞之誅。慎毋以士之所羞者驕士。田疇曰：今日諸君皆爲贖祖道具酒脯。而先生獨教之以聖人之大道。謹聞命矣。

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璜黃踞堂而與之言。翟璜不說。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上卿。既受吾賞。又責吾禮。毋乃難乎。

孔子之邾。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顧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間。又顧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也。士不中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由。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是不贈。終身不見。大德毋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爲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桓公立以爲仲父。齊國大安而遂

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

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爵腐於酒，肉腐於俎，得無害於霸乎？管仲對曰：此極非其貴者耳。然亦無害於霸也。桓公曰：何如而害霸？管仲對曰：不知賢害霸，知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不信害霸，信而復使小人參之害霸。桓公曰：善。

魯人攻鄆，曾子辭於鄆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請姑毋使狗豕入吾舍。鄆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人無

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我胡守先生之舍？魯人果攻鄆而數之罪十，而曾子之所爭者九。魯師罷，鄆君復修曾子舍而後迎之。

宋司城子罕之貴，子韋也。人與共食，出與同衣。司城子罕亡，子韋不從。子罕來，復召子韋而貴之。左右曰：君之善子韋也，君亡不從，來又復貴之，君獨不愧於君之忠臣乎？子罕曰：吾唯不能用于子韋，故至於亡。今吾之得復也，尚是子韋之遺德餘教也。吾故貴之。且我之亡也，吾臣之削迹拔樹以從我者，奚益於吾亡。

哉。

楊因見趙簡主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去。聞君好士。故走來見。簡主聞之。絕食而歎。蹠而行。左右進諫曰。居鄉三逐。是不容眾也。事君五去。是不忠上也。今君有士見過人矣。簡主曰。予不知也。夫美女者醜婦之仇也。盛德之士。亂世所疏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遂出見之。因授以爲相。而國大治。由是觀之。遠近之人。不可以不察也。

苑

十九季

應侯與賈午于子坐。聞其鼓琴之聲。應侯曰。今日之琴。一何悲也。張賈午于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人悲耳。急張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卑官之。安能無悲乎。應侯曰。善哉。

十三年。諸侯舉兵以伐齊。齊王聞之。惕然而恐。召其群臣大夫告曰。有智爲寡人用之。於是博士淳于髡仰天大笑而不應。王復問之。又大笑不應。三問王艷然作色不悅曰。先生以寡人語爲戲乎。對曰。臣非敢以大王語爲戲也。臣笑臣隣之祠田也。以一奩飯。一壺酒。三鮒魚。祝曰。蟹堞者宜禾。滂邪者百車。傳

之後世洋洋有餘。臣笑其賜鬼薄而請之厚也。於是王乃立淳于髡爲上卿，賜之千金，革車百乘，與平諸侯之事。諸侯聞之，立罷其兵，休其士卒，遂不敢攻齊。此非淳于髡之力乎？

田忌去齊奔楚，楚王郊迎，至舍問曰：「楚萬乘之國也，齊亦萬乘之國也，常欲相并爲之，柰何？」對曰：「易知耳。齊使申孺將，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將之；至禽將軍首而反耳。齊使田居將，則楚發二十萬人使上將軍將之；分別而相去也。齊使盼子將，楚發四封之內。

王自出將而忌從，相國上將軍爲左右司馬，如是則王僅得存耳。於是齊使申孺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至，擒將軍首反，於是齊王忿然，乃更使盼子將，楚悉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田忌從，相國上將軍爲左右司馬，益王車屬九乘，僅得免耳。至舍，王北面正領，齊祛問曰：「先生何知之早也？」田忌曰：「申孺爲人侮賢者而輕不肖者，賢不肖者俱不爲用，是以亡也。田居爲人尊賢者而賤不肖者，賢者負任，不肖者退，是以分別而相去也。盼子之爲人也，尊賢者而愛不肖者。」

賢不肖俱負任。是以王僅得存耳。

魏文侯觴大夫於曲陽，飲酣，文侯喟然歎曰：「吾獨無豫讓以爲臣。」蹇重舉酒進曰：「臣請浮君。」文侯曰：「何以？」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文侯曰：「善。」受浮而飲之，嚼而不讓，曰：「無管仲、鮑叔以爲臣，故有豫讓之功也。」趙簡子曰：「吾欲得范中行氏良臣。」史黯曰：「安用之？」簡子曰：「良臣人所願也，又何問焉？」曰：「君以爲無良臣，故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薦可，章善而替否，獻能而進賢。」

朝夕誦善，敗而納之，聽則進，否則退。今范中行氏之良臣也，不能匡匡相其君，使至於難，出在於外，又不能入，亡而棄之，何良之爲？若不棄，君安得之？夫良將營其君，使復其位，死而後止，何曰曰以來？若未能，乃非良也。簡子曰：「善。」

子路問於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也，賤不肖而不能去也。賢者知其不巳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已而讐之。賢

者怨之。不肖者讐之。怨讐並前。中行氏雖欲無亡得乎。

晉荆戰於邲。晉師敗績。荀林父將歸。請死。昭公將許之。士貞伯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勝于荆。文公猶有憂色。曰。子玉猶存。憂未歇也。困獸猶鬪。況國相乎。及荆殺子玉。乃喜曰。莫予毒也。今天或者大警晉也。林父之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今殺之。是重荆勝也。昭公曰善。乃使復將。

說苑卷八終



說苑卷九

第九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正諫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入臣之所以蹇蹇為難而諫其君者非為身也將欲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君有過失者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為也三諫而不用則去不去則身亡身亡者仁人所不為也是故諫有五一日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讜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不諫則危君

宋本此行訛

諫

則危

君固諫

則危

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不

諫矣乎夫不

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致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昔陳靈公不聽泄治之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合禮。

齊景公遊於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曰：「敢有先言歸者，致死不赦。」顏燭趨進諫曰：「君樂治海上而六月不歸，彼儻有治國者，君且安得樂此海也？」景公援戟將斫之。顏燭趨進撫衣待之曰：「君奚不斫也？昔

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君之賢非此二主也。臣之材亦非此二子也。君奚不斫，以臣參此二人者，不亦可乎？」景公說遂歸。中道聞國人謀不內矣。

楚莊王立爲君，三年不聽朝，乃令於國曰：「寡人惡爲人臣而遽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稷，有諫則死無赦。」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其死而不諫其君，則非忠臣也。」乃入諫。莊王立鼓鐘之間，左伏揚姬，右擁越姬，左裯袵，右朝服。曰：「吾鼓鐘之不暇，何諫之聽？」蘇從曰：「臣聞之，好道者多資，好樂者多迷。」

好道者多糧。好樂者多亡。荆國亡無日矣。死臣敢以告王。王曰善。左執蘇從手。右抽陰刀。刎鐘鼓之懸。明日授蘇從爲相。

晉平公好樂。多其賦歛。下治城郭。曰敢有諫者死。國人憂之。有咎犯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故以樂見。門大夫入言曰。晉人咎犯也。欲以樂見。平公曰。內之。止坐殿上。則出鐘磬竽瑟。坐有頃。平公曰。客子爲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爲樂。臣善隱。平公召隱士十二人。咎犯曰。隱臣竊顧昧死御。平公曰諾。咎犯申其

苑九

左臂而誣五指。平公問於隱官曰。占之爲何。隱官皆曰。不知。平公曰。歸之。咎犯則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游赭。盡而峻城闕。二也。柱梁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儒有餘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饑色而馬有粟秩。五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敢達。平公曰善。乃屏鐘鼓。除竽瑟。遂與咎犯參治國。

孟嘗君將西入秦。賓客諫之百通。則不聽也。曰。以人事諫我。我盡知之。若以鬼道諫我。我則殺之。謁者入曰。有客以鬼道聞。曰。請客入。客曰。臣之來也。過於淄

李義

水上見一土耦人方與木梗人語木梗謂土耦人曰  
子先土也持子以爲耦人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子必  
沮壞應曰我沮乃反吾真耳今子東園之桃也刻子  
以爲梗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必浮子泛泛乎不知所  
止今秦四塞之國也有虎狼之心恐其有木梗之患  
於是孟嘗君逡巡而退而無以應卒不敢西嚮秦

吳王欲伐荆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舍人有少孺  
子者欲諫不敢則懷丸操彈遊於後園露沾其衣如  
是者三旦吳王曰子來何苦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

苑九

樹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也  
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黃雀在其傍也黃雀  
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  
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吳王曰善哉乃  
罷其兵

楚莊王欲伐陽夏師久而不罷羣臣欲諫而莫敢莊  
王獵於雲夢椒舉進諫曰王所以多得獸者馬也而  
王國亡王之馬豈可得哉莊王曰善不穀知誦強國  
之可以長諸侯也知得地之可以爲富也而忘吾民

李義

之不用也。明日飲諸大夫酒，以椒舉爲上客，罷陽夏之師。

秦始皇帝太后不謹，幸郎嫪毐，封以爲長信侯，爲生兩子，毐專國事，浸益驕奢，與侍中左右貴臣俱博飲，酒醉爭言而鬪，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寡人子何敢乃與我亢！」所與鬪者，走行白皇帝，皇帝大怒，毐懼誅，因作亂，戰咸陽宮，毐敗，始皇乃取毐四肢，車裂之，取其兩弟，囊撲殺之，取皇太后遷之于萇陽宮。一作本下一作本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從疾。」

蔡其脊肉，幹四肢而積之闕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矣。齊客茅焦乃往上謁曰：「齊客茅焦願上諫皇帝，皇帝使使者出問客，得無以太后事諫也？」茅焦曰：「然，使者還白曰：『果以太后事諫，皇帝曰：『走，往告之。』若不見闕下積死人邪？』」使者問茅焦，茅焦曰：「臣聞之，天有二十八宿，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矣。臣所以來者，欲滿其數耳。臣非畏死人也。」走入白之，茅焦邑子同食者盡負其衣物行亡，使者入白之，皇帝大怒曰：「是子故來犯吾禁，趣炊鑊湯煮之，是安得積闕下乎？」趣召之。

入皇帝按劍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茅焦不肯疾行。足趣相過耳。使者趣之。茅焦曰。臣至前則死矣。君獨不能忍吾須臾乎。使者極哀之。茅焦至前再拜謁起。稱曰。臣聞之。夫有生者不諱死。苟國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聞也。不審陛下欲聞之。不。皇帝曰。何謂也。茅焦對曰。陛下有狂悖之行。陛下不自知邪。皇帝曰。何等也。願聞之。茅焦對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蕢陽宮。有不孝之

六克

行。從蒺藜於諫士。有桀紂之治。今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者。臣竊恐秦亡為陛下危之。所言已畢。乞行就質。乃解衣伏質。皇帝下殿。左手接之。右手麾左右曰。赦之。先生就衣。今願受事。乃立焦為仲父。爵之上卿。皇帝立駕千乘萬騎。空左方。自行迎太后蕢陽宮。歸於咸陽。太后大喜。乃大置酒待茅焦。及飲。太后曰。抗枉令直。使敗更成。安秦之社稷。使妾母子復得相會者。盡茅君之力也。

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重。延壤百里。士有反三月之

糧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已者違楚  
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入見於王其耦曰以身乎  
吾聞之說人主者皆閒暇之人也然且至而死矣今  
子特草茅之人耳諸御已曰若與子同耕則比力也  
至於說人主不與子比智矣委其耕而入見莊王莊  
王謂之曰諸御已來汝將諫邪諸御已曰君有義之  
用有法之行且已聞之士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君  
受諫者聖君築層臺延石千重里延壤百里民之釁咎  
血成於通塗然且未敢諫也已何敢諫乎顧臣愚竊

聞昔者虞不用宮之竒而晉并之陳不用子家羈而  
楚并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萊不用子猛而齊  
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秦人不用蹇叔之言而  
秦國危桀殺關龍逢而湯得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  
王得之宣王殺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諸侯皆  
不能尊賢用辯士之言故身死而國亡遂趨而出楚  
王遠而追之曰已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先日說寡  
人者其說也不足以動寡人之心又危一作色加諸寡  
人故皆至而死今子之說足以動寡人之心又不危

加諸寡人。故吾將用子之諫。明日令曰：有能入諫者，吾將與爲兄弟。遂解層臺而罷民。楚人歌之曰：薪乎萊乎。無諸御已。訖無子乎。萊乎薪乎。無諸御已。訖無人乎。

齊桓公謂鮑叔曰：寡人欲鑄大鐘，昭寡人之名焉。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敢問君之行。桓公曰：昔者吾圍譚三年，得而不自與者，仁也。吾北伐孤竹，刻令支而反者，武也。吾爲葵丘之會，以偃天下之兵者，文也。諸侯抱美玉而朝者，九國。寡人不受者，義也。然

則文武仁義，寡人盡有之矣。寡人

豈避堯舜哉。

鮑叔曰：君直言，臣直對。昔者公子

在上位而不讓

非仁也。昔太公之言而侵魯境，非

老壇塲之上誦

於一劍，非武也。姪娣不離懷，祗非文也。凡爲不善，遍

於物，不自知者，無天禍。必有人害，天處甚高，其聽甚

下。除君過言，天且聞之。桓公曰：寡人有過乎。幸記之。

是社稷之福也。子不幸教，幾有大罪，以辱社稷。

楚昭王欲之，荆臺游。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游，左

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



人遺老而忘死。君游者盡以亡其國。願大王勿往游焉。王曰：荆臺乃吾地也，有地而游之，子何為絕我游乎？怒而擊之。於是令尹子西駕安車四馬，徑於殿下。曰：今日荆臺之游，不可不觀也。王登車而拊其背，曰：荆臺之游，與子共樂之矣。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不敢下車，願得有道。大王肯聽之乎？王曰：第言之。令尹子西曰：臣聞之。為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為人臣而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若司馬子綦者，忠臣也。若臣者，諛臣也。願大王殺臣之軀，罰臣之家，而祿司馬子綦。王曰：若能止聽，公子獨能禁我游耳。後世游之，無有極。時柰何？令尹子西曰：欲禁後世易耳，願大王山陵崩隤，為陵於荆臺。未嘗有持鐘鼓管絃之樂而游於父之墓上者也。於是王還車，卒不游荆臺。令罷先置。孔子從魯聞之，曰：美哉！令尹子西諫之於十里之前，而權之於百世之後者也。

荆文王得如黃之狗，箇籥之繪，以畋於雲夢。三月不反得舟舟一作舟之姬。淫蕩年不聽朝。保申諫曰：先王卜

以臣為保吉。今王得如黃之狗，箇籥之贈，畋於雲澤。三月不反，及得舟之姬，淫暮年，不聽朝。王之罪當笞。匍伏將笞王。王曰：不穀免於襁褓，託於諸侯矣。願請變更而無笞。保申曰：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廢王不受笞。是廢先王之命也。臣寧得罪於王，無負於先王。王曰：敬諾。乃席王。王伏保申，束細箭五十，跪而加之。王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保申曰：臣聞之，君子恥之，小人痛之。恥之不變，痛之何益。保申趨出，欲自流，乃請罪於王。王曰：不穀之過，保將何罪。王乃變行，從保申，殺如黃之狗，折箇籥之贈。逐舟之姬，務治乎荆，兼國三十，令荆國廣大。至於此者，保申敢極言之功也。蕭何王陵聞之，曰：聖主能奉先世之業，而以成功名者，其惟荆文王乎。故天下譽之至今。明主忠臣孝子以為法。

晉平公使叔向聘於吳。吳人拭舟以道之，左五百人，右五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叔向歸以告平公。平公曰：吳其亡乎。奚以敬舟，奚以敬民。叔向對曰：君為馳底之臺，上可以發千兵，下可以陳

十卷九 三百五十五

士充

鐘鼓諸侯聞君者亦曰奚以敬臺奚以敬民所敬各異也於是平公乃罷臺

趙簡子舉兵而攻齊令軍中有敢諫者罪至死被甲之士名曰公盧望見簡子大笑簡子曰子何笑對曰臣有夙笑簡子曰有以解之則可無以解之則死對曰當桑之時臣隣家夫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往追之不能得還反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曠也簡子曰今吾伐國失國是吾曠也於是罷師而歸

景公爲臺臺成又欲爲鐘晏子諫曰君不勝欲爲臺今復欲爲鐘是重斂於民民之哀矣夫斂民之哀而以爲樂不祥景公乃止

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爲君數之令知其罪而殺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而臨之曰汝爲吾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而罪又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人聞於四隣諸侯汝罪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景公好弋使燭雛主鳥而亡之景公怒而欲殺之晏

子曰燭雛有罪請數之以其罪乃殺之景公曰可於是乃召燭雛數之景公前曰汝爲吾君主鳥而亡之是一罪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二罪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三罪也數燭雛罪已畢請殺之景公曰止勿殺而謝之

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則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慚而不朝晏子睹齋敖而問曰君何故不朝對曰昔者君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出正閨則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

公慚而反不果出是以不朝晏子入見公曰昔者寡人有罪被髮乘六馬以出正閨則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寡人以天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今見戮於則跪以辱社稷吾猶可以齊於諸侯乎晏子對曰君無惡焉馬臣聞之下無直辭上無隱君民多諱言君有驕行古者明君在上下有直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今君有失行而則跪有直辭是君之福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晏子曰可於是令則跪位資

無正時朝無事

景公飲酒移於晏子家前驅報間曰君至晏子被立  
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故乎君  
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  
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  
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報間曰君至司  
馬穰苴介冑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  
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  
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

時至聲故闕

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報間  
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竿行歌而至公曰樂哉  
今夕吾飲酒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  
者何以樂吾身賢聖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  
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吳以伍子胥孫武之  
謀西破強楚北威齊晉南伐越越王勾踐迎擊之敗  
吳於姑蘇傷闔廬指軍却闔廬謂太子夫差曰爾忘  
勾踐殺而父乎夫差對曰不敢是夕闔廬死夫差既  
立爲王以伯嚭爲太宰習戰射三年伐越敗於夫湫

越王勾踐乃以兵五千人一作人棲於會稽山上使大

夫種厚幣遣吳太宰嚭以請和委國爲臣妾吳王將

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爲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

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吳王

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子

胥諫曰不可勾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能用人此

人不死必爲吳患今越腹心之疾齊猶疥癬耳而王

不先越乃務伐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

師於艾陵遂與鄒魯之君會以歸益踈子胥之言其

後四年吳將復北伐齊越王勾踐用子貢之謀乃率

其衆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

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爲言於吳王王信用嚭之

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疾今信其游辭僞詐而

貪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盤庚曰古人有顛越不恭

是商所以興也願王釋齊而先越不然將悔之無及

也已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謂其子曰吾諫王

王不我用吾今見吳之滅矣女與吳俱亡無爲也乃

屬其子於齊鮑氏而歸報吳王太宰嚭既與子胥有

隙因讒曰子胥爲人剛暴少思其怨望猜賊爲禍也  
深恨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爲不可王卒伐之而有  
大功子胥計謀不用乃反怨望今王又復伐齊子胥  
專懷強諫沮毀用事微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  
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  
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臣使人微伺  
之其使齊也乃屬其子於鮑氏夫人臣內不得意外  
交諸侯自以先王謀臣今不用常怏怏願王早圖之  
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子胥屬鏹之  
劔曰子以此死子胥曰嗟乎讒臣宰嚭爲亂王顧反  
誅我我令若父霸又若立時諸子弟爭立我以死爭  
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旣立欲分吳國與我我顧不  
敢當然若之何聽讒臣殺長者乃告舍人曰必樹吾  
墓上以梓令可以爲噐而抉吾眼著之吳東門以觀  
越寇之滅吳也乃自刺殺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  
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乃爲立祠於江  
上因名曰胥山後十餘年越襲吳吳王還與戰不勝  
使大夫行成於越不許吳王將死曰吾以不用子胥

之言至於此。令死者無知則已。死者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子胥也。遂蒙絮覆面而自刎。

齊景公有臣曰諸御鞅。諫簡公曰。田常與宰予。此二人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相攻雖叛而危之不可。願君去一人。簡公曰。非細人之所敢議也。居無幾何。田常果攻宰予於庭。賊簡公於朝。簡公喟焉太息曰。余不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故忠臣之言不可不察也。

苑九

魯襄公朝荆。至淮。聞荆康王卒。公欲還。叔仲昭伯曰。

昭

昭

君之來也。爲其威也。今其王死。其威未去。何爲還。大夫皆欲還。子服景伯曰。子之來也。爲國家之利也。故不憚勤勞。不遠道塗。而聽於荆也。畏其威也。夫義人者。固將慶其喜而弔其憂。况畏而聘焉者乎。聞畏而往。聞喪而還。其誰曰非侮也。芊姓是嗣。王太子又長矣。執政未易事。君任政求說其侮。以定嗣君而示後人。其讐滋大。以戰小國。其誰能止之。若從君而致患。不若違君以避難。且君子計而後行。二三子其計乎。有御楚之術。有守國之備。則可。若未有也。不如行。乃



遂行、

孝景皇帝時、吳王濞反、梁孝王中郎枚乘字叔聞之、  
爲書諫王、其辭曰、君王之外臣乘、竊聞得全者全昌、  
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  
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地方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  
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  
也。忠臣不敢避誅以直諫。故事無廢業而功流於萬  
世也。臣誠願披腹心而効愚忠。恐大王不能用之。臣  
誠願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之言、夫以一

范九

六五

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  
之淵。雖甚愚之人。且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而重  
驚之。係方絕而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  
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誠能用臣乘言。一  
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如重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  
易於反掌。安於太山。今欲極天命之壽。弊無窮之樂。  
保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以居太山之安。乃欲乘  
重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  
畏其影而惡其迹者。却背而走無益也。不知就陰而

止影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冷。令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小。而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所止乃百步之中耳。比於臣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從來哉。泰山之溜穿石。引繩久之。乃以挈木。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也。而漸靡使之然。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於蘖。可引而絕。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礧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長。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修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行惡爲非。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誠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王不易之道也。吳王不聽。卒死丹徒。

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泠之淵。化爲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泠之

淵化爲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

孝

孔子曰：良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故武王諤諤而昌，紂嘿嘿而亡。君無諤諤之臣，父無諤諤之子，兄無諤諤之弟，夫無諤諤之婦，士無諤諤之友。其亡可立而待。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婦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故無亡國，破家，悖父，亂子，放兄，棄弟，狂夫，淫婦，絕交，敗友。

晏子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朝居嚴。則曷害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謂之喑；上無聞，則謂之聾。聾喑則非害治國家如何也。且合菽粟之微，以滿倉廩，合䟽縷之緯，以成幃幕。太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也。夫治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惡有距而不入者哉。

說苑卷第九

說苑卷第十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敬慎

存亡禍福。其要在身。聖人重誠。敬慎所忽。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能慎其獨也。諺曰。誠無垢。思無辱。夫不誠不思。而以存身全國者。亦難矣。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

昔成王封周公。周公辭不受。乃封周公子伯禽於魯。將辭去。周公戒之曰。去矣。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我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

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嘗一沐而三握髮，一食而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之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也。夫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不謙者先天下亡其身；桀紂是也，可不慎乎？故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毀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是以衣成則缺衽，宮成則缺隅，屋成則加錯，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其戒之哉。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則喟然而歎。子夏避席而問曰：夫子何爲歎？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天之道成者未嘗得久也。夫學者以虛受之，故曰得。苟不知持滿，則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昔堯履天子

之位猶允恭以持之。虛靜以待下。故百載以逾盛。迄  
今而益章。昆吾自臧而滿意。窮高而不衰。故當時而  
虧敗。迄今而逾惡。是非損益之徵與。吾故曰謙也者。  
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豐明而動。故能大。苟大則虧  
矣。吾戒之。故曰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日中則  
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以聖人不敢當  
盛。升輿而遇三人則下。二人則軾。調其盈虛。故能長  
久也。子夏曰善。請終身誦之。

孔子觀於周廟。而有欹器焉。孔子問守廟者曰。此爲  
何器。對曰。蓋爲右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右坐之器。滿  
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  
水而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然嘆曰。嗚  
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  
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  
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  
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  
而不極。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損而益之。  
故損。自損而終故益。

常縱有疾。老子往問焉。曰：先生疾甚矣，無遺教，可以語諸弟子者乎？常縱曰：子雖不問，吾將語子。常縱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過故鄉而下車，非謂其不忘故耶？常縱曰：嘻，是已。常縱曰：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過喬木而趨，非謂敬老耶？常縱曰：嘻，是已。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常縱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耶？治之邪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耶？常縱曰：嘻，是已。天下之事已盡矣，無以復語子哉。

韓平子問於叔向曰：剛與柔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再墮而舌尚存。者老聃有言曰：天下之至柔，馳騁乎天下之至堅。又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剛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因此觀之，柔弱者生之徒也，剛強者死之徒也。夫生者毀而必復，死者破而愈亡。吾是以知柔之堅於剛也。平子曰：善哉！然則子之行何從？叔向曰：臣亦柔耳，何以剛為？平子曰：柔無乃脆乎？叔向曰：柔者紐而不折，廉而不缺，何為脆也？天之道微者勝，是以兩軍相加而柔者克之，兩仇

爭利而弱者得焉。易曰：天道虧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夫懷謙不足之柔弱而四道者助之，則安往而不得其志乎？平子曰：善。

桓公曰：金剛則折，革剛則裂，人君剛則國家滅，人臣剛則交友絕。夫剛則不和，不和則不可用，是故四馬不和，取道不長；父子不和，其世破亡；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家室大凶。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由不剛也。

老子曰：得其所利，必慮其所害；樂其所成，必顧其所敗。人爲善者，天報以福；人爲不善者，天報以禍也。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戒之慎之，君子不務何以備之，夫上知天則不失時，下知地則不失財。日夜慎之，則無災害。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爲卑，而層巢其巔；魚鱉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



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單快曰。國有五寒。而冰凍不與焉。一曰政外。二曰女

厲。三曰謀泄。四曰不敬。卿士而國家敗。五曰不能治內而務外。此五者一見。雖祠無福。除禍必得。致福則

貸。

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已而已。天災地妖。亦不能殺也。昔者殷王帝辛之時。爵生鳥於城之隅。工人占之。

苑

曰。凡小以生。巨國家必社。王名必倍。帝辛喜爵之德。

不治國家。亢暴無極。外寇乃至。遂亡殷國。此逆天之

時。詭福反爲禍。至殷王武丁之時。先王道缺。刑法弛。

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工人占之曰。桑穀者野

物也。野物生於朝。意朝亡乎。武丁恐駭。側身修行。思

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道。三

年之後。遠方之君。重譯而朝者。六國。此迎天時。得禍

反爲福也。故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

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

示史

也。至治之極。禍反爲福。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

石讐曰。春秋有忽然而足以亡者。國君不可以不慎也。妃妾不一。足以亡。公族不親。足以亡。大臣不任。足以亡。國爵不用。足以亡。親佞近讒。足以亡。舉百事不時。足以亡。使民不節。足以亡。刑罰不中。足以亡。內失衆心。足以亡。外媢大國。足以亡。

夫福生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齊頃公是也。齊頃公桓公之子孫也。地廣民衆。兵強國富。又得霸者之餘尊。驕蹇怠傲。未嘗肯出會同諸侯。乃興師伐魯。反敗衛師于新築。輕小媢大之行。甚俄而晉魯往聘。以使者戲。二國怒。歸求黨與助。得衛及曹。四國相輔。期戰於鞍。大敗齊師。獲齊頃公。斬逢丑父。於是懼然大恐。賴逢丑父之欺。奔逃得歸。弔死問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外金石絲竹之聲。遠婦女之色。出會與盟。卑下諸侯。國家內得行義。聲問震乎諸侯。所亡之地弗求。而自爲來尊寵。不武而得之。可謂能誦免變化。以致之。故福生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此得失之効也。

大功之効在於用賢積道。浸章浸明衰滅之過在於得意而怠。浸蹇浸亡。晉文公是其効也。晉文公出亡修道不休。得至于饗國。饗國之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強楚主會。諸侯背畔。天子失道。出居于鄭。文公於是憫中國之微。任咎犯先軫。陽處父。畜愛百姓。厲養戎士。四年政治。內定。則舉兵而伐衛。執曹伯。還敗強楚。威震天下。明王法。率諸侯而朝天子。莫敢不聽。天下曠然。平定周室。尊顯。故曰大功之効在於用賢積道。浸章浸明。文公於是霸功立。期至意得。湯武

之心作而忘其衆。一年三用師。且弗休息。遂進而圍許。兵亟弊。不能服罷諸侯而歸。自此而怠。政事爲狄泉之盟。不親至。信衰義誼缺。如羅不補。威武詘折。不信則諸侯不朝。鄭遂叛。夷狄內侵。衛遷于商。止。故曰衰滅之過在於得意而怠。浸蹇浸亡。

田子方侍魏文侯坐。太子擊趨而入。見賓客羣群臣皆起。田子方獨不起。文侯有不說之色。太子亦然。田子方稱曰。爲子起歟。無如禮何。不爲子起歟。無如罪何。請爲子誦楚恭王之爲太子也。將出之雲夢。遇大夫

范十

工尹、工尹遂趨避家人之門中。太子下車從之。家人之門中曰：子大夫何為其若是？吾聞之，敬其父者不兼其子。兼其子者不祥，莫大焉。子大夫何為其若是？工尹曰：向吾望見子之面，今而後記子之心，審如此。汝將何之？文侯曰：善。太子擊前，誦恭王之言，誦三遍而請習之。

子贛之承承或在塗，見道側巾弊布擁蒙而衣衰衰，其名曰丹綽。子贛問焉曰：此至承幾何？嘿然不對。子贛曰：人問乎已而不應何也？屏其擁蒙而言曰：望而黷人

者仁乎？覩而不識者智乎？輕侮人者義乎？子贛下車曰：賜不仁過聞三言，可復聞乎？曰：是足於子矣。吾不告子，於是子贛三偶參則式軾五偶則下。

孫叔敖為楚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麤衣冠白冠，後來弔。孫叔敖正衣冠而出見之，謂老父曰：楚王不知臣不肖，使臣受吏民之垢，人盡來賀子，獨後來弔，豈有說乎？父曰：有說。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孫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

九范

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敢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

范十

魏安釐王十一年，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秦孰強？對曰：不如秦強。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芒卯孰賢？對曰：不如孟嘗芒卯之賢。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率強韓魏以攻秦，猶無柰寡人何也。今以無能如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柰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然。申旗伏瑟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當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范中行氏，又率韓魏之兵

下調

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不滿者三板。智伯行水，魏宣子御，韓康子爲驂，智伯曰：吾始不知水可以亡人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肘，韓康子履，魏宣子之足，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身死國亡，爲天下笑。今秦雖強，不過智氏。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願王之必勿易也。於是秦王恐。

魏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曰：先生將去冉之山東矣。

獨無一言以教冉乎。魏公子牟曰：微君言之，牟幾忘語君。君知夫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乎？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乎？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至乎？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乎？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乎？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乎？穰侯曰：善敬受明教。

高上尊賢，無以驕人；聰明聖智，無以窮人；資給疾速，無以先人；剛毅勇猛，無以勝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智必質，然後辯之；雖能必讓，然後爲之。故士雖聰明，聖智自守以愚，功被天下，自守以讓，勇力距世，自守以怯，富有天下，自守以廉，此所謂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者也。

齊桓公爲大臣具酒，期以日中，管仲後至，桓公舉觴以飲之，管仲半棄酒，桓公曰：期而後至，飲而棄酒於禮可乎？管仲對曰：臣聞酒入舌出，舌出者言失，言失者身棄，臣計棄身不如棄酒。桓公笑曰：仲父起就坐。楚恭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穀陽持酒而進之，子反曰：退酒也。穀陽曰：非酒也。子反又曰：退酒也。穀陽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

之醉而寢。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於是恭王駕往入幄，聞酒臭，曰：今日之戰，所恃者司馬。司馬至，醉如此，是亡吾國而不恤吾衆也。吾無以復戰矣。於是乃誅子反，以爲戮。還師，夫穀陽之進酒也，非以妬子反，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小利大利之殘也。好戰之臣不可不察也。羞小恥以構大怨，貪小利以亡大衆，春秋有其戒。晉先軫是也。先軫欲要功獲名，則以秦不假道之故，請要秦師。襄公曰：不可。夫秦伯與吾先君有結，先君一日薨而與師擊之，是孤之負吾先君，敗隣國之交而失孝子之行也。先軫曰：先君薨而不弔，贈是無哀，吾喪也。興師徑吾地而不假道，是弱吾孤也。且柩畢尚薄屋，無哀吾喪也。興師卜曰：大國師將至，請擊之，則聽。先軫興兵要之，殺擊之，匹馬隻輪無脫者。大結怨構禍於秦，接刃流血，伏尸暴骸，糜爛國家，十有餘年。卒喪其師衆，禍及大夫，憂累後世，故好戰之臣不可不察也。

魯哀公問孔子曰：予聞忘之甚者，從而忘其妻，有諸？

乎。孔子對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忘其身。哀公曰。可得聞與。對曰。昔夏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不修禹之道。毀壞辟法。裂絕世祀。荒淫于樂。沈酗于酒。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止。湯誅桀。左師觸龍者。身死四支不同。堊而居。此忘其身者也。哀公愀然變色曰善。

孔子之周。觀於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

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人。熒熒不滅。滅滅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縣縣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慎之。禍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怨主人。民害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此。衆人惑惑我。獨不從。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人莫害我。夫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



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顧謂弟子曰。記之。此言雖鄙而中事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遇禍哉。

魯哀侯棄國而走齊。齊侯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魯哀侯曰。臣始爲太子之時。人多諫臣。臣受而不用也。人多愛臣。臣愛而不近也。是則內無聞而外無輔也。是猶秋蓬。惡於根本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也。矣。

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曰。驅之。驅之。之前有異人音。少進見之。丘吾子也。擁鑣帶索而哭。孔子辟車而下。問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也。丘吾子對曰。吾有三失。孔子曰。願聞三失。丘吾子曰。吾少好學問。周遍天下。還後吾親亡。一失也。事君奢驕。諫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三失也。樹欲靜乎。風不定。子欲養吾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得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則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記之。此足以爲戒也。於是弟子歸養親者十三人。孔子論詩。至於正月之六章。懼然曰。不逢時之君子。

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危身。世不與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孽也。是以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故賢者不遇時，常恐不終焉。詩曰：謂天盖高，不敢不踴，謂地蓋厚，不敢不踏。此之謂也。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大爵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爵者不得，大爵從黃口者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慎所從，不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

修身正行，不可以不慎。嗜欲使行虧，讒諛亂正心，衆

口使意回，憂患生於所忽。禍起於細微，汗辱難前灑。敗事不可後追，不深念遠慮，後悔當幾何？夫微幸者，伐性之斧也。嗜欲者，逐禍之馬也。謾諛者，窮辱之舍也。取虐於人者，趨禍之路也。故曰：去微幸，務忠信，節嗜欲，無取虐於人，則稱爲君子。名聲常存，怨生於不報。禍生於多福，安危存於自處。不困在於蚤豫，存亡在於得人。慎終如始，乃能長久。能行此五者，可以全身。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謂要道也。

顏回將西遊，問於孔子曰：何以爲身？孔子曰：恭敬忠

信可以爲身。恭則免於衆。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與人所恃必免於患矣。可以臨國家。何況於身乎。故不比數而比疎。不亦遠乎。不脩中而脩外。不亦反乎。不先慮事。臨難乃謀。不亦晚乎。

凡司其身。必慎五本。一曰柔以仁。二曰誠以信。三曰富而貴。毋敢以驕人。四曰恭以敬。五曰寬以靜。思此五者。則無凶命。用能治敬以助天時。凶命不至而禍不來。敬人者非敬人也。自敬也。貴人者非貴人也。自

貴也。昔者吾嘗見天雨金石與血。吾嘗見四月十日並出。有與天滑。吾嘗見高山之崩。深谷之窒。大都王宮之破。大國之滅。吾嘗見高山之爲裂。深淵之沙竭。貴人之車裂。吾嘗見稠林之無木。平原爲谿谷。君子爲御僕。吾嘗見江河乾爲坑。正冬采榆葉。仲夏雨雪霜。千乘之君。萬乘之主。死而不葬。是故君子敬以成其名。小人敬以除其刑。奈何無戒而不慎。五本哉。魯有恭士。名曰机汜。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陰。夏日行陽。市次不敢不行。參行必隨。坐必危。一食之。

間三起不羞見衣裘褐之士則爲之禮魯君問曰机  
子年甚長矣不可釋恭乎机汜對曰君子好恭以成  
其名小人學恭以除其刑對君之坐豈不安哉尚有  
差跌一食之上豈不美哉尚有哽噎今若汜所謂幸  
者也固未能自必鴻鵠飛冲天豈不高哉鰲繳尚得  
而加之虎豹爲猛人尚食其肉席其皮譽人者少惡  
人者多行年七十常恐斧質之加於汜者何釋恭爲  
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何也  
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鷂下畏網羅夫  
人爲善者少爲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  
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回是以恭敬待大命子路稽  
首曰君子哉

說苑卷第十

說苑卷十一

第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善說

孫卿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強以持之。譬稱以諭之。分別以明之。歡忻憤滿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傳曰。唯君子爲能貴其所貴也。詩云。無易由言。無曰苟矣。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說之不行。言之不從者。其辯之不明也。旣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旣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

所善也。辯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於人之心。如此而說不行者。天下未嘗聞也。此之謂善說。子貢曰。出言陳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詩云。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夫辭者。人之所以自通也。主父偃曰。人而無辭。安所用之。昔子產修其辭。而趙武致其敬。王孫滿明其言。而楚莊以慙。蘇秦行其說。而六國以安。蒯通陳其說。而身得以全。夫辭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國全性者也。故辭不可不修。而說不可不善。

趙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自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與王地。則王柰何。故不若與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強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柰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

苑上

吳人入荆。召陳懷公。懷公召國人曰。欲與荆者左。欲與吳者右。逢滑當公而進曰。吳未有福。荆未有禍。公

曰國勝君出非禍而奚對曰小國有是猶復而况大國乎楚雖無德亦不斬艾其民吳日弊兵暴骨如莽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荆也禍之適吳何日之有陳侯從之

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強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驅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

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王王曰父老苦矣謂左右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閭丘先生不拜王曰父老以為少耶謂左右復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閭丘先生又不拜王曰拜者去不拜者前曰寡人今日來觀父老幸而勞之故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先生獨不拜寡人自以為少故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先生又獨不拜寡人得無有過乎閭丘先生對曰惟聞大王來遊所以為勞大王望

得壽於大王。望得富於大王。望得貴於大王。王曰：夫殺生有時，非寡人所得與也。無以壽先生。倉廩雖實，以備菑害。無以富先生。大官無缺，小官卑賤。無以貴先生。問正先生對曰：此非人臣所敢望也。願大王選良富家子，有修行者，以爲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少可以得壽焉。春秋冬夏，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如是，臣可少得以富焉。願大王出令，令少者敬長，長者敬老。如是，臣可少得以貴焉。今大王幸賜臣田，不租，然則倉廩將虛也。賜臣無徭役，然則官府無使焉。此固非

人臣之所敢望也。齊王曰：善。願請先生爲相。

孝武皇帝時，汾陰得寶鼎，而獻之於甘泉宮。群臣賀

上壽曰：陛下得周鼎，侍中虞正壽王獨曰：非周鼎上

聞之，召而問曰：朕得周鼎，群臣皆以爲周鼎，而壽王

獨以爲非何也？壽王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對曰：臣壽

王安敢無說。臣聞夫周德始產于后稷，長於公劉，大

於太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洞天，下漏泉，無

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爲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

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陛下之



身逾盛。天瑞並至。徵祥畢見。昔始皇帝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昭有德。寶鼎自至此。天之所以予漢。乃漢鼎非周鼎也。上曰善。群臣皆稱萬歲。是日賜虞丘正壽王黃金十斤。

晉獻公之時。東郭民有祖朝者。上書獻公曰。草茅臣東郭氏民祖朝。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使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祖朝對曰。大王獨不聞古之將曰桓司馬者。朝朝其君。舉而晏。御呼車。驂亦呼車。御肘其驂曰。予何越云爲乎。何爲籍呼

說苑十一

車。驂謂其御曰。當呼者呼。乃吾事也。子當御。正子之轡。銜耳。子今不正轡銜。使馬卒然驚。妄妄轉轅道中。行人必逢大敵。下車免劔。涉血履肝者。固吾事也。子寧能辟子之轡。下佐我乎。其禍亦及吾身。與有深憂。吾安得無呼車哉。今大王曰。食肉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設使食肉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之藿食者。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與其禍亦及臣之身。臣與有其憂深。臣安得無與國家之計乎。獻公召而見之。三日與語。無復憂者。乃立以爲師也。

五住

客謂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譬。則不能言矣。王曰諾。明日見謂。惠子曰。願先王言事。則直言耳。無譬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而不知彈者。曰。彈之狀何若。應曰。彈之狀如彈。則諭乎。王曰。未諭也。於是更應曰。彈之狀如弓。而以竹為弦。則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說者。固以其所知。論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無譬。則不可矣。王曰。善。

孟嘗君寄客於齊王。三年而不見用。故客反謂孟嘗君曰。君之寄臣也。三年而不見用。不知臣之罪也。君

之過也。孟嘗君曰。寡人聞之。縷因針而入。不因針而

急。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親。夫子之材。必薄矣。尚

何怨乎寡人哉。客曰。不然。臣聞周氏之譽。韓氏之盧。

天下疾狗也。見鬼而指屬。則無失鬼矣。望見而放狗

也。則累世不能得鬼矣。狗非不能屬之者。罪也。孟嘗

君曰。不然。昔華舟杞梁戰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

隅為之崩。城為之隳。君子誠能刑於內。則物應於外

矣。夫土壤且可為思。况有食穀之君乎。客曰。不然。臣

見鷦鷯巢於葦苕。著之髮毛。建之女工不能為也。可

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若折卵破子。死者何也。其所託者使然也。丘夫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燻也。臣未嘗見稷狐見攻。社鼠見燻也。何則。所託者然也。於是孟嘗君復屬之齊。齊王使爲相。

陳子說梁王。梁王說而疑之。曰。子何爲去陳侯之國而敘小國之孤於此乎。陳子曰。夫善亦有道。而遇亦有時。昔傳說衣褐帶劍而築於稅傳之城。武丁夕夢旦得之。時王也。寧戚飯牛康衢而歌。顧見桓公得之。時霸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爲秦人虜。穆

公得之。時強也。論若三子之行。未得爲孔子駿徒也。今孔子經營天下。南有陳蔡之阨。而北干景公。三坐而五立。未嘗離也。孔子之時不行。而景公之時怠也。以孔子之聖。不能以時。說之怠亦獨能如之何乎。

林旣衣韋衣而朝。齊景公。齊景公曰。此君子之服也。小人之服也。林旣逡巡而作色曰。夫服事何足以端士行乎。昔者荆爲長劍危冠。令尹子西出焉。齊短衣而遂僕之冠。管仲隰朋出焉。越文身鬻髮。范蠡大夫種出焉。西戎左衽而椎結。由余亦出焉。卽如君言衣

狗裘者當犬吠。羊裘者當羊鳴。且君衣狐裘而朝，意者得無爲變乎？景公曰：子真爲勇悍矣。今未嘗見子之奇辯也。一隣之鬪也，千乘之勝也。林旣曰：不知君之所謂者何也。夫登高臨危而目不眴，而足不陵者，此工匠之勇悍也。入深淵，刺蛟龍，抱鼉鼉而出者，此漁夫之勇悍也。入深山，刺虎豹，抱熊羆而出者，此獵夫之勇悍也。不難斷頭裂腹，暴骨流血，中野者，此武夫之勇悍也。今臣居廣廷，作色端辯，以犯主君之怒，前雖有乘軒之賞，未爲之動也。後雖有斧質之威，未爲之恐也。此旣之所以爲勇悍也。

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不嚼者，浮以大白。文侯飲而不盡，嚼。公乘不仁舉白浮君。君視而不應，侍者曰：不仁退。君已醉矣。公乘不仁曰：周書曰：前車覆，後車戒。蓋言其危。爲人臣者不易爲君，亦不易。今君已設令，令不行，可乎？君曰：善。舉白而飲。飲畢曰：以公乘不仁爲上客。

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劔，履縞舄，立于遊水之上。大夫擁鍾，鍾縣令執將號令，呼誰能渡王者於

說苑十一

是也。楚大夫莊辛過而說之，遂造託而拜謁。起立曰：臣願把君之手，其可乎？襄成君忿作色，而不言。莊辛遷延盥手而稱曰：君獨不聞夫鄂君子皙之汎舟於新波之中也。乘青翰之舟，極蒲芑，張翠蓋而檢犀尾。班麗桂社，會鐘鼓之音。畢榜柁，越人擁楫而歌。歌辭曰：濫兮，汙草濫予。昌枒，澤予。昌州，饑州。焉乎，秦胥胥。綬予乎，昭澶。秦踰，滌悝。隨河湖，鄂君子皙曰：吾不知越歌。子試為我楚說之。於是乃召越譯，乃楚說之。曰：今夕何夕，兮舉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

九歌

說苑十一

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耻。心幾頑而不絕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子皙乃檣脩袂，行而擁之。舉繡被而覆之。鄂君子皙親楚王母弟也，官為令尹，爵為執珪。一榜柁，越人猶得交歡盡意焉。令尹何以踰於鄂君子皙，臣獨何以不若榜柁之人，願把君之手，其不可何也。襄成君乃奉手而進之曰：吾少之時，亦嘗以色稱於長者矣。未嘗遇僂如此之卒也。自今以後，願以壯少之禮，謹受命。雍門子周以琴見乎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

高

能令文悲乎。雍門子周曰：臣何獨能令足下悲哉？臣之所能令悲者，有先貴而後賤，先富而後貧者，也不若身材高妙，適遭暴亂，無道之士，妄加不道之理焉。不若處勢隱絕，不及四隣，**加**厭襲於窮巷，無所告愬，不若交歡相愛，無怨而任離，遠赴絕國，無復相見之時，不若少失二弟，兄弟別離，家室不足，憂感盈匈，當是之時也，固不可以聞飛鳥疾風之聲，窮窮焉，固無樂已，凡若是者，臣一為之微膠，援琴而長太息，則流涕沾衿矣。今若足下千乘之君也，居則廣廈邃

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侏儒處前，迭進而諂，燕則鬪象棋而舞鄭女，激楚之功，風綵色以淫目，流聲以娛耳，水遊則連方舟，賦羽旗，鼓吹乎不測之淵，野遊則馳騁弋獵乎平原，廣囿格猛獸，人則撞鐘擊鼓乎深宮之中，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忘死與生，雖有善鼓琴者，固未能令足下悲也。孟嘗君曰：否否，文固以為不然，雍門子周曰：然臣之所為足下悲者，事也。夫聲敵帝而圖秦者，君之連五國之約，南面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則橫，從成則楚

王橫成則秦帝。楚王秦帝必報讐於薛矣。夫以秦楚之強而報讐於弱薛。譬之猶摩蕭斧而伐朝菌也。必不畱行矣。天下有識之士無不爲足下寒心酸鼻者。千秋萬歲之後。廟堂必不血食矣。高臺旣以壞。曲池旣以漸。墳墓旣以下而青廷矣。嬰兒豎子樵採薪蕘者。躅躅其足而歌其上。衆人見之無不愀焉。爲足下悲之。曰。夫以孟嘗君尊貴。乃可使若此乎。於是孟嘗君泣然泣涕承睫而未殞。雍門子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徵揮羽角。切終而成曲。孟嘗君涕浪汗增欲。

而就之曰。先生之鼓琴。令文若破國忘邑之人也。

蘧伯玉使至楚。逢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接草而待。

曰。敢問上客將何之。蘧伯玉爲之軾車。公子皙曰。吾

聞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

者固可得而託耶。蘧伯玉曰。謹受命。蘧伯玉見楚王。

使事畢。坐談語從容。言至於士。楚王曰。何國最多士。

蘧伯玉曰。楚最多士。楚王大說。蘧伯玉曰。楚最多士

而楚不能用。王造然曰。是何言也。蘧伯玉曰。伍子胥

生於楚。逃之吳。吳受而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

范士

士狀

無以字

伍子胥生於楚，吳善用之，釁蚩黃生於楚，走之晉，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民不妄得，城郭不閉，國無盜賊，蚩黃生於楚而晉善用之，今者臣之來逢，公子皙濮水之上，辭言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以三言者固可得而託身耶？又不知公子皙將何治也。於是楚王發使一駟，副使二乘，追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還重於楚，遠伯玉之力也。故詩曰：誰能烹魚，漑之釜鬻，孰將西歸，懷之好音，此之謂也。物之相得，固微甚矣。

范士

叔向之弟羊舌虎，善樂，逢逢有罪於晉，晉誅羊舌虎，叔向為之奴，既而祁奚曰：吾聞小人得位，不爭不義，君子所憂，不救不祥，乃往見范桓子而說之，曰：聞善為國者，賞不過刑，不濫，賞過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君子與不幸而過，寧過而賞，淫人無過而刑，君子故堯之刑也，殛鯀於羽山而用禹，周之刑也，僂管蔡而相周公，不濫刑也，桓子乃命吏出叔向，救人之患者，行危苦而不避，煩辱猶不能免，今祁奚論先王之德而叔向得免焉，學豈可已哉。

主耿



張祿掌門見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  
爲之有道君亦知之乎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則是  
修也倉庾盈而不虛則是富也爲之奈何奈何其說可得  
聞乎張祿曰願君貴則舉賢富則振貧若是則衣新  
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矣孟嘗君以其言爲然說其  
意辯其辭明日使人奉黃金百斤文織百純進之張  
先生先生辭而不受後先生復見孟嘗君孟嘗君曰  
前先生幸教文曰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爲之  
有說汝亦知之乎文竊說教故使人奉黃金百斤文

說充

織百純進之先生以補門內之不贍者先生曷爲辭  
而不受乎張祿曰君將掘君之偶錢發君之庾粟以  
補士則衣弊履穿而不贍耳何暇衣新而不舊倉庾  
盈而不虛乎孟嘗君曰然則爲之奈何奈何張祿曰夫秦  
者四塞國也遊宦者不得入焉願君爲吾爲丈尺之  
書寄我與秦王我往而遇乎固君之人也往而不遇  
乎雖人求間謀固不遇臣矣孟嘗君曰敬聞命矣因  
爲之書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謂秦王曰自祿之來入  
大王之境田疇益辟吏民益治然而大王有一不得

十四  
耿

者大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曰夫山東有相所謂孟嘗君者其人賢人天下無急則已。有急則能收天下英又雄俊之士。與之合交連友者。疑獨此耳。然則大王胡不爲我友之乎。秦王曰敬受命奉千金以遺孟嘗君。孟嘗君輟食察之而寤曰。此張生之所謂衣新而不舊。倉廩盈而不虛者也。

莊周貧者往貸粟於魏文侯曰。待吾邑粟之來而獻之。周曰。乃今者周之來。見道傍牛蹄中有鮒魚焉。太息謂周曰。我尚可活也。周曰。須我爲汝南見楚王決

苑上

江淮以漑汝。鮒魚曰。今吾命在盆甕之中耳。乃爲我見楚王決江淮以漑我。汝則求我枯魚之肆矣。今周以貧故來貸粟而曰。須我邑粟來也。而賜臣卽來。亦求臣傭肆矣。文侯於是乃發粟百鍾。送之莊周之室。晉平公問叔向曰。歲饑民疫。翟人攻我。我將若何。對曰。歲饑來年而反矣。疾疫將止矣。翟人不足患也。公曰。患有大於此者乎。對曰。夫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左右顧寵於小官。而君不知。此誠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令國中曰。欲有諫者。爲隱

左右言及國吏罪。

趙簡子攻陶，有二人先登，死於城上。簡子欲得之，陶君不與。承益疽謂陶君曰：「簡子將掘君之墓，以與君之百姓。市曰：踰邑梯城者將舍之，不者將掘其墓。朽者揚其灰。未朽者辜其尸。」陶君懼，請効二人之尸以爲和。

苑十一

子貢見太宰嚭，太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嚭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一累壤增大山，不益其高，且爲不知。」太宰嚭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獨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

趙簡子問子貢曰：「孔子爲人何如？」子貢對曰：「賜不能識也。」簡子不悅曰：「夫子事孔子數十年，終業而去之，寡人問子，子曰不能識，何也？」子貢曰：「賜譬渴者之飲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猶江海也。賜則奚足以識之。」簡子曰：「善哉！子貢之言也。」

齊景公謂子貢曰子誰師曰臣師仲尼公曰仲尼賢乎對曰賢公曰其賢何若對曰不知也公曰子知其賢而不知其奚若可乎對曰今謂天高無少長愚智皆知高高幾何皆曰不知也是以知仲尼之賢而不知其奚若

說苑十一

趙襄子謂仲尼曰先生委質以見人主七十君矣而無所通不識世無剛君乎意先生之道固不通乎仲尼不對異日襄子見子路曰嘗問先生以道先生不對知而不對則隱也隱隱則安得為仁若信不知安得為聖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而撞之以挺豈能發其聲乎哉君問先生無乃猶以挺撞乎

衛將軍孫工撞乎下

衛將軍文子問子貢曰季文子三窮而三通何也子貢曰其窮事賢其通舉窮其富分貧其貴禮賤窮以事賢則不侮通而舉窮則忠於朋友富而分貧則宗族親之貴而禮賤則百姓戴之其得之固道也失之命也曰失而不得者何也曰其窮不事賢其通不舉窮其富不分貧其貴不禮賤其得之命也其失之固道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子路曰。昔者管子說襄公。襄公不說。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無能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中。無慙色。是無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是無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說。管子非不辯也。襄公不知說也。欲立子糾而不能。非無能也。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非不慈也。知命也。桎梏居檻車而無慙色。非無愧也。自裁也。事所射之君。非不貞也。知權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非無仁也。召忽者。人臣之材也。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天下。夫何為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為溝中之瘠。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為死之哉。由汝不知也。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咎犯與趙衰孰賢。對曰。陽處父欲臣文公。因咎犯三年不達。因趙衰三日而達。智不知其士衆。不智也。知而不言。不忠也。欲言之而不敢。無勇也。言之而不聽。不賢也。

趙簡子問於成搏曰、吾聞夫羊殖者、賢大夫也、是行奚然、對曰、臣搏不知也、簡子曰、吾聞之子與友、親子而不知何也、搏曰、其爲人也、數變、其十五年也、庶以不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義、其三十也、爲晉中軍尉、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爲邊城將、遠者復親、今臣不見五年矣、恐其變、是以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也、每變益上矣、

說苑十二

十九

說苑卷十一終

十月初十日校畢 履實

說苑卷十二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上  
奉使

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無遂事、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既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四者各止其科、不轉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生常經也、專之可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而不反者、謂出使道聞君親之喪也、公子子結擅生事、春

說苑十二

十九

秋不非以爲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譏之。以爲僖公無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傳曰：詩無通故，易無通吉。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

趙王遣使者之楚，方鼓瑟而遣之，誠之曰：必如吾言。使者曰：王之鼓瑟，未嘗悲若此也。王曰：宮商固方調矣。使者曰：調則何不書其柱耶？王曰：天有燥濕，絃有緩急。宮商移徙不可知，是以不書。使者曰：明君之使人也，任之以事，不制以辭。遭吉則賀之，凶則吊之。今

楚趙相去千有餘里，吉凶憂患不可豫知，猶柱之不可書也。詩云：莘莘征夫，每懷靡及。

楚莊王舉兵伐宋，宋告急。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

子虎，往命宋母降道過鄭，鄭新與楚親，乃執解揚而

獻之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解

揚乃許。於是楚乘揚以樓車，令呼宋使降。遂倍楚約

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

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烹之。解揚曰：君能

十里

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受吾君命以出。雖死無二。  
王曰。汝之許我。已而倍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死以許。  
王。欲以成吾君命。臣不恨也。顧謂楚君曰。為人臣無  
忘盡忠而得死者。楚王諸第皆諫王救之。於是莊王  
卒赦解揚而歸之。晉爵之為上卿。故後世言霍虎。  
秦王以五百里地易鄢陵。鄢陵君辭而不受。使唐且  
謝秦王。秦王曰。秦破韓滅魏。鄢陵君獨以五十里地  
存者。吾豈畏其威哉。吾多其義耳。今寡人以十倍之  
地易之。鄢陵君辭而不受。是輕寡人也。唐且避席對

說苑十二

曰。非如此也。夫不以利害為趣者。鄢陵也。夫鄢陵君  
受地於先君而守之。雖復千里不得當。豈獨五百里  
哉。秦王忿然作色。怒曰。公亦曾見天子之怒乎。唐且  
曰。王臣未嘗見也。秦王曰。天子一怒。伏尸百萬。流血  
千里。唐且曰。大王亦嘗見夫布衣韋帶之士怒乎。秦  
王曰。布衣韋帶之士怒也。解冠徒跣以頭頓地耳。何  
難知者。唐且曰。此乃匹夫愚人之怒耳。非布衣韋帶  
之士怒也。夫專諸刺王僚。彗星襲月。奔星晝出。夏離  
刺王子慶忌。蒼隼擊於臺上。聶政刺韓王之季父。白



虹貫日。此三人皆夫布衣韋帶之士怒矣。與臣將四士含怒未發。搢厲於天下。無怒卽已。一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卽案七首起視秦王曰。今將是矣。秦王變色長跪曰。先生就坐。寡人喻矣。秦破韓滅魏。郢陵獨以五十里地存者。徒用先生之故耳。

齊攻魯。子貢見哀公。請求救於吳。吳公曰。奚先君寶之用。子貢曰。使吳責吾寶而與我師。是不可恃也。於是使周公之後不血食。且魯賦五百。邾賦三百。不識以

此益齊吳之利與非與。吳王懼。乃興師救魯。諸侯曰。齊伐周公之後而吳救之。遂朝於吳。

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舍人趙倉唐進稱曰。爲人子三年不聞父問。不可謂孝。爲人父三年不問子。不可謂慈。君何以遣人使大國乎。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倉唐曰。臣願奉使。侯何嗜好。太子曰。侯嗜晨鳧。好北犬。於是乃遣倉唐。縹北犬奉晨鳧獻於文侯。倉唐至上謁曰。孽子擊之使者不敢當大夫之朝請。以燕閒奉晨鳧敬獻庖厨。縹北犬

敬上涓人。文侯悅曰。擊愛我知吾所嗜。知吾所好。召倉唐而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文侯怵然爲之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於庭。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禮擬人必於其倫。諸侯無偶。無所擬之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其造。文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倉唐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自讀晨風曰。鳩

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復讀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於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勅倉唐以雞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爲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勅

子以鷄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乃置酒而稱曰：夫遠賢而近所愛，非社稷之長策也。乃出少子摯，封中山而復太子擊，故曰：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其君視其所使。趙倉唐一使，而文侯爲慈父，而擊爲孝子。太子乃稱詩曰：鳳凰于飛，噦噦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舍人之謂也。

說苑十二

楚莊王欲伐晉，使豚尹觀焉。反曰：不可伐也。其憂在上，其樂在下。且賢臣在焉。曰：沈駒，明年又使豚尹觀。反曰：可矣。初之賢人死矣，諂諛多在。君之廬者，其君好樂而無禮，其下危處以怨上，上下離心，與師伐之，其民必先反。莊王從之，果如其言矣。

梁王贅其群臣，而議其過。任座進諫曰：主君國廣，以大民堅而衆，國中無賢人辯士，奈何？王曰：寡人國小，以狹民弱，臣少，寡人獨治之，安所用賢人辯士乎？任座曰：不然。昔者齊無故起兵攻魯，魯君患之，召其相曰：爲之奈何？相對曰：夫柳下惠少好學，長而嘉智，主君試召使於齊，魯君曰：吾千乘主也，身自使於齊。

齊不聽。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也。使之又何益乎。相對曰。臣聞之。乞火大不得不望其炮矣。今使柳下惠於齊。縱不解於齊兵。終不愈益攻於魯矣。魯君乃曰。然乎。相即使人召柳下惠來。入門。祛衣不趨。魯君避席而立曰。寡人所謂饑而求黍稷。渴而穿井者。未嘗能以歡喜見子。今國事急。百姓恐懼。願藉子大夫使齊。柳下惠曰。諾。乃東見齊侯。齊侯曰。魯君將懼乎。柳下惠曰。臣君不懼。齊侯忿然怒曰。吾望而魯城。若類失亡國。百姓發屋伐木以救城郭。吾視若魯君

類吾國。子曰。不懼何也。柳下惠曰。臣之君所以不懼者。以其先人出周封於魯。君之先君亦出周封於齊。相與出周南門。剗剗羊而約曰。自後子孫敢有相攻者。令其罪若此。剗剗羊矣。臣之君固以剗羊不懼矣。不然。百姓非不急也。齊侯乃解兵三百里。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至解齊釋魯之難。奈何無賢士聖人乎。陸賈從高祖定天下。名爲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爲南越王。陸生至。尉佗椎結箕踞見

陸生陸生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  
真定。今足下棄反天性。捐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  
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  
傑並起。惟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倍約。自立為西  
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  
下。劫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  
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  
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  
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

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疆於此。漢誠聞之。掘燒君  
王先人冢墓。夷種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眾臨越。越  
則殺王。已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佗乃蹶然起坐。  
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  
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問我孰與皇  
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強楚。為天下興  
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  
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眾車輿。萬物殷富。政  
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嘗有也。今王眾不過數十萬。

此數言獨缺半

皆蠻夷踦蹠山海之間。譬若漢一郡。何可乃比於漢王。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乃大悅。陸生與留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佗送亦千金。陸生拜尉佗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爲太中大夫。

晉楚之君相與爲好會於宛。正之上。宋使人往之。晉楚大夫曰。趣以見天子。禮見於吾君。我爲見子焉。使者曰。冠雖敝。宜加其上。履雖新。宜居其下。周室雖微。

諸侯未之能易也。師升宋城。臣猶不更臣之服也。揖而去之。諸大夫瞿然。遂以諸侯之禮見之。

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顧謂左右曰。惡有以一枝梅以遺列國之君者乎。請爲二三子慚之。出謂諸發曰。大王有命。客冠則以禮見。不冠則否。諸發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莫究之州。乃處海垂之際。屏外蕃以爲居。而蛟龍又與我爭焉。是以剪髮文身。爛然成章。以像龍子者。將避水神也。今大國其命冠則見。以禮不冠則否。假令大國之使

時過敝邑。敝邑之君亦有命矣。曰客必翦髮文身。然後見之。於大國何如意而安之。願假冠以見。意如不安。願無變國俗。梁王聞之。披衣出以見。諸發令逐韓子。詩云。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若此之謂也。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之辯於辭。習於禮者也。命儂者客見。則稱天子。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愀然者。二曰。臣受命敝邑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不佞而迷惑。入于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以諸侯之禮。

晏子

十一葉版中裂

晏子使吳。吳王曰。寡人得寄僻處蠻夷之鄉。希見教君子之行。請私而毋為罪。晏子愀然避位矣。王曰。吾聞齊君益賊以慢野。以吾子容焉。何甚也。晏子遂從而對曰。臣聞之。精事不通。麤事不能者必勞。大事不得。小事不為者必貧。大者不能致人。小者不能至人之門者必困。此臣之所以任也。如臣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王笑曰。今日吾譏晏子也。猶保而訾高樞者。

說苑十三

景公使晏子使於楚。楚王進橘置削。晏子不削而并食之。楚王曰：「橘當去削。」晏子對曰：「臣聞之，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削。今萬乘無教，臣不敢削。然臣非不知也。」

晏子將使荆，荆王聞之，謂左右曰：「晏子，賢人也。今方來，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爲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於是荆王與晏子立語，有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王曰：「齊人固盜乎？」晏子反顧之曰：「江南有橘，齊王使人

取之而樹之於江北，生不爲橘，乃爲枳，所以然者，何其土地使之然也。今齊人居齊不盜，來之荆而盜，得無土地使之然乎？」荆王曰：「吾欲傷子而反自中也。」晏子使楚，晏子短，楚人爲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至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僮者更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三百閭，張袂成帷，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爲無人？」王曰：「然則何爲使子？」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賢主，不肖者使不肖



主嬰最不肖。故宜使楚耳。

秦楚轂兵。秦王使人使楚。楚王使人戲之曰。子來亦卜之乎。對曰然。卜之謂何。對曰吉。楚人曰。噫甚矣。子之國無良龜也。王方殺子以釁鍾。其吉如何。使者曰。秦楚轂兵。吾王使我先窺我死而不還。則吾王知警戒。整齊兵以備楚。是吾所謂吉也。且使死者而無知也。又何釁於鍾。死者而有知也。吾豈錯秦相楚哉。我將使楚之鍾鼓無聲。鍾鼓無聲。則將無以整齊其士卒。而理君軍。夫殺人之使。絕人之謀。非古之通議也。

子大夫試孰計之。使者以報楚王。楚王赦之。此之謂造命。

苑十三

楚使使聘於齊。齊王饗之梧宮。使者曰。大哉梧乎。王曰。江漢之魚吞舟。大國之樹必巨。使何怪焉。使者曰。昔燕攻齊。遵雒路。渡濟橋。焚雍門。擊齊左而虛其右。王歎絕頸而死於杜山。公孫差格死於龍門。飲馬乎淄澗。定獲乎琅邪。王與太后奔于莒。逃於城陽之山。當此之時。則梧之大何如乎。王曰。陳先生對之。陳子曰。臣不如刁敦。王曰。刁先生應之。刁敦曰。使者問梧

生原

之年耶昔者荆平王為無道加諸申氏殺子胥父與  
其兄子胥被髮乞食於吳闔閭以為將相三年將吳  
兵復讎乎楚戰勝乎柏舉級頭百萬囊瓦奔鄭王保  
於隨引師入郢軍雲行乎郢之都子胥親射宮門掘  
平王家管其墳數以其罪曰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  
士卒人加百焉然後止當若此時梧可以為其柎矣  
蔡使師強王堅使於楚楚王聞之曰人名多章章者  
獨為師疆王堅乎趣見之無以次視其人狀疑其名  
而醜其聲又惡其形楚王大怒曰今蔡無人乎國可  
伐也有人不遣乎國可伐也端以此人誠寡人乎國  
可伐也故發二使見三謀伐者蔡也

五張

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黯往視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後  
反簡子曰何其久也黯曰謀利而得害由不察也今  
蘧伯玉為相史鮪佐焉孔子為客子貢使令於君前  
甚聽易曰渙其群元吉渙者賢也群者象也元者吉  
之始也渙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賢矣簡子按兵而不  
動耳

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鵠於齊侯毋擇行道失之徒

獻空籠見齊侯曰寡君使臣毋擇獻鵠道饑渴臣出而飲食之而鵠飛冲天遂不復反念思非無錢以買鵠也惡有為其君使輕易其幣者乎念思非不能拔劍刎頭腐肉暴骨於中野也為吾君貴鵠而賤士也念思非不敢走陳蔡之間也惡絕兩君之使故不敢愛身逃死來獻空籠唯主君斧鑕之誅齊侯大悅曰寡人今者得茲言三賢於鵠遠矣寡人有都郊地百里願獻于大夫以為湯沐邑母擇對曰惡有為其君使而輕易其幣而利諸侯之地乎遂出不反

卷終

通

說苑十三

說苑卷十三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去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上

○○○權謀

聖王之舉事必先諦之於謀慮而後考之於著龜白屋之士皆關其謀芻蕘之役咸盡其心故萬舉而無遺籌失策傳曰衆人之智可以測天兼聽獨斷惟在一人此大謀之術也謀有二端上謀知命其次知事知命者預見存亡禍福之原早知盛衰廢興之始防事之未萌避難於無形若此人者居亂世則不害於其身在乎太平之世則必得天下之權彼知事者亦

解

尚矣。見事而知得失成敗之分。而究其所終極。故無  
 敗業廢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也。夫非知命  
 知事者。孰能行權謀之術。夫權謀有正有邪。君子之  
 權謀正。小人之權謀邪。夫正者其權謀公。故其為百  
 姓盡心也。誠。彼邪者好私尚利。故其為百姓也許。夫  
 詐則亂。誠則平。是故堯之九臣誠而能興於朝。其四  
 臣詐而誅於野。誠者隆至。後世詐者當身而滅。知命  
 知事而能於權謀者。必察誠詐之原。而以處身焉。則  
 是亦權謀之術也。夫知者舉事也。滿則慮謙。平則慮  
 險。安則慮危。曲則慮直。由重其豫。惟恐不及。是以百  
 舉而不陷也。

楊子曰。事之可以之貧。可以之富者。其傷行者也。事  
 之可以之生。可以之死者。其傷勇者也。僕子曰。楊子  
 智而不知命。故其知多疑。語曰。知命者不惑。妄嬰是  
 也。

苑十三

三都

趙簡子曰。晉有澤鳴犢。魯有孔丘。吾殺此二人。則  
 天下可圖也。於是乃召澤鳴犢。任之以政而殺之。  
 使人聘孔子於魯。孔子至河。臨水而觀。曰。美哉水。洋洋

洋乎。且之不濟於此命也夫。子路趨進曰：敢問奚謂也。孔子曰：夫澤鳴犢，擊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之未得志也，與之同聞見，及其得志也，殺之而後從政。故且聞之，刳胎焚夭，則麒麟不至。乾澤而漁，蛟龍不遊。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且聞之，君子重傷其類者也。

孔子與齊景公坐，左右白曰：周使來言周廟燔。齊景公出問曰：何廟也。孔子曰：是釐王廟也。景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宮室，與馬奢侈，不可振也。故天殃其廟，是以知之。景公曰：天何不殃其身。曰：天以文王之故也。若殃其身，文王之祀無乃絕乎。故殃其廟以章其過也。左右入報曰：周釐王廟也。景公大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豈不大乎。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于國。桓公怪之，以問管仲。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歎曰：歎日之役者，有執柝杵而上視者，意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

乃尊祿而禮之

四郁

相代少焉東郭垂至管仲曰此必是也乃令僮者延而進之分級而立管仲曰子言伐莒者也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優然喜樂者鍾鼓之色愀然清靜者纒經之色勃教然充滿者此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勃教然充滿此兵革之色君吁而不吟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慮小諸侯之未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君子曰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垂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謀不能隱聖人之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東郭垂有之矣故桓公乃尊祿而禮之

晉太史屠餘見晉國之亂見晉平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國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其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說對曰臣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不當曰是何能然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多怨曰是何傷示以鄰國不

服賢良不興曰是何害，是不知所以存所以亡。故臣曰：晉先亡，居三年晉果亡。威公又見屠餘而問焉，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令有辨，有辨人之義也，所以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爲夜，以夜繼日，男女切踣，固無休息，淫昏康樂，歌謳好悲，其主弗知惡，此亡國之風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見屠餘而問曰：孰次之？屠餘不對。威公固請，屠餘曰：君次之。威公懼，求國之長者，得錡疇，田邑而禮之。又得史理趙巽，以爲諫臣。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餘。屠餘曰：其尚終君之身。臣聞國之興也，天遺之賢人與之極諫之士；國之亡也，天與之亂人與善諛者。威公薨，九月不得葬，周乃分而爲二，故有道者言不可不重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當今之時，諸侯孰危？對曰：莒其亡乎。公曰：奚故？對曰：地侵於齊，貨竭於晉，是以亡也。智伯從韓魏之兵以攻趙，圍晉陽之城而溉之，城不沒者三板，絺疵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

何以知之。對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未沒者三板，曰竈生蠹，人馬相食，城降有日矣。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何也。明日智伯謂韓魏之君曰：疵言君之反也。韓魏之君曰：必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將勝矣。夫二家雖愚，不棄美利而借約爲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必爲趙說君，且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爲君惜之。智伯出欲殺絺疵，絺疵逃，韓魏之君果反。

說十三

三王記

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比及三年必亡矣。後一年而亡，弟子問曰：昔公索氏亡牲，夫子曰比及三年必亡矣，今期年而亡，夫子何以知其將亡也。孔子曰：祭之爲言索也。索也者，盡也。乃孝子所以自盡於親也。至祭而亡其牲，則餘所亡者多矣。吾以此知其將亡也。

蔡侯宋公鄭伯朝於晉，蔡侯謂叔向曰：子亦奚以語我。對曰：蔡言地計衆，不若宋鄭，其車馬衣裘侈於二國，諸侯其有圖蔡者乎。處期年，荆伐蔡而殘之。



白圭之中山中山王欲留之固辭而去又之齊齊王亦欲留之又辭而去人問其辭白圭曰二國將亡矣所學者國有五盡故莫之必忠則言盡矣莫之必譽則名盡矣莫之必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毋幸必亡中山與齊皆當此若使中山之與齊也聞五盡而更之則必不亡也其患在不聞也雖聞又不信也然則人主之務在乎善聽而已矣

下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旁隣

窺墻而問之曰子何故而哭悲若此乎對曰吾國且亡曰何以知也應之曰吾聞病之將死也不可爲良醫國之將亡也不可爲計謀吾數諫吾君吾君不用是以知國之將亡也於是窺墻者聞其言則舉宗而去之於楚居數年楚王果舉兵伐蔡窺墻者爲司馬將兵而往來虜甚衆問曰得無有昆弟故人乎見威公縛在虜中問曰若何以至於此應曰吾何以不至於此且吾聞之也言之者行之役也行之者言之主也汝能行我能言汝爲主我爲役吾亦何以不至於

此哉。窺墻者乃言之於楚，王遂解其縛，與俱之楚。故曰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

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若棄寡人，豎刁可使從政乎？對曰：不可。豎刁自刑以求入君，其身之忍，將何有於君？公曰：然則易牙可乎？對曰：易牙解其子以食君，其子之忍，將何有於君？若用之，必爲諸侯笑。及桓公歿，豎刁易牙乃作難，桓公死六十日，蟲出於戶而不收。

石乞侍傅坐於屈建，屈建曰：白公其爲亂乎？石乞曰：是

何言也。白公至於室，無營，所下士者三人，與已相若。臣者五人，所與同衣食者千人，白公之行若北，何故爲亂？屈建曰：此建之所謂亂也。以君子行則可於國家，行過禮則國家疑之，且苟不難下其臣，必不難高其君矣。建是以知夫子將爲亂也。處十月，白公果爲亂。

韓昭侯造作高門，屈宜咎曰：昭侯不出此門，曰何也？曰：不時。吾所謂不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明年大旱，民饑。

不以此時恤民之急也。而顧及益奢。此所謂福不重。至禍必重來者也。高門成。昭侯卒。竟不出此門。

田子顏自大術。至乎平陵城下。見人子問其父。見人父問其子。田子方曰。其以平陵反乎。吾聞行於內。然後施於外。子顏欲使其衆甚矣。後果以平陵叛。

晉人已勝智氏歸。而繕甲砥兵。楚王恐。召梁公。弘曰。晉人已勝智氏矣。歸而繕甲砥兵。其以我爲事乎。梁公曰。不患害其在吳乎。夫吳君恤民而同其勞。使其民重上之令。而人輕其死。以從上。使如虜之戰。臣登山

以望之。見其用百姓之信。必也勿已乎。其備之若何。不聽。明年闔廬襲郢。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其城郭高。溝壑深。蓄積多。其國寧也。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蓄積多則賦歛重。賦歛重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壑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遂取陳。

石益謂孫伯曰。吳將亡矣。吾子亦知之乎。孫伯曰。晚矣。子之知之也。吾何爲不知。石益曰。然則子何不以諫。孫伯曰。昔桀罪諫者。紂焚聖人。剖王子比干之心。

袁氏之婦絡而失其紀，其妾告之，怒弃之。夫亡者豈斯人知其過哉。

苑十三

孝宣皇帝之時，霍氏奢靡，茂陵徐先生曰：霍氏必亡。夫在人之右而奢，亡之道也。孔子曰：奢則不遜，夫不遜者必侮上，侮上者逆之道也。出入之右，人必害之。今霍氏秉權，天下之人疾害之者多矣。夫天下害之而又以逆道行之，不亡何待？乃上書言霍氏奢靡，陛下卽愛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於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果滅，董忠等以其功封。人有爲徐先生上

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竈直埃，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曰：曲其埃，遠其積薪，不者將有火患。主人默然，不應。居無幾，何家果失火，鄉聚里中人哀而救之，火幸息。於是殺牛置酒，燔髮灼爛者在上行，餘各用功次坐。而反不錄言曲埃者。向使主人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向使福說得行，則無裂地出爵之費，而國安平自如。今往事旣已，而福獨不得與其功，惟陛下察客徙薪曲埃之策，而使居燔髮灼爛之右。書奏上

使人賜徐福帛十匹，拜爲郎。

齊桓公將伐山戎孤竹，使人請助於魯。魯君進群臣而謀，皆曰：師行數千里，入蠻夷之地，必不反矣。於是魯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於魯。管仲曰：不可。諸侯未親，今又伐遠而還，誅近隣，隣國不親，非霸王之道。君之所得山戎之寶器者，中國之所鮮也，不可以不進周公之廟乎？桓公乃分山戎之寶獻之周公之廟。明年起兵伐莒，魯下令丁男悉發五尺童子皆至。孔子曰：聖人轉禍爲福，報怨以德，此之謂也。

中行文子出亡至邊，從者曰：爲此齋夫者，君人也，胡不休焉？且待後車者，文子曰：異日吾好音，此子遺吾琴。吾好佩，又遺吾玉，是不非吾過者也。自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後車入門，文子問齋夫之所在，執而殺之。仲尼聞之曰：中行文子背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後得之，猶活其身，道不可遺也。若此，衛靈公禘被以與婦人游，子貢見公，公曰：衛其亡乎？對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故亡。成湯文武，知任

其過故興，衛奚其亡也。

智伯請地於魏宣子，宣子不予。任增曰：何爲不予？宣子曰：彼無故而請地，吾是以不予。任增曰：彼無故而請地者，無故而與之，是重欲無厭也。彼喜必又請地於諸侯，諸侯不與，必怒而伐之。宣子曰：善。遂與地。智伯喜，又請地於趙。趙不與，智伯怒，圍晉陽。韓、魏合趙而反，智氏遂滅。

楚莊王與晉戰，勝之，懼諸侯之畏已也，乃築爲五仞之臺，臺成而觴諸侯。諸侯請約，莊王曰：我薄德之人也。諸侯請爲觴，乃仰而曰：將將之臺，宥宥其謀。我言而不當，諸侯伐之。於是遠者來朝，近者入賓。

吳王夫差破越，又將伐陳。楚大夫皆懼曰：昔闔廬能用其衆，故破我於柏舉。今聞夫差又甚焉。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也，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貳味，處不重席，擇不取費，在國天有災，親戚乏之困而供之，在軍食熟者半而後食，其所嘗者卒乘必與焉。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今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夫

差先自敗已。焉能敗我。

越破吳，請師於楚以伐晉。楚王與大夫皆懼，將許之。左史倚相曰：「此恐吾攻已，故示我不病，請爲長轂千乘，卒三萬，與分吳地也。」莊王聽之，遂取東國。

陽虎接上東國下

陽虎爲難於魯，忝之齊，請師攻魯。齊侯許之，鮑文子曰：「不可也。陽虎欲齊師破，齊師破，大臣必多死，於是欲奮其詐謀，夫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容其求焉。今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母，乃害乎齊君，乃執之免而奔晉。」

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乏貢職，以觀其動。」桀怒，起九夷之師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猶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罪，請服，復入貢職。明年又不供貢職，桀怒，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興師伐而殘之，遷桀南巢氏焉。

卷十三

古周

武王伐紂，過隧，斬岸，過水，折舟，過谷，發梁，過山，焚萊，示民無返志也。至於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生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乘以大。」

兩水平地而畜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洒兵也卜而龜燔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擊衆是燔之已故武王順天地犯三妖而禽紂於牧野其所獨見者精也

晉文公與荆人戰於城濮君問於咎犯咎犯對曰服義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詐詐之而已矣君問於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詐猶可以偷利而後無報遂與荆軍戰大敗之及賞先雍季而後咎犯侍者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謀也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寡人既行之矣

城濮之戰文公謂咎犯曰吾卜戰而龜燔我迎歲彼背歲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吾又夢與荆王搏彼在上我在下吾欲無戰子以爲何如咎犯對曰卜戰龜燔是荆人也我迎歲彼背歲彼去我從之也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以掃則彼利以擊則我利君夢與荆王搏彼在上君在下則君見天而荆王伏



其罪也。且吾以宋衛爲主，齊秦輔我，我合天道，獨以人事，固將勝之矣。文公從之，荆人大敗。

越饑，勾踐懼，四水進諫曰：夫饑越之福也，而吳之禍也。夫吳國甚富而財有餘，其君好名而不思後患，若我卑辭重幣以請糴於吳，吳必與我，與我則吳可取也。越王從之，吳將與之，子胥諫曰：不可。夫吳越接地，鄰境道易通，仇讐敵戰之國也，非吳有越，越必有吳矣。夫齊晉不能越三江五湖以亡吳，越不如因而攻之，是吾先王闔廬之所以霸也。且夫饑何哉，亦猶淵

苑三

也。敗伐之事，誰國無有，君若不攻而輸之糴，則利去而凶至，財匱而民怨，悔無及也。吳王曰：吾聞義兵不服仁人，不以餓饑而攻之，雖得十越，吾不爲也。遂與糴。三年，吳亦饑，請糴於越，越王不與而攻之，遂破吳。趙簡子使成何涉他與衛靈公盟於甄澤，靈公未喋血，成何涉他按靈公之手而搏之，靈公怒，欲反趙。王孫商曰：君欲反趙，不如與百姓同惡之。公曰：若何？對曰：請命臣令於國曰：有姑姊妹女者，家一人質於趙，百姓必怨，君因反之矣。君曰：善。乃令之三日，遂徵之。

其國

五日而令畢。國人巷哭。君乃召國大夫而謀曰：趙爲無道，反之可乎？大夫皆曰：可。乃出西門，閉東門。趙氏聞之，縛涉他而斬之，以謝於衛。成何走燕。子貢曰：王孫商可謂善謀矣。憎人而能害之，有患而能處之，欲用民而能附之，一舉而三物俱至，可謂善謀矣。

楚成王贊諸屬諸侯，使魯君爲僕，魯君致大夫而謀曰：我雖小，亦周之建國也。今成王以我爲僕，可乎？大夫皆曰：不可。公儀休曰：不可不聽。楚王身死國亡，君之臣，乃君之有也，爲民君也。魯君遂爲僕。

說苑

忠周

齊景公以其子妻闔廬，送諸郊，泣曰：余死不汝見矣。高夢子曰：齊負海而縣山，縱不能全收，天下誰干我？君愛則勿行。公曰：余有齊國之固，不能以令諸侯，又不能聽，是生亂也。寡人聞之，不能令，則莫若從。且夫吳若蜂蠆然，不棄毒於人，則不靜。余恐棄毒於我也。遂遣之。

齊欲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偶。齊大非吾偶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矣。後戎伐齊，齊請師于鄭，鄭太子忽率師而救齊，大敗戎。

師齊又欲妻之，太子固辭，人問其故，對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救齊之急，受室以歸，人其以我爲師婚乎？終辭之。

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立三年爲一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爲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

說苑

卷之

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

安陵纏以顏色美壯，得幸於楚共王。江乙往見安陵纏，曰：子之先人豈有矢石之功於王乎？曰：無有。江乙曰：子之身豈亦有乎？曰：無有。江乙曰：子之貴何以至此乎？曰：僕不知所以。江乙曰：吾聞之以財事人者，財盡而交踈，以色事人者，華落而愛衰。今子之華有時而落，子何以長幸無解於王乎？安陵纏曰：臣年少愚陋，願委質於先生。江乙曰：獨從爲殉可耳。安陵纏曰：敬聞命矣。江乙去居期年，逢安陵纏，謂曰：前日所

諭子者通之於王乎。曰未可也。居期年，江乙復見安陵纏曰：子豈諭王乎？安陵纏曰：臣未得王之間也。江乙曰：子出與王同車，入與王同坐，居三年，言未得王之間乎？以吾之說未可耳，不悅而去。其年共王獵江渚之野，野火之起若雲蜺，虎狼之皞若雷霆。有狂兕從南方來，正觸王左驂。王舉旌旄而使善射者射之，一發兕死車下。王大喜拊手而笑，顧謂安陵纏曰：吾萬歲之後，子將誰與斯樂乎？安陵纏乃逡巡而却泣下沾衿。抱王曰：萬歲之後，臣將從為殉。安知樂此者誰？於是共王乃封安陵纏於車下三百戶，故曰江乙善謀。安陵纏知時。

太子商臣怨令尹子上也。楚攻陳，晉救之，夾泝水而軍。陽處父知商臣之怨子上也，因謂子上曰：少却，吾涉而從子。子上却，因令晉軍曰：楚遁矣。使人告商臣曰：子上受晉賂而去之，商臣訴之。成王，成王遂殺之。智伯欲襲衛，故遺之乘馬，先之一璧。衛君大悅，酌酒諸大夫皆喜。南文子獨不喜，有憂色。衛君曰：大國禮寡人，寡人故酌諸大夫酒，諸大夫皆喜，而子獨不喜。

有憂色者何也。南文子曰：無方之禮，無功之賞，禍之先也。我未有往，彼有以來，是以憂也。於是衛君乃修梁津而擬邊城，智伯聞衛兵在境上，乃還。

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顏，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之為其君子也甚愛，非有大罪也而亡之，必有然故故。然人亡而不受不祥，使吏逆之曰：車過五乘，慎勿內也。智伯聞之，乃止。

叔向之殺萇弘也，數見萇弘於周，因佯遺書曰：萇弘謂叔向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吾廢劉氏而立單

氏，劉氏請之，君曰：此萇弘也，乃殺之。楚公子午使於秦，秦囚之，其弟獻三百金於叔向，叔向謂平公曰：何不城壺丘，秦楚患壺丘之城，若秦恐而歸，公子午以止吾城也。君乃止，難亦未構。楚必德君，平公曰：善。乃城之，秦恐遂歸。公子午使之晉，晉人輟城，楚獻晉賦三百車。

趙簡子使人以明白之乘六，先以一璧為遺於衛。衛叔文子曰：見不意可以生故，此小之所以事大也。今我未以往而簡子先以來，必有故。於是斬林除圍聚

歛蓄積而後遣使者簡子曰吾舉也為不可知也今既已知之矣乃輟圖衛也

二十一 五元

鄭桓公將欲襲鄆先問鄆之辨智果敢之士書其名姓擇鄆之良臣而與之為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為設壇於門外而埋之爨之以豕若盟狀鄆君以為內難也盡殺其良臣桓公因襲之遂取鄆

鄭桓公東會封於鄭暮舍於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從外來曰客將焉之曰會封於鄭逆旅之叟曰吾聞之時難得而易失也今客之寢安殆非封也鄭桓公

聞之援轡自駕其僕接淅而載之行十日夜而至釐何與之爭封以鄭桓公之賢微逆旅之叟幾不會封也

晉文公伐衛入郭坐士令食曰今日必得大垣公子慮俛而笑之文公曰奚笑對曰臣之妻歸臣送之反見桑者而助之顧臣之妻則亦有送之者矣文公懼還師而歸至國而貉人攻其地

說苑卷十三終

說苑卷十四



至公

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言至公也。言有行大公者。帝堯是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得舜而傳之。不私於其子孫也。去天下若遺躡。於天下猶然。况其細於天下乎。非帝堯孰能行之。孔子曰。巍巍乎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易曰。無首吉。此蓋人君之公也。夫以公與天下。其德大矣。推之於此。刑之於彼。萬姓之所載。後世之所則也。彼人臣之公。治官事。則不營私家。在公門

則不言貨利。當公法則不阿親戚。奉公舉賢則不避  
仇讐。忠於事君。仁於利下。推之以恕道。行之以不黨。  
伊呂是也。故顯名存於今。是之謂公。詩云。周道如砥。  
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此之謂也。夫公生明。  
偏生暗。端慤生達。詐僞生寒。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  
六者君子之所慎也。而禹桀之所以分也。詩云。疾威  
上帝。其命多僻。言不公也。

吳王壽夢有四子。長曰謁。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  
季札。號曰延陵季子。最賢。三兄皆知之。於是王壽夢  
薨。謁以位讓季子。季子終不肯當。謁乃爲約曰。季子  
賢。使國及季子。則吳可以興。乃兄弟相繼。飲食必祝  
曰。使吾早死。令國及季子。謁死餘祭立。餘祭死夷昧  
立。夷昧死次及季子。季子時使行不在。庶兄僚曰。我  
亦兄也。乃自立爲吳王。季子使還。復事如故。謁子光  
曰。以吾父之意。則國當歸季子。以繼嗣之法。則我適  
也。當代之君。僚何爲也。於是乃使專諸刺僚殺之。以  
位讓季子。季子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則吾與爾爲  
共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汝。則是昆弟父子相殺無



已時也。卒去之延陵，終身不入矣。君子以其不殺爲仁。以其不取國爲義。夫不以國私身，捐千乘而不恨，弃尊位而無忿，可以庶幾矣。諸侯之義死社稷，太王委國而去，何也？夫聖人不欲強暴侵陵百姓，故使諸侯死國守其民。太王有至仁之恩，不忍戰百姓，故事勲育戎氏，以犬馬珍幣而伐不止，問其所欲者土地也。於是屬其群臣耆老而告之曰：土地者所以養人，也不以所以養而害其養也。吾將去之，遂居岐山之下，邠人負幼扶老從之，如歸父母，三遷而民五倍其初者，皆興仁義趨上之事。君子守國安民，非特鬪兵罷殺士衆而已，不私其身，惟民足用，保民蓋所以去國之義也。是謂至公耳。

辛櫟見魯穆公曰：周公不如太公之賢也。穆公曰：子何以言之？辛櫟對曰：周公擇地而封曲阜，太公擇地而封營丘，爵土等，其地不若營丘之美。人民不如營丘之衆，不徒若是，營丘又有天固。穆公心慙不能應也。辛櫟趨而出。南宮邊子曰：昔周成王之上居成周也，其南宮邊子，南宮邊子曰：昔周成王之上居成周也，其

命龜曰。子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  
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  
龜曰。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季孫行  
父之戒其子也。曰。吾欲室之狹於兩社之間也。使吾  
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如是則曰。賢則  
茂昌。不賢則速亡。安在擇地而封哉。或示有天固也。  
辛櫟之言。小人也。子無復道也。

秦始皇帝既吞天下。乃召群臣而議曰。古者五帝禪  
賢。三王世繼。孰是將爲之。博士七十人未對。鮑白令  
之對曰。天下官。則讓賢是也。天下家。則世繼是也。故  
五帝以天下爲官。三王以天下爲家。秦始皇帝仰天  
而歎曰。吾德出于五帝。吾將官天下。誰可使代我後  
者。鮑白令之對曰。陛下行桀紂之道。欲爲五帝之禪。  
非陛下所能行也。秦始皇帝大怒曰。令之前。若何以  
言我行桀紂之道也。趣說之。不解則死。令之對曰。臣  
請說之。陛下築臺千雲。宮殿五里。建千石之鍾。萬石  
之虞。婦女連百。倡優累千。興作驪山宮室。至雍相繼  
不絕。所以自奉者。殫天下竭民力。偏駁自私。不能以

及人陛下所謂自營僅存之主也。何暇比德五帝。欲官天下哉。始皇闇然無以應之。面有慙色。久之曰。令之之言。乃令衆醜我。遂罷謀。無禪意也。

齊景公嘗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菽粟食鳧鴈。出而見殫。謂晏子曰。此何爲死。晏子對曰。此餒而死。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何甚矣。晏子對曰。君之德著而彰。何爲無德也。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繡。君之鳧鴈。食以菽粟。君之營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何爲其無德也。顧臣願

有請於君。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殫之有。君不推此。而苟營內好。私使財貨。偏有所聚。菽粟幣帛。腐於困府。惠不遍加于百姓。公心不周乎國。則桀紂之所以亡也。夫士民之所以叛。由偏之也。君如察臣嬰之言。推君之盛德。公布之於天下。則湯武可爲也。一殫何足恤哉。

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請求之。共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仲尼所謂大公。

也。

萬章問曰。孔子於衛主雍雎。於齊主寺人脊環。有諸。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於衛主顏讐。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之以禮。退之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雍雎與寺人脊環。是無命也。孔子不說於魯衛。將適宋。遭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過宋。是孔子嘗厄。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吾聞之。觀近臣以其所爲之主。觀遠臣以其所

主。如孔子主雍雎與寺人脊環。何以爲孔子乎。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浹。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於是喟然而嘆曰。天以至明。爲不可蔽乎。日何爲而食地。以至安。爲不可危乎。地何爲而動。天地而尚有動蔽。是故賢聖說於世。而不得行其道。故災異並作也。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孔子生於亂世，莫之能容也。故言行於君，澤加於民，然後仕。言不行於君，澤不加於民，則處。孔子懷天覆之心，挾仁聖之德，憫時俗之汙泥，傷紀綱之廢壞，服重歷遠，周流應聘，乃俟幸施道以于百姓，而當世諸侯莫能任用，是以德積而不肆，大道屈而不伸，海內不蒙其化，群生不被其恩，故喟然歎曰：而有用我者，則吾其爲東周乎？故孔子行說非欲私身運德於一城，將欲舒之於天下，而建之於群生者耳。

秦晉戰交敵，秦使人謂晉將軍曰：二軍之士，皆未息，明日請復戰。史駢曰：使者日動而言肆，懼我將遁矣。迫之河，必敗之。趙盾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迫人於險，無勇也。請待秦人夜遁。

子胥將之吳，辭其友申包胥曰：後三年楚不亡，吾不見子矣。申包胥曰：子其勉之，吾未可以助子，助子是伐宗廟也。止子，是無以爲友。雖然，子亡之，我存之，於是乎觀楚一存一亡也。後三年吳師伐楚，昭王出走，申包胥不受命，西見秦伯曰：吳無道，兵強人衆，將征天下，始於楚。寡君出走，居雲夢，使下臣告急。哀公曰：

諾固將圖之。申包胥不罷朝，立於秦庭，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聲。哀公曰：「有臣如此，可不救乎？」興師救楚。吳人聞之，引兵而還。昭王反，復欲封申包胥。申包胥辭曰：「救亡非爲名也。功成受賜，是賣勇也。辭不受，遂退隱，終身不見。」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楚令尹虞丘子復於莊王曰：「臣聞奉公行法，可以得榮，能淺行薄，無望上位。不名仁智，無求顯榮。才之所不著，無當其處。臣爲令尹十年矣，國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討，久踐高位，妨群賢路，尸祿素

殮，貪欲無厭。臣之罪當稽於理。臣竊選國俊，下里之士曰孫叔敖，秀羸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莊王曰：「子輔寡人，寡人得以長於中國，令行於絕域，遂霸諸侯，非子如何？」虞丘子曰：「久固祿位者貪也，不進賢達能者誣也，不讓以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爲人臣不忠，君王又何以爲忠？臣願固辭。」莊王從之，賜虞子采地三百，號曰國老。以孫叔敖爲令尹，少焉虞丘子家干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憊入見於王曰：「臣言孫叔敖果

可使持國政。奉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骫。可謂公  
平。莊王曰。夫子之賜也已。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晉侯曰。其爲人不黨。治衆不亂。  
臨死不恐。晉侯以爲中軍尉。河曲之役。趙宣子之車

千行。韓獻子戮。僕人皆曰。韓獻子必死矣。其主朝

昇之而暮戮。其僕誰能待之。役罷。趙宣子觴大夫。爵

三行曰。二三子可以賀我。二三子曰。不知所賀。宣子

曰。我言韓厥於君。言之而不當。必受其刑。今吾車失

次而戮之。僕可謂不黨矣。是吾言當也。二三子再拜

稽首曰。不惟晉國適享之。乃唐叔是賴之。敢不再拜

稽首乎。

晉文公問於咎犯曰。誰可使爲西河守者。咎犯對曰。

虞子羔可也。公曰。非汝之讐也。對曰。君問可爲守者。

非問臣之讐也。羔見咎犯而謝之曰。幸赦臣之過。薦

之於君。得爲西河守。咎犯曰。薦子者公也。怨子者私

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吾射子也。

楚文王伐鄧。使王子革。王子靈共。招菜。二子出採。見

老丈人載畚乞焉。不與。搏而奪之。王聞之。令皆拘二

子將殺之。大夫辭曰：取畚信有罪，然殺之非其罪也。君若何殺之？言卒，丈人造軍而言曰：鄧爲無道，故伐之。今君公之子之搏而奪吾畚，無道甚於鄧，呼天而號。君聞之，群臣恐君見之，曰：討有罪而橫奪，非所以禁暴也。恃力虐老，非所以教幼也。愛子弃法，非所以保國也。私二子，滅三行，非所以從政也。丈人舍之矣，謝之軍門之外耳。

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曰：凡立廷理者，將以司犯王令而察觸國法也。夫直士恃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折。今弃法而背令，而釋犯法者，是爲理不端，懷心不公也。豈吾營私之意也？何廷理之駁於法也？吾在上位以率士民，士民或然而吾不能免之於法，今吾族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公之心明著於國也。執一國之柄而以私聞與吾生，不以義不若吾死也。遂致其族人於廷理，曰：不是刑也。吾將死，廷理懼，遂刑其族人。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於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其人，以違夫



子之意。於是黜廷理而尊子文。使及內政。國人聞之。曰。若令尹之公也。吾黨何憂乎。乃相與作歌曰。子文之族。犯國法程。廷理釋之。子文不聽。恤顧怨萌。方正公平。

楚莊王有茅門者。法曰。群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蹂雷者。斬其軛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馬蹄蹂雷。廷理斬其軛而戮其御。太子大怒。入爲王泣曰。爲我誅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安可以加誅。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是臣棄君下陵上也。臣棄君則主失威。下陵上則上位危。社稷不守。吾何以遺子。太子乃還。避舍。再拜請死。

楚莊王之時。太子車立於茅門之外。少師慶逐之。太子怒。入謁王曰。少師慶逐臣之車。王曰。舍之。老君在前而不踰。少君在後而不豫。是國之寶臣也。

吳王闔廬爲伍子胥興師。復讐於楚。子胥諫曰。諸侯不爲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讐。臣不爲也。於是止。其後因事而後復其父讐也。如

子胥可謂不以公事趨私矣。

孔子爲魯司寇，聽獄必師斷，敦敦然皆立，然後君子進曰：「某子以爲何若？」某子以爲云云。又曰：「某子以爲何若？」某子曰：「云云。」辯矣。然後君子幾當從某子云云。乎。以君子之知，豈必待某子之云云。然後知所以斷獄哉。君子之敬讓也。文辭有可與人共之者，君子不獨有也。

子羔爲衛政，別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走郭門，郭門閉，別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於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遂。」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別者曰：「吾不能虧損主之法，令而親別子之足，吾在難中，此乃子之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別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柰何。君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爲吏者樹德，不善爲吏者樹怨。公行之也。」其子羔之謂歟。

說苑卷十四終

說苑卷十五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上  
指武

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亡戰必危。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夫兵不可玩。玩則無威。兵不可廢。廢則召寇。昔吳王夫差好戰而亡。徐偃王無武亦滅。故明王之制國也。上不玩兵。下不廢武。易曰。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秦昭王中朝而歎曰。夫楚劔利。倡優拙。夫劔利則士多慄悍。倡優拙則思慮遠也。吾恐楚之謀秦也。此謂

說苑十五

張

當吉念凶而存不忘亡也。卒以成霸焉。

王孫厲謂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漢東諸侯三十二國盡服矣。王若不伐，楚必事徐。王曰：若信有道不可伐也。對曰：大之伐小，強之伐弱，猶大魚之吞小魚也。若虎之食豚也。惡有其不得理。文王遂興師伐徐，殘之。徐偃王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好行仁義之道，而不知詐人之心，以至於此。夫古之王者，其有備乎。

吳起爲苑守，行縣適息，問屈宜曰：王不知起不肖，以爲苑守，先生將何以教之。屈公不對。居一年，王以爲令尹，行縣適息，問屈宜曰：起問先生，先生不教，今王不知起不肖，以爲令尹，先生試觀起爲之也。屈公曰：子將奈何。吳起曰：將尊均楚國之爵而平其祿，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厲甲兵以時爭於天下。屈公曰：吾聞昔善治國家者，不變故，不易常。今子將均楚國之爵而平其祿，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是變其故而易其常也。且吾聞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殆人所棄，逆之至也。淫泆之事也。

行者不利。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能得志於秦，而得志焉。吾聞之曰：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怪吾王之數逆天道。至今無禍，嘻！且待夫子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公曰：不可。吳起曰：起之爲人謀，屈公曰：成刑之徒，不可更已。子不如敦處而篤行之。楚國無貴于舉賢。

春秋記國家存亡以察來世。雖有廣土衆民，堅甲利兵，威猛之將，士卒不親附，不可以戰勝取功。晉侯獲於韓，楚子王得臣敗於城濮，蔡不待敵而衆潰。故語

曰：文王不能使不附之民先軫不能戰不教之卒。造父王良不能以敝車不作之馬趨疾而致遠。羿逢蒙不能以枉矢弱弓射遠中微。故強弱成敗之要在乎附士卒教習之而已。

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以制末。是以春秋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華而後夷狄。及周惠王以遭亂世，繼先王之體，而強楚稱王，諸侯背叛，欲申先王之命，一統天下，不先廣養京師，以及諸夏，諸夏以及夷狄，內治未得，忿則不料，力權得失，興兵而征。

强楚師大敗。擄辱不行。大爲天下戮笑。幸逢齊桓公以得安尊。故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以制末。

將師受命者。將率入。軍吏畢入。皆北面再拜稽首受命。天子南面而授之鉞。東行西面而揖之。示弗御也。故受命而出。忘其國。卽戎忘其家。聞枹鼓之聲。唯恐不勝。忘其身。故必死。必死不如樂死。樂死不如甘死。甘死不如義死。義死不如視死如歸。此之謂也。故一人必死。十人弗能待也。十人必死。百人弗能待也。百人必死。千人不能待也。千人必死。萬人不能待也。萬人必死。橫行乎天下。令行禁止。王者之師也。

苑十五

田單爲齊上將軍。興師十萬。將以攻翟。往見魯仲連。子仲連子曰。將軍之攻翟。必不能下矣。田將軍曰。單以五里之城。十里之郭。復齊之國。何爲攻翟。不能下去。上車不與言。決攻翟。三月而不能下。齊嬰兒謠之曰。大冠如箕。長劔柱頤。攻翟不能下。壘於梧丘。於是田將軍恐駭。往見仲連子曰。先生何以知單之攻翟不能下也。仲連子曰。夫將軍在卽墨之時。坐則織蓆。

田通

立則杖重為士卒倡。曰：宗廟亡矣，魂魄喪矣，歸何黨矣。故將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今將軍東有掖邑之封，西有淄上之寶，金銀黃帶，馳騁乎淄澠之間。是以樂生而惡死也。田將軍明日結髮，徑立矢石之所，乃引枹而鼓之。翟人下之，故將者士之心也。士者將之肢體也。心猶與則肢體不用。田將軍之謂乎。

晉智伯伐鄭，齊田恒救之。有登蓋必身立焉，車徒有不進者，必令助之。壘合而後敢處，井竈成而後敢食。智伯曰：吾聞田恒新得國而愛其民，內同其財，外同

其勤勞，治軍若此，其得衆也，不可待也，乃去之耳。太公兵法曰：致慈愛之心，立威武之戰，以卑其衆，練其精銳，砥礪其節，以高其氣，分爲五選，異其旗章，勿使冒亂，堅其行陣，連其什伍，以禁淫非，壘陳之次，車騎之處，勒兵之勢，軍之法令，賞罰之數，使士赴火蹈刃，陷陣取將，死不旋踵者多，異於今之將者也。孝昭皇帝時，北軍監御史爲姦，穿北門垣以爲賈區，胡建守北軍尉，貧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慰愛走卒，甚厚。建欲誅監御史，乃約其走卒曰：我欲與

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之；斬之，則斬之。於是當選  
 士馬日，護軍諸校列坐堂上，監御史亦坐。建從走  
 卒趨至堂下拜謁，因上堂走卒皆上，建跪指監御史  
 曰：「取彼走卒前拽下堂，建曰：「斬之，遂斬監御史護軍  
 及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遂  
 上奏以聞。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眾，誅惡以禁邪。今  
 此軍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買賣以與士市，不  
 立剛武之心，勇猛之意，以率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  
 臣聞黃帝理法曰：「壘壁已具，行不由路，謂之姦人。姦  
 人者殺。臣謹以斬之。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  
 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也。建有何疑焉？建由是名與後  
 至渭城令死。至今渭城有其祠也。」

魯石公劔迫則能應，感則能動，助穆無窮，變無形像。  
 復柔委從，如影與響。如虬之守戶，如輪之逐馬，響之  
 應聲，影之像形也。聞不及聆，呼不及吸，足舉不及集。  
 相離若蟬翼，尚在肱北眉睫之微，曾不可以大息小。  
 以小况大，用兵之道，其猶然乎？此善當敵者也。未及  
 夫折衝於未形之前者，揖讓乎廟堂之上，而施惠乎



百萬之民。故居則無變動。戰則不血刃。其湯武之兵與。

說苑五

孔子北遊東上農山。子路子貢顏淵從焉。孔子喟然歎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二三子者各言爾志。丘將聽之。子路曰。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聞乎天。旌旗翩翻。下蟠於地。由且舉兵而擊之。必也攘地千里。獨由能耳。使夫二子爲我從焉。孔子曰。勇哉士乎。憤憤者乎。子貢曰。賜也願齊楚合戰於莽洋之野。兩壘相當。旌旗相望。塵埃相接。接戰構兵。賜願著縞衣白冠。陳說白刃之間。解兩國之患。獨賜能耳。使夫二子者爲我從焉。孔子曰。辯哉士乎。僊僊者乎。顏淵獨不言。孔子曰。回來若獨何不願乎。顏淵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與焉。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弟言之。顏淵曰。回聞鮑魚蘭芷不同篋而藏。堯舜桀紂不同國而治。二子之言與回言異。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使城郭不脩。溝池不越。鍛劔戟以爲農器。使天下千歲無戰鬪之患。如此則由何憤憤而擊。賜又何僊僊而使乎。孔子曰。美哉德乎。姚姚者乎。

子路舉手問曰願聞夫子之意孔子曰吾所願者顏氏之計吾願負衣冠而從顏氏子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吾欲小則守大則攻其道若何仲尼曰若朝廷有禮上下有親民之衆皆君之畜也君將誰攻若朝廷無禮上下無親民衆皆君之讐也君將誰與守於是廢澤梁之禁弛關市之征以為民惠也

文王曰吾欲用兵誰可伐密須氏疑於我可先往伐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也伐之不義太公望曰臣聞之先王伐枉不伐順伐嶮不伐易伐過不伐不及文王曰善遂伐密須氏滅之也

武王將伐紂召太公望而問之曰吾欲不戰而知勝不卜而知吉使非其人為之有道乎太公對曰有道王得衆人之心以圖不道則不戰而知勝矣以賢伐不肖則不卜而知吉矣被害之我利之雖非吾民可得而使也武王曰善乃召周公而問焉曰天下之圖事者皆以殷為天子以周為諸侯以諸侯攻天子勝之有道乎周公對曰殷信天子周信諸侯則無勝之

道矣。何可攻乎？武王忿然曰：汝言有說乎？周公對曰：臣聞之，攻禮者為賊，攻義者為殘，失其民制為匹夫。王攻其失民者也。何攻天子乎？武王曰善，乃起眾舉師與殷戰于牧之野，大敗殷人。上堂見玉，曰：誰之玉也？曰：諸侯之玉。卽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財矣。入室見女，曰：誰之女也？曰：諸侯之女也。卽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色也。於是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財，金錢以與士民，黜其戰車而不乘，弛其甲兵而弗用。縱馬華山，放牛桃林，示

不復用。天下聞者咸謂武王行義於天下，豈不大哉！文王欲伐崇，先宣言曰：余聞崇侯虎，殘傷父兄，不敬長老，聽獄不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余將來征之，唯為民，乃伐崇，令毋殺人，毋壞室，毋填井，毋伐樹木，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崇人聞之，因請降。

楚莊王伐陳，吳救之。兩十日，十夜晴。左史倚相曰：吳必夜至，甲列壘，壞彼必薄我，何不行列鼓出待之？吳師至楚，見成陳而還。左史倚相曰：追之。吳行六十里。

而無功王罷卒寢果擊之大敗吳師

齊桓公之時霖雨十旬桓公欲伐濼陵其城之值雨也未合管仲隰朋以卒徒造於門桓公曰徒衆何以爲管仲對曰臣聞之雨則有事夫濼陵不能雨臣請攻之公曰善遂興師伐之既至天卒間外士在內矣桓公曰其有聖人乎乃還旗而去之

吳王提行

宋圍曹不拔司馬子魚謂君曰文王伐崇崇軍其城三旬不降退而修教復伐之因壘而降今君德無乃有所闕乎胡不退修德無闕而後動吳王闔廬與荆

人戰於柏舉大勝之至於郢郊五敗荆人闔廬之臣五人進諫曰夫深入遠報非王之利也王其返乎五將鏃頭闔廬未之應五人之頭墜於馬前闔廬懼召伍子胥而問焉子胥曰五臣者懼也夫五敗之人者其懼甚矣王姑少進遂入郢南至江北至方城方三千里皆服於吳矣

苑五

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令於卒中曰不見旌節毋起鳴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田成子因爲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殘之也

士將

齊桓公北伐山戎氏，請兵於魯，魯不與。桓公怒，將攻之。管仲曰：「不可，我已刑北方諸侯矣。今又攻魯，無乃不可乎？」魯必事楚，是我一舉而失兩也。桓公曰：「善。」乃輟攻魯矣。

聖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後武力。凡武之興，爲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天下愚不移，純德之所不能化，而後武力加焉。

昔堯誅四凶以懲惡，周公殺管蔡以弭亂，子產殺鄧析以威侈，孔子斬少正卯以變衆，佞賊之人而不誅，亂之道也。易曰：「不威小，不懲大，此小人之福也。」

五帝三王教以仁義而天下變也。孔子亦教以仁義而天下不從者，何也？昔明王有綏冕以尊賢，有斧鉞以誅惡，故其賞至重而刑至深，而天下變。孔子賢，顏淵無以賞之，賤孺悲無以罰之，故天下不從。是故道非權不立，非勢不行。是道尊然後行。

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門人聞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至，趨而進曰：「夫少正卯者，魯國之聞人矣。」夫子始爲政何以

五帝接上福也下

苑十五

五帝

先誅之。孔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夫王者之誅有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辨而險。二曰言僞而辨。三曰行僻而堅。四曰志愚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皆有辨知聰達之名，而非其真也。苟行以僞，則其知足以移衆，強足以獨立。此姦人之雄也，不可不誅。夫有五者之一，則不免於誅。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誅之也。昔者湯誅蝟沐，太公誅潘陟，管仲誅史附里，子產誅鄧析。此五子未有不誅也。所謂誅之者，非爲其盡則攻盜，暮則穿窬也，皆傾覆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疑，愚者之所惑也。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此之謂矣。

苑十五

十三李二

齊人王滿生見周公，周公出見之，曰：先生遠辱，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言內事者於內，言外事者於外。今言內事乎？言外事乎？周公導入，王滿生曰：敬從布席。周公不導坐，王滿生曰：言大事者坐，言小事者倚。今言大事乎？言小事乎？周公導坐，王滿生坐。周公曰：先生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臣聞聖人不言而知，非聖人者雖言不知。今欲言乎？無言乎？周公俛念有頃，不對。王

滿生藉筆。牘書之曰。社稷且危。傳之於膺。周公仰視見書。曰唯唯。謹聞命矣。明日誅管蔡。

說苑卷十五終

說苑十五

說苑卷十六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讓在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上

說叢

王者知所以臨下而治衆。則群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蔽欺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定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凡所以劫殺者。不知道術以御其臣下也。凡使勝其職則事治。事治則利生。不勝其職則事亂。事亂則害成也。

百方之事。萬變鋒出。或欲持虛。或欲持實。或欲浮遊。或好誠。必或行安舒。或爲飄疾。從此觀之。天下不可

苑十六

李三

李三

一聖王臨天下而能一之。

意不並銳。事不兩隆。隆盛於彼者必衰於此。長於左者

必短於右。喜夜臥者不能蚤起也。

鸞設於鏡。和設於軾。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行之

節也。

不富無以為大。不予無以合親。親踈則害失眾則敗。

不教而誅謂之虐。不戒責成謂之暴也。

夫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田而藏於廩。聖人見

所生則知所歸矣。

天道布順。人事取予。多藏不用。是謂怨府。故物不可

聚也。

一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鍵而制開闔。豈材足

任哉。蓋所居君要也。

夫小快害義。小慧害道。小辨害治。苟心傷德。大政不

險。蛟龍雖神。不能以白日去其倫。飄風雖疾。不能以

陰雨揚其塵。

邑名勝母。曾子不入。水名盜泉。孔子不飲。醜其聲也。

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婦人之喙。可以死敗。不修其身。

卷十六

飲不成字

不修提行

三



求之於人，是謂失倫。不治其內而修其外，是謂太廢。重載而危之，操策而隨之，非所以為全也。

士橫道而偃，四支不掩，非士之過，有土之羞也。邦君將昌，天遺其道。大夫將昌，天遺之士。庶人將昌，必有良子。

賢師良友在其側，詩書禮樂陳于前，棄而為不善者鮮矣。義士不欺心，仁人不害生，謀洩則無功，計不設則事不成。賢士不事所非，不非所事。愚者行間而益固，鄙人飾詐而益野，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明。

至神無不化也，至賢無不移也。上不信，下不忠，上下不和，雖安必危。求以其道，則無不得；為以其時，則無不成。

時不至，不可強生也；事不究，不可強成也。貞良而亡先人，餘殃狷廢而活先人，餘烈權取重，澤取長，才賢任輕，則有名不肖任大，身死名廢。

士不以利移，不為患改。孝敬忠信之事立，雖死而不悔智而用私，不如愚而用公。故曰：巧偽不如拙誠，學問不倦，所以治己也；教誨不厭，所以治人也。所以貴

虛無者得以應變而合時也。冠雖故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上下有分，不可相倍，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故曰正而心，又少而言。

萬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道之所在，天下歸之，德之所在，天下貴之，仁之所在，天下愛之，義之所在，天下畏之，屋漏者民去之，水淺者魚逃之，樹高者鳥宿之，德厚者士趨之，有禮者民畏之，忠信者士死之，衣雖弊，行必修頭，雖亂言必治，時在應之，爲在因之，所伐而當其福，五之所伐不當其禍，十之。

必貴以賤爲本，必高以下爲基，天將與之，必先苦之，天將毀之，必先累之，孝於父母，信於交友，十步之澤，必有香草，十室之邑，必有忠士，草木秋死，松栢獨在，水浮萬物，玉石留止，飢渴得食，誰能不喜，賑窮救急，何患無有，視其所以，觀其所使，斯可知已，乘輿馬不勞致千里，乘船楫不游絕江海，智莫大於鬪疑，行莫大於無悔也，制宅名子，足以觀士，利不兼，賞不倍，忽忽之謀，不可爲也，惕惕之心，不可長也。

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迎，反受其殃，天地無親，

常與善人。天道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惡之家。必有餘殃。一噎之故。絕穀不食。一蹶之故。却足不行。心如天地者明。行如繩墨者章。位高道大者從。事大道小者凶。言疑者無犯。行疑者無從。蠹蝓仆柱梁。蚊蟲走牛羊。

謁問析辭勿應。怪言虛說勿稱。謀先事則昌。事先謀則亡。

無以淫佚棄業。無以貧賤自輕。無以所好害身。無以嗜欲妨生。無以奢侈爲名。無以貴富驕盈。喜怒不當。

說苑十六

是謂不明。暴虛不得。反受其賊。怨生不報。禍生於福。一言而非。四馬不能追。一言不急。四馬不能及。順風而飛。以助氣力。銜葭而翔。以備矰弋。

鏡以精明。美惡自服。衝下無私。輕重自得。蓬生稟中。不扶自直。白沙入泥。與之皆黑。

時乎時乎。間不及謀。至時之極。間不容息。勞而不休。亦將自息。有而不施。亦將自得。

無不爲者無不能成也。無不欲者無不能得也。衆生之積福無不及也。衆邪之積禍無不見也。力勝貧。謹

勝禍慎勝害戒勝災災為善者天報以德為不善者天報以禍君子得時如水小人得時如火諺道已者心之罪也尊賢已者心之力也心之得萬物不足為也心之失獨心不能守也子不孝非吾子也交不信非吾友也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茂本傷者枝槁根深者末厚為善者得道為惡者失道惡語不出口苟言不留耳務偽不長喜虛不久義士不欺心廉士不妄取以財為草以身為寶慈仁少小恭敬者老犬吠不驚命曰金城常避危殆命曰不悔富必念

李三

貧壯必念老年雖幼少慮之不早夫有禮者相為死無禮者亦相為死貴不與驕期驕自來驕不與亡期亡自至踈人日夜願一起盲人不志視知者始於悟終於諧愚者始於樂終於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力雖不能心必務為慎慎終如始常以為戒戰戰慄慄日慎其事聖人之正莫如安靜賢者之治故與眾異好稱人惡人亦道其惡好憎人者亦為人所憎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知禮節江河之溢不過三日飄風暴雨須臾而畢

福生於微禍生於忽。日夜恐懼。唯恐不卒。

已雕已琢。還反於樸。物之相反。復歸於本。循流而下。

易以至。倍風而馳。易以遠。兵不豫定。無以待敵。計不

先慮。無以應卒。中不方。名不章。外不圓。禍之門。直而

不能枉。不可與大任。方而不能圓。不可與長存。慎之

於身。無曰云云。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能忍耻者安。能

忍辱者存。唇亡而齒寒。河水崩其懷。在山。毒智者莫

甚於酒。留事者莫甚於樂。毀廉者莫甚於色。摧剛者

反已於弱。富在知足。貴在求退。先憂事者後樂。先傲

事者後憂。福在受諫。存之所由也。恭敬遜讓。精廉無

謗。慈仁愛人。必受其賞。諫之不聽。後無與爭。舉事不

當。為百姓謗。悔在於妄。患在於先唱。

蒲且修繳。鳧鴈悲鳴。逢蒙撫弓。虎豹晨鳴。河以委蛇。

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道以優遊。故能化。德以純

厚。故能豪。言人之善。澤於膏沐。言人之惡。痛於柔戟。

為善不直。必終其曲。為醜不釋。必終其惡。

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

交情乃見。一浮一沒。交情乃出。德義在前。用兵在後。

真而程行

苑十六

一死接上其惡不

初沐者必拭冠。新浴者必振衣。敗軍之將不可言勇。亡國之臣不可言智。

苑十六

坎井無鼃鼃者隘也。園中無修林者小也。小忠大忠之賊也。小利大利之殘也。自請絕易。請人絕難。水激則悍。矢激則遠。人激於名。不毀爲聲。下士得官以死。上士得官以生。禍福非從地中出。非從天上來。已自生之。

窮鄉多曲學。小辯害大知。巧言使信廢。小惠妨大義。不困在於早慮。不窮在於早豫。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人勿聞。莫若勿言。

非所言勿言。以避其患。非所爲勿爲。以避其危。非所取勿取。以避其詭。非所爭勿爭。以避其聲。明者視於冥冥。謀於未形。聰者聽於無聲。慮者戒於未成。世之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

乖離之咎無不生也。毀敗之端從此興也。江河大潰。從蟻穴。山以小陔而大崩。淫亂之漸。其變爲興。水火金木轉相勝。卑而正者可增高。高而倚者且崩。直如矢者死。直如繩者稱。

禍生於欲得福生於自禁。聖人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

說苑十六

爲人上者患在不明。爲人下者患在不忠。人知糞出。莫知糞心。端身正行。全以至今。見亡知存。見霜知冰。廣大在好利。恭敬在事親。因時易以爲仁。因道易以達人。營於利者多患。輕諾者寡信。

欲賢者莫如下人。貪財者莫如全身。財不如義。高勢不如德尊。父不能愛無益之子。君不能愛不軌之民。君不能賞無功之臣。臣不能死無德之君。問善御者

莫如馬。問善治者莫如民。以卑爲尊。以屈爲伸。聖人所因。上法於天。

君子行德以全其身。小人行貪以亡其身。相勸以禮。相強以仁。得道於身。得譽於人。

知命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人而不愛則不能仁。佞而不巧則不能信。言善毋及身。言惡毋及人。上清

而無欲。則下正而民樸。來事可追也。往事不可及。無思慮之心。則不達。無談說之辭。則不樂。

善不可以僞來。惡不可以辭去。近市無賈。在田無野。

上言字偏左只  
古字六半

善不逆旅非仁義剛武無以定天下

十武

水倍源則川竭。人倍信則名不達。義勝患則吉。患勝義則滅。五聖之謀不如逢時。辯智明慧不如遇世。有鄙心者不可授便勢。有愚質者不可予利器。多易多敗。多言多失。

冠履不同藏賢不肖不同位。官尊者憂深。祿多者責大。積德無細。積怨無大。多少必報。固其勢也。

臯逢鳩鳩曰子將安之。臯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故。臯曰鄉人皆惡我。鳴以故。東徙。鳩曰子能更鳴可矣。不

能更鳴。東徙猶惡子之聲。

聖人之衣也。便體軀以安身。其食也。安於腹。適衣節食。不聽口目。

曾子曰。鷹鷺以山為卑。而增巢其上。鼃鼃魚鱉鼃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卒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不求

利祿。則不害其身。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也。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權。莊足以成禮而已。

曾子曰。入是國也。言信乎羣臣。則留可也。忠行乎羣



臣則仕可也。澤施乎百姓則安可也。

士通

口者關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四馬不能追也。口者

關也。舌者兵也。出言不當，反自傷也。言出於已不可

止於人。行發於邇，不可止於遠。夫言行者，君子之樞

機。樞機之發，榮辱之本也。可不慎乎？故蒯子羽曰：言

猶射也。括既離弦，雖有所悔焉，不可從而追已。詩曰：

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蠋欲類蠶，鱣欲類蛇。人見蛇蠋，莫不身灑。然女工修

蠶，漁者持鱣，不惡何也？欲得錢也。逐漁者濡，逐獸者

趨，非樂之也，事之權也。

登高使人欲望，臨淵使人欲窺，何也？處地然也。御者

使人恭，射者使人端，何也？其形便也。

民有五死，聖人能去其三，不能除其二。饑渴死者可

去也，凍寒死者可去也，罹五兵死者可去也，壽命死

者不可去也，癰疽死者不可去也，饑渴死者中不克

也，凍寒死者外勝中也，罹五兵死者德不忠也，壽命

死者歲數終也，癰疽死者血氣窮也，故曰：中不正，外

淫作，外淫作者多怨怪，多怨怪者疾病生，故清淨無

爲血氣乃平。

百行之本，一言也。一言而適，可以却敵。一言而得，可以保國。響不能獨爲聲，影不能倍曲爲直。物必以其類及。故君子慎言出已。負石赴淵，行之難者也。然申屠狄爲之，君子不貴之也。盜跖凶貪，名如日月，與舜禹並傳而不息。而君子不貴。

君子有五耻：朝不坐，燕不議，君子耻之；居其位，無其言，君子耻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耻之；既得之，又失之，君子耻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耻之。

君子雖窮，不處亡國之勢；雖貧，不受亂君之祿。尊乎亂世，同乎暴君。君子之耻也。衆人以毀形爲耻，君子以毀義爲辱。衆人重利，廉士重名。

明君之制，賞從重，罰從輕。食人以壯爲量，事人以老爲程。

君子之言寡而實，小人之言多而虛。君子之學也，入於耳，藏於心，行之以身。君子之治也，始於不足，見終於不可及也。君子慮福弗及，慮禍百之。君子擇人而取，不擇人而與。君子實如虛，有如無。

苑十六

其通

君子有其備則無事。君子不以愧食，不以辱得。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君子不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順道而行，循理而言，喜不加易，怒不加難。

君子之過，猶日月之蝕也。何害於明？小人可也。猶狗之吠盜，狸之夜見，何益於善？夫智者不妄，爲勇者不妄殺。

君子比義，農夫比穀。事君不得進其言，則辭其爵，不得行其義，則辭其祿。人皆知取之爲取也，不知與之爲取之。政有招寇，行有招耻，弗爲而自至。天下未有猛獸狐疑，不若蜂蠆之致毒也。高議而不可及，不若卑論之有功也。

秦信同姓以王，至其衰也，非易同姓也。而身死國亡，故王者之治天下，在於行法，不在於信同姓。

高山之巔無美木，傷於多陽也。大樹之下無美草，傷於多陰也。

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而世莫可爲鼓也。惠施

卒而莊子深瞑不言見世莫可與語也。

修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耻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

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通義也。爵人於朝。論

人於市。古之通法也。

道微而明。淡而有功。非道而得。非時而生。是謂妄成。得而失之。定而復傾。

福者禍之門也。是者非之尊也。治者亂之先也。事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聞也。

枝無忘其根。德無忘其報。見利必念害身。故君子留精神。寄心於三者。吉祥及子孫矣。

兩高不可重。兩大不可容。兩勢不可同。兩貴不可雙。夫重容同雙。必爭其功。故君子節嗜欲。各守其足。乃能長久。夫節欲而聽諫。敬賢而勿慢。使能而勿賤。為人君能行此三者。其國必强大。而民不去散矣。

默無過言。慤無過事。木馬不能行。亦不費食。騏驥日

馳千里。鞭箠不去其背。

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

徑而寡失。簡絲數米。煩而不察。故大較易為智。曲辯難為慧。

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制於螻蟻者。離其居也。猿猴失木。禽於狐貉者。非其處也。騰蛇遊霧而升。騰龍乘雲而舉。猿得木而挺。魚得水而驚。處地宜也。

君子博學。患其不習。既習之。患其不能行之。既能行之。患其不能以讓也。

君子不羞學。不羞問。問訊者知之本。念慮者知之道也。此言貴因人知而加知之。不貴獨自用其知而知之。

天地之道。極則反。滿則損。五采曜眼。有時而渝。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盛衰。安得自若。

民苦則不仁。勞則詐生。安平則教。危則謀。極則反。盈則損。故君子弗滿弗極也。

若下二字空處有墨了

說苑十六

說苑卷第十六

說苑卷十六終

甲申十月初八夜校至次日苦昏畢 亥侍 計三十五十六三卷

十六通

一葉版有裂紋

說苑

說苑卷十七

鴻嘉四年三月己未護在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上

○○○雜言

賢人君子者。通乎盛衰之時。明乎成敗之端。蔡乎治亂之紀。審乎人情。知所去就。故雖窮不處亡國之勢。雖貧不受汙君之祿。是以太公年七十而不自達。孫叔敖三去相而不自悔。何則。不强合非其人也。太公一合於周而侯七百歲。孫叔敖一合於楚而封十世。大夫種存亡越而霸。勾踐賜死於前。李斯積功於秦而卒被五刑。盡忠憂君。危身安國。其功一也。或以封

李周



侯而不絕。或以賜死而被刑。所慕所由異也。故箕子  
 棄國而佯狂。范蠡去越而易名。智過去君弟而更姓。  
 皆見遠識微而仁能去富勢以避萌生之禍者也。夫  
 暴亂之君孰能離繫以役其身。而與于患乎哉。故賢  
 者非長死避害而已也。為殺身無益而明主之暴也。  
 比干死紂而不能正其行。子胥死吳而不能存其國。  
 二子者強諫而死。適足明主之暴耳。未始有益如秋  
 毫之端也。是以賢人閉其智。塞其能。待得其人然後  
 合。故言無不聽。行無見疑。君臣兩與。終身無患。今非  
 得其時。又無其人。直私意不能已。閱世之亂。憂主之  
 危。以無貲之身。涉蔽塞之路。經乎讒人之前。造無量  
 之主。犯不測之罪。傷其天性。豈不惑哉。故文信侯李  
 斯。天下所謂賢也。為國計揣微射隱。所謂無過策也。  
 戰勝攻取。所謂無強敵也。積功甚大。勢利甚高。賢人  
 不用。讒人用事。自知不用其仁。不能去。制敵積功不  
 失秋毫。避患去害不見丘山。積其所欲。以至其所惡。  
 豈不為勢利惑哉。詩云。人知其一。莫知其佗。此之謂  
 也。

說苑十七

三李周

子石登吳山而四望，喟然而嘆，息曰：嗚呼悲哉！世有明於事情，不合於人心者；有合於人心，不明於事情者。弟子問曰：何謂也？子石曰：昔者吳王夫差不聽伍子胥，盡忠極諫，抉目而辜。太宰嚭、公孫維倫、合苟容，以順夫差之志而伐吳。二子沉身江湖，頭懸越旗。昔者費仲、惡來、革、長鼻，決耳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子身死，牧之野，頭足異所，比干盡忠剖心而死。今欲明事情，恐有抉目剖心之禍。欲合人心，恐有頭足異所之患。由是觀之，君子道狹耳。誠

不逢其明主，狹道之中，又將儉危閉塞，無可從出者。祁射子見秦惠王，惠王說之，於是唐姑讒之，復見惠王，懷怒以待之，非其說異也。所聽者易也，故以徵為羽，非弦之罪也。以甘為苦，非味之過也。

彌子瑕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罪別。彌子瑕之母疾，人聞夜往告之，彌子瑕擅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犯刑罪哉。君遊果園，彌子瑕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而忘其口味。及彌子瑕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故嘗矯吾車。



又嘗食我以餘桃。故子瑕之行未必變初也。前見賢後獲罪者。愛憎之生變也。

舜耕之時不能利其都人。及為天子。天下戴之。故君

子窮則善其身。達則利於天下。

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千鐘。而友益親。自南宮項叔

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有時而後重。有執而後

行。微夫二子之賜。丘之道幾於廢也。

太公田不足以償種。漁不足以償網。治天下有餘智。

文公種米。曾子駕羊。孫叔敖相楚三年。不知軛在衡。

後務大者固忘小。智伯厨人亡。炙選而知之。韓魏反

而不知。邯鄲子陽園人亡。桃而知之。其亡也不知。務

小者亦忘大也。

淳于髡謂孟子曰。先名實者。為人者也。後名實者。自

為者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上下而去之。仁

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

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

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趣也。一者何也。曰。仁

也。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曰。魯穆公之時。公儀子為

政子思子庚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  
益於國也曰虞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  
故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也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  
河西善謳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舟杞梁之  
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於外爲其事無  
其功髡未睹也賭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矣曰  
孔子爲魯司寇而不用從祭膳肉不至不脫冕而行  
其不善者以爲爲肉也其善者以爲爲禮也乃孔子  
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故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  
得識也

范十七

梁相死惠子欲之梁渡河而遽墮水中船人救之船  
人曰子欲何之而遽也曰梁無相吾欲往相之船人  
曰子居船楫之間而困無我則子死矣子何能相梁  
乎惠子曰子居艘楫之間則吾不如子至於安國家  
全社稷子之比我蒙蒙如未視之狗耳

西閭過東渡河中流而溺船人接而出之問曰今者  
子欲安之西閭過曰欲東說諸侯王船人掩口而笑  
曰子渡河中流而溺不能自救安能說諸侯乎西閭

過曰無以子之所能相傷爲也。子獨不聞和氏之璧乎。價重千金。然以之間紡。曾不如瓦墼。隨侯之珠。國之寶也。然用之彈。曾不如泥丸。騏驥騅駉。倚衡負軛。而趨一日千里。此至疾也。然使捕鼠。曾不如百錢之狸。干將鑌鉞。拂鍾不鏗。試物不知。揚刃離金。斬羽契鐵。斧此至利也。然以之補履。曾不如兩錢之錐。今子持楫乘扁舟。處廣水之中。當陽侯之波。而臨淵流。適子所能耳。若試與子東說諸侯王。見一國之主。子之蒙蒙無異夫未視之狗耳。

苑上

六李周

甘戊使於齊。渡大河。船人曰。河水間耳。君不能自渡。能爲王者之說乎。甘戊曰。不然。汝不知也。物各有短長。謹愿敦厚。可事主。不施用兵。騏驥騅駉。足及千里。置之宮室。使之捕鼠。曾不如小狸。干將爲利。名聞天下。匠以治木。不如斤斧。今持楫而上下隨流。吾不如子。說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子亦不如戊矣。

今夫世異則事變。事變則時移。時移則俗易。是以君子先相其土地。而裁其器。觀其俗。而和其風。總衆議而定其教。愚人有學遠射者。參矢而發。已射五步之

苑上

卷十七

六

內又復參矢而發。世以易矣。不更其儀。譬如愚人之學遠射。目察秋毫之末者。視不能見太山。耳聽清濁之調者。不聞雷霆之聲。何也。唯其意有所移也。百人操觚。不可爲固結。千人謗獄。不可爲直辭。萬人比非。不可爲顯士。

麋鹿成羣。虎豹避之。飛鳥成列。鷹鷲不擊。衆人成聚。聖人不犯。騰蛇遊於霧露。乘於風雨而行。非千里不止。然則暮託宿於鱮鱸之穴。所以然者。何也。用心不一也。夫蚯蚓內無筋骨之強。外無爪牙之利。然下飲

黃泉。上墜晞土。所以然者。何也。用心一也。聰者耳聞明者目見。聰明形則仁愛著。廉恥分矣。故非其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智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遠容而名章也。詩云。不伎不求。何用不臧。此之謂也。

楚昭王召孔子。將使執政而封以書社七百。子西謂楚王曰。王之臣用兵有如子路者乎。使諸侯有如宰予者乎。長管五官有如子貢者乎。昔文王處鄆。武王處鎬。鄆鎬之間。百乘之地。伐上殺主。立爲天子。世皆

曰聖王。今以孔子之賢而有書社七百里之地。而三子佐之。非楚之利也。楚王遂止。夫善惡之難分也。聖人獨見疑。而况於賢者乎。是以賢聖罕合。諂諛常興也。故有千歲之亂。而無百歲之治。孔子之見疑。豈不痛哉。

苑十七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佚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強。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死者。非命也。人自取之。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此之謂也。

九章版中對

孔子遭難陳蔡之境。絕糧。弟子皆有饑色。孔子歌兩柱之間。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不應。曲終而曰。由君子好樂。爲無驕也。小人好樂。爲無懾也。其誰知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子路不悅。授干而舞。三終而出。及至七日。孔子脩樂不休。子路慍見曰。夫子之修樂時乎。孔子不應。樂終而曰。由昔者齊桓霸心生于莒。勾踐霸心生於會稽。晉文霸心生于驪氏。

故居不幽則思不遠。身不約則智不廣。庸知而不遇之。於是興。明日免於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遇此難也。其不可忘已。孔子曰。惡。是何也。語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醫。夫陳蔡之間。止之幸也。二三子從止者。皆幸人也。吾聞人君不困不成王。列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湯困於呂。文王困於羑里。秦穆公困於殺齊桓。困於長勺。勾踐困於會稽。晉文困於驪氏。夫困之爲道。從寒之及煖。煖之及寒也。唯賢者獨知而難言之也。易曰。困亨貞大人吉。無咎。有言不信。聖人所與人難言信也。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內。席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羹不糝。弟子皆有饑色。讀詩書治禮不休。子路進諫曰。凡人爲善者。天報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以禍。今先生積德行爲善久矣。意者尚有遺行乎。奚居隱也。孔子曰。由來汝不知坐。吾語汝。子以夫知者爲無不知乎。則王子比干何爲剖心而死。以諫者爲必聽乎。伍子胥何爲抉目於吳東門。子以廉者爲必用乎。伯夷叔齊何爲餓死於首陽山之下。子以忠者爲

必用乎則鮑莊何為而肉枯荆公子高終身不顯鮑  
 焦抱木而立枯介子推登山焚死故夫君子博學深  
 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才也為不為  
 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有其才不遇其  
 時雖才不用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舜耕歷山而逃  
 於河畔立為天子則其遇堯也傳說負壤土釋板築  
 而立佐天子則其遇武丁也伊尹有莘氏媵臣也負  
 鼎俎調五味而佐天子則其遇成湯也呂望行年五  
 十賣食於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為天

子師則其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膠目居檻車中自  
 車中起為仲父則其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取五  
 羊皮伯氏牧羊以為卿大夫則其遇秦穆公也沈尹  
 名聞天下以為令尹而讓孫叔敖則其遇楚莊王也  
 伍子胥前多功後戮死非其智益衰也前遇闔廬後  
 遇夫差也夫驥厄罷鹽車非無驥狀也夫世莫能知  
 也使驥得王良造父驥無千里之足乎芝蘭生深林  
 非為無人而不香故學者非為通也為窮而不困也  
 憂不衰也此知禍福之始而心不惑也聖人之深念

獨知獨見，舜亦賢聖矣。南面治天下，唯其遇堯也。使  
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刑戮，固可也。又何官得治乎？  
夫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當是時，豈關龍逢  
無知，而比干無惠哉？此桀紂無道之世然也。故君子  
疾學修身，端行以須其時也。

孔子之宋，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圍孔  
子之舍，子路怒奮戟將下闔，孔子止之曰：「何仁義之  
不免俗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修也，是正之過  
也。若似陽虎，則非正之罪也。命也夫。」由歌子和汝子

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甲罷。

孔子曰：「不觀於高岸，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於深淵，  
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於海上，何以知風波之患；失  
之者，其不在此乎？」士慎三者，無累於人。

曾子曰：「響不辭聲，鑑不辭形，君子正一而萬物皆成。  
夫行非爲影也，而影隨之；呼非爲響也，而響和之。故  
君子功先成而名隨之。」

子夏問仲尼曰：「顏淵之爲人也何若？」曰：「回之信賢於  
正也。」曰：「子貢之爲人也何若？」曰：「賜之敏賢於正也。」曰：



子路之爲人也何若曰由之勇賢於丑也曰子張之爲人何若曰師之莊賢於丑也於是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者何爲事先生曰坐吾語汝回能信而不能反賜能敏而不能屈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此四子者丑不爲也夫所謂至聖之士必見進退之利屈伸之用者也

東郭子惠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槩括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脩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詩云

苑苑彼柳斯鳴蜩嘒嘒有灌者淵苑藟葦淠淠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

昔者南瑕子過程太子太子爲烹鯢魚南瑕子曰吾聞君子不食鯢魚程太子曰乃君子否子何事焉南瑕子曰吾聞君子上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於惡自退之原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豈敢自以爲君子哉志向之而已孔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

孔子觀於呂梁懸水四十仞環流九十里魚鱉不能

過。鼃不敢居。有一丈夫方將涉之。孔子使人並崖而止之曰。此懸水四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鱉不敢過。鼃不敢居。意者難可濟也。丈夫不以錯意。遂渡而出。孔子問子巧乎。且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入先以忠信。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吾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謂弟子曰。水而尚可以忠信義久而身親之。况於人乎。

子路盛服而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襜褕者何也。昔者

江水出於岷山。其始也大。足以濫觴。及至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唯下流衆川之多乎。今若衣服甚盛。顏色克盈。天下誰肯加若者哉。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如也。孔子曰。由記之。吾語若賁於言者。華也。奮於行者。伐也。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爲能。不能爲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既知且仁。夫有何加矣哉。由詩云。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此之謂也。

子路問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無也。君子之  
脩其行，未得則樂其意，既已得，又樂其知，是以有終  
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之得，則憂不  
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  
樂。

孔子見榮啓期，衣鹿皮裘，鼓瑟而歌。孔子問曰：先生  
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吾既已  
得爲人，是一樂也。人以男爲貴，吾既已得爲男，是爲  
二樂也。人生不免襁裸，吾年已九十五，是三樂也。夫

光十七

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處常待終，當何憂乎？  
曾子曰：吾聞夫子之三言，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  
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夫子見人有善，  
若已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親行之，然後  
道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不爭  
也。夫子之易事也，吾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  
孔子曰：回，若有君子之道四，強於行也，弱於受諫，休  
於待祿，慎於持身，  
仲尼曰：史鱗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

鬼直能曲於人。

孔子曰。丘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賢

已者處。賜也好說不如已者。

孔子將行無蓋。弟子曰。子夏有蓋。可以行。孔子曰。商

之爲人也甚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違其

短者。故能久長矣。

子路行辭於仲尼曰。敢問新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

若何。長爲善士而無犯若何。仲尼曰。新交取親其忠

乎。言寡可行其信乎。長爲善士而無犯其禮乎。

子路將行辭於仲尼曰。贈汝以車乎。以言乎。子路曰。

請以言。仲尼曰。不強不遠。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

無復。不恭無禮。慎此五者。可以長久矣。

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禮聘曾子。曾子固

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君子贈人以財。不若以言。

今大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則易以匹馬。非蘭

本美也。願子詳其所湛。既得所湛。亦求所湛。吾聞君

子居必擇處。遊必擇士。居必擇處。所以求士也。遊必

擇士。所以脩道也。吾聞反常移性者。欲也。故不可不

慎也

孔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失。縱欲則敗。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聚有數。車器有限。以防亂之源也。故夫度量不可不明也。善欲不可不聽也。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工。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謀必成。愚者反是。夫處重擅寵。專事妬賢。愚者之情也。志驕傲而輕舊怨。是以尊位則必危。任重則必崩。擅寵則必辱。

孔子曰。鞭朴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政。言疾之難行。故君子不急斷。不意使。以為亂源。

孔子曰。終日言不遺已之憂。終日行不遺已之患。唯智者有之。故恐懼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越難也。終身為之一言敗之。可不慎乎。

孔子曰。以富貴為人下者。何人不與。以富貴敬愛人者。何人不親。衆言不逆。可謂知言矣。衆嚮之。可謂知時矣。

孔子曰。夫富而能富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貴而能

貴人者。欲賤而不可得也。達而能達人者。欲窮而不可得也。

仲尼曰。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也。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聚斲而鼓之。

孔子曰。船非水不可行。水入船中則其沒也。故曰君子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閉也。

孔子曰。依賢固不困。依富固不窮。馬蹶折而復行者。何以輔足衆也。

苑七

孔子曰。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又

曰。與善人居。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

化矣。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

之化矣。故曰。丹之所藏者赤。烏之所藏者黑。君子慎

所藏。

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

君子比德焉。遍予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

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義。淺者流行。者不測。似智。

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綿弱而微達。似察。受惡不

讓。似包蒙。不清以入。鮮潔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

說苑 卷十七 十七

正盈不求槩。似度其萬折必東。似意是以君子見大水觀焉爾也。

夫智者何以樂水也。曰泉源潰潰，不釋晝夜，其似力者。循理而行，不遺小間，其似持平者。動而之下，其似有禮者。赴千仞之壑而不疑，其似勇者。障防而清，其似知命者。不清以入，鮮潔而出，其似善化者。衆人取乎品類，以正萬物得之則生，失之則死，其似有德者。淑淑淵淵，深不可測，其似聖者。通潤天地之間，國家以成，是知之所以樂水也。詩云：思樂泮水，薄採其芣。

魯侯<sup>後</sup>戾止，在泮飲酒，樂水之謂也。夫仁者何以樂山也。曰：夫山寵窳累，萬民之所觀仰，草木生焉，衆物立焉，飛禽萃焉，走獸休焉，寶藏殖焉，竒夫息焉，育群物而不倦焉，四方並取而不限焉，出雲風通氣于天地之間，國家以成，是仁者所以樂山也。詩曰：太山巖巖，魯侯是瞻，樂山之謂矣。

王有六美，君子貴之，望之溫潤，近之栗理，聲近徐而聞遠，折而不撓，闕而不荏，廉而不剷，有瑕必示之於外，是以貴之。望之溫潤者，君子比德焉，近之栗理者，

君子比智焉。聲近徐而聞遠者，君子比義焉。折而不撓，闕而不荏者，君子比勇焉。廉而不

焉，有瑕必見之於外者，君子比情焉。  
道吾問之夫子，多所知，無所知，其身孰善者乎？對曰：無知者死，人屬也。雖不死，累人者必衆甚矣。然多所知者好，其用心也多。所知者出於利人，即善矣。出於害人，即不善也。道吾曰：善哉。

越石父曰：不肖人，自賢也。愚者自多也。佞人者，皆莫能相其心口以出之。又謂人勿言也。譬之猶渴而穿

井，臨難而後鑄兵，雖疾從而不及也。

夫臨財忘貧，臨生忘死，可以遠罪矣。夫君子愛口，孔

雀愛羽，虎豹愛爪，此皆所以治身法也。上交者不失

其祿，下交者不離於患，是以君子擇人與交，農人擇

田而田，君子樹人。農夫樹田，田者擇種而種之，豐年

必得粟，士擇人而樹之，豐時必得祿矣。

天下失道而後仁義生焉。國家不治而後孝子生焉。

民爭不分而後慈惠生焉。道逆時反而後權謀生焉。

凡善之生也，皆學之所由。一室之中，必有主道焉。父



母之謂也。故君正則百姓治，父母正則子孫孝。慈是以孔子家兒不知罵，曾子家兒不知路。所以然者，生而善教也。夫仁者好合人，不仁者好離人。故君子居人間則治，小人居人間則亂。君子欲和人，譬猶水火不相能然也，而鼎在其間，水火不亂，乃和百味。是以君子不可不慎擇人在其間。

齊景公問晏子曰：寡人自以坐地，二三子皆坐地，吾子獨舉草而坐之，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唯喪與獄坐於地，今不敢以喪獄之事侍於君矣。

齊高廷問於孔子曰：廷不曠山，不直地，衣蓑提執，精氣以問事君之道。願夫子告之。孔子曰：貞以幹之，敬以輔之，待人無倦，見君子則舉之，見小人則退之。夫爾惡心而忠與之，敏其行，脩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若行不敏，禮不合，對門不通矣。

說苑卷第十七

說苑卷十七終

說苑卷十八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上

辨物

顏淵問於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達乎情性之理、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睹賭遊氣之源、若此而可謂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義、飭身以禮樂、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夫天文地理、人情之效、存於心、則聖智之府、是故古者聖王既臨天下、必變四時、定律歷、考天文、揆時

武

宋本二音中僅小  
教誤作五故釘在  
後

變登靈臺以望氣氛故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璿璣謂北辰勾陳樞星也以其魁杓之所指二十八宿爲吉凶禍福天文列舍盈縮之占各以類爲驗夫占變之道二而已矣二者陰陽之數也故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也者物之動莫不由道也是故發於一。成於二。備於三。周於四。行於五。是故玄象著明莫大於日月。察變之動莫著於五星。天之五星運氣於五行。其初猶發於陰陽而化極萬一千五百二十。所謂二十八星者。東方曰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曰斗牛須女虛危營室東壁。西方曰奎婁胃昂畢觜參。南方曰東井輿鬼柳七星張翼軫。所謂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其在宿運外內者。以宮名別。其根莖皆發於地而華形於天。所謂五星者。一曰歲星。二曰熒惑。三曰鎮星。四曰太白。五曰辰星。欃槍孛彗始在矢蚩尤之旗。皆五星盈縮之所生也。五星之所犯。各以金木水火土爲占。春秋冬夏伏見有時。失其常。離其時。則爲變異。得其時。居其常。是謂吉祥。古者有主四

時者主春者張昏而中，可以種穀。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夏者大火昏而中，可以種黍菽。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秋者虛昏而中，可以種麥。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冬者昂昏而中，可以斬伐田獵。蓋藏上告之天子，下布之民。故天子南面視四星之中，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籍，不舉力役。書曰：敬授民時。詩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物之所以有而不絕者，以其動之時也。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昔者高宗成王感於雉，雉暴風之變，脩身自改，而享豐昌之福也。逮秦皇帝卽位，彗星四見，蝗蟲蔽天，冬雷夏凍，石隕東郡，大人出臨洮，妖孽並見，熒惑守心，星茀太角，太角以亡，終不能改。二世立，又重其惡。及卽位，日月薄蝕，山林辰星出於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孽火烧宮，野禽戲庭，都門內崩，天變動於上，群臣昏於朝，百姓亂於下，遂不察，是以亡也。八荒之內有四海，四海之內有九州。天子處中州而制八方耳。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

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南河間曰兗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青州、山川汗澤、陵陸丘阜、五土之宜。聖王就其勢，因其便，不失其性。高者黍，中者稷，下者秔。蒲葦菅蒯之用不乏。麻麥黍粱亦不盡。山林禽獸、川澤魚鼈滋殖，殖王者京師四通而致之。

周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地震。今三川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陽溢而壯，陰源必塞，國必亡。夫水土

演而民用足也。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雒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如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天之所棄，不過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五嶽者何謂也？泰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華山，西嶽也；常山，北嶽也；嵩高山，中嶽也。五嶽何以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歛雲雨焉，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

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故視三公也。

四瀆者何謂也？江河淮濟也。四瀆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於海焉。能出雲雨千里焉。為施甚大，故視諸侯也。

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為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書曰：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徧于群神矣。

齊景公為露寢之臺，成而不通焉。栢常騫曰：為臺甚急，臺成君何為不通焉？公曰：然，梟梟昔者鳴，其聲無不

為也。吾惡之甚，是以不通焉。栢常騫曰：臣請禳而去之。公曰：何具？對曰：築新室，為置白茅焉。公使為室成，置白茅焉。栢常騫夜用事，明日問公曰：今昔聞梟聲乎？公曰：一鳴而不復聞，使人往視之，梟當陞布翼伏地而死。公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對曰：能。公曰：能益幾何？對曰：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公口，亦有徵兆之見乎？對曰：得壽地且動。公喜，令百官趣具騫之所求。栢常騫出，遭晏子於塗，拜馬前，辭曰：騫為君禳梟而殺之，君謂騫曰：子之道若此，其明

也亦能益寡人壽乎。騫曰能。今且大祭爲君請壽，故將往以聞。晏子曰：「嘻，亦善矣，能爲君請壽也。」雖然，吾聞之，惟以政與德順乎神，爲可以益壽。今徒祭可以益壽乎？然則福名有見乎？對曰：「得壽地將動。」晏子曰：「騫，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汝以是乎？」栢常騫俯有間，仰而對曰：「然。」晏子曰：「爲之無益，不爲無損也。薄賦歛，無費民，且令君知之。」

夫水旱俱天下陰陽所爲也。大旱則雩祭而請雨，大水則鳴鼓而劫社，何也？曰：陽者陰之長也，其在鳥則

雄爲陽，雌爲陰，其在獸則牡爲陽而牝爲陰，其在民則夫爲陽而婦爲陰，其在家則父爲陽而子爲陰，其在國則君爲陽而臣爲陰，故陽貴而陰賤，陽尊而陰卑。天之道也。今大旱者陽氣太盛，以厭於陰，陰厭陽固，陽其填也。惟填厭之太甚，使陰不能起也。亦雩祭拜請而已，無敢加也。至於大水及日蝕者，皆陰氣太盛，而上減陽精，以賤乘貴，以卑陵尊，大逆不義，故鳴鼓而闐之，朱絲縈而劫之，由此觀之，春秋乃正天下之位，徵陰陽之失，直責逆者不避其難，是亦春秋之

不畏強禦也。故劫嚴社而不爲驚。靈出天王而不爲不尊。上辭蒯賁之命。不爲不聽。其父絕文姜之屬而不爲不愛。其母其義之盡耶。其義之盡耶。

齊大旱之時。景公召群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饑色。吾使人卜之。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歛以祠靈山。可乎。群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爲身。以草木爲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景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河伯以水

爲國。以魚鼈爲民。天久不雨。水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用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爲之柰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於是景公出野。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樹。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惟有德也。

夫天地有德。合則生氣有精矣。陰陽消息。則變化有時矣。時得而治矣。時得而化矣。時失而亂矣。是故人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



施化故三月達眼而後能見。七月生齒而後能食。期  
年生牘而後能行。三年鰥合而後能言。十六精通而  
後能施化。陰窮反陽。陽窮反陰。故陰以陽變。陽以陰  
變。故男八月而生齒。八歲而毀齒。二八十六而精小  
通。女七月而生齒。七歲而毀齒。二七十四而精化小  
通。不肖者精化始至矣。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故反  
施亂化。故詩云。乃如之大。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  
命也。賢者不然。精化填盈後。傷時之不可遇也。不見  
道端。乃陳情欲。以歌。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  
而不見。搔首踟躕。瞻彼日月。遙遙我思。道之云遠。曷

云能來。急時之辭也。甚焉。故稱日月也。

度量權衡。以黍生之。為一分。十分為一寸。十寸為一  
尺。十尺為一丈。十六黍為一豆。六豆為一銖。二十四  
銖為一兩。十六兩為一斤。三十斤為一鈞。四鈞重一  
石。千二百黍為一龠。十龠為一合。十合為一升。十升  
為一斗。十斗為一石。

凡六經帝王之所著。莫不致四靈焉。德盛則以為畜。  
治平則時氣至矣。故麒麟麋身牛尾。圓頂一角。含仁

懷義音中律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擇土而踐。位平  
然後處。不群居。不旅行。紛兮方其有質文也。幽間則循  
循如也。動則有容儀。黃帝卽位。惟聖恩承天。明道一  
脩。惟仁是行。宇內和平。未見鳳凰。維思影像。夙夜晨  
興。於是乃問天老曰。鳳儀何如。天老曰。夫鳳鴻前麟  
後。蛇頸魚尾。鶴植植鴛鴦思。麗化枯折。所志龍文龜身。  
燕喙鷄喙。駢翼而中注。首戴德頂。揭義背。負仁心。信  
智。食則有質飲則有儀。往則有文。來則有嘉。晨鳴曰  
發明。晝鳴曰保長。飛鳴曰上翔翔。集鳴曰歸昌。翼挾義。

衷抱忠。足履正。尾繫武。小聲合金。大音合鼓。延頤奮  
翼。五光備舉備舉。光興八風。氣降時雨。此謂鳳像。夫惟鳳  
爲能究萬物。隨天祉。象百狀。達于道。去則有災。見則  
有福。覽九州。觀八極。備文武。正王國。嚴照四方。仁聖  
皆伏。故得鳳之像。一者鳳過之。得二者鳳下之。得三  
者則春秋下之。得四者則四時下之。得五者則終身  
居之。黃帝曰於戲盛哉。於是乃備黃冕帶黃紳。齋于  
中宮。鳳乃蔽日而降。黃帝降自東階。西面啓首曰。皇  
天降茲。敢不承命。於是鳳乃遂集東園。食帝竹實。棲

帝梧樹終身不去詩云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葦葦萋萋雍雍喈喈此之謂也

靈龜文五色似王五背陰向陽上隆象天下平法地槃槃衍象山四趾轉運應四時文著象二十八宿蛇頭龍翅左精象日右精象月千歲之化下氣上通能知吉凶存亡之變寧則信信如也動則著矣神龍能為高能為下能為大能為小能為幽能為明能為短能為長昭乎其高也淵乎其下也薄乎天光高乎其著也一有一亡忽微哉斐然成章虛無則精以和動

作則靈以化於戲允哉君子辟神也觀彼威儀遊燕幽間有似鳳也書曰鳥獸鶴鶴鳳皇來儀此之謂也成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為一秀大幾盈車民得而上之成王成王問周公此何也周公曰三苗同秀為一意天下其和而為一乎後三年則越裳氏重譯而朝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之不通故重三譯而來朝也周公曰德澤不加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則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於吾國之黃髮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耶有則盍

朝之然後周公敬受其所以來矣。

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於莘王問於內史過曰是何故有之乎對曰有之國將興其君齋明中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焉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將亡其君貪冒淫僻邪佚荒怠蕪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攜貳明神不蠲而民有遠意民神痛怨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是以或見神而興亦有以亡昔夏之興也祝

融降于崇山其亡也罔祿信於亭隧商之興也禱杭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鸞鷲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宣王於鎬是皆明神之紀者也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有爽德協于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是監燭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一神不遠徙遷若由是觀之其丹朱耶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王曰然則何爲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豐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今虢少荒其亡也王曰吾其柰何對曰使太宰以祝

史率狸姓奉犧牲，盜盛玉帛往獻焉。無有所也。王曰：「號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今其宵見，鬼神之見也不失其物。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王使太宰已父率傅氏及祝奉犧牲，玉觴往獻焉。」內史過從，至號，號公亦使祝史請土焉。內史過歸，告王曰：「號必亡矣。不禋於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不親於民而求用焉，民必違之。精意以享禋也，慈保庶民親也。今號公動匱百姓以盈其違，離民怒神，怨而求利焉，不亦難乎！十年，晉取號也。」

齊桓公北征孤竹，未至卑耳，谿中十里闕然而止。瞠然而視，有頃，奉矢未敢發也。喟然歎曰：「事其不濟乎？」有人長尺冠冕，大人物具焉。左祛衣，走馬前者。管仲曰：「事必濟，此人知道之神也。」走馬前者，導也。左祛衣者，前有水也。從左方渡，行十里，果有水，曰遼水，表之。從左方渡至踝，從右方渡至膝，已渡事果濟。桓公再拜，管仲馬前曰：「仲父之聖至如是，寡人得罪久矣。」管仲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乃知之。是夷吾善承教，非聖也。」

吳伐越，隳會稽，得骨，專車。使使問孔子曰：骨何者？最大。孔子曰：禹致群臣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使者曰：誰爲神？孔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社稷爲公侯，山川之祀爲諸侯，皆屬於王者。曰：防風氏何守？孔子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之山者也。其神爲釐姓，在虞夏爲防風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狄氏，今謂之大人。使者曰：人長幾何？孔子曰：焦僂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使者曰：善哉！聖人也。

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罍矢長尺而咫，陳侯使問孔子。孔子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思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罍，長尺而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故銘其楛曰：肅慎氏貢楛矢，以勞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珎玉，展親也。分別姓以遠方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矢，試求之故府，果得焉。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以問孔子，言得狗。孔子

曰以吾所聞非狗乃羊也。木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犢羊也。非狗也。桓子相曰善哉。

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觸王舟止於舟中昭王大怪之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萍實令剖而食之惟惟霸者能獲之此吉祥也其後齊有飛鳥一足來下止于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又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商羊急告民趣治溝渠天將大雨於是如之天果大雨諸國皆水齊獨以安孔子歸弟子請問孔子曰異哉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拳赤

如日剖而食之美如蜜此楚之應也兒又有兩兩相牽屈一足而跳曰天將大雨商羊起舞今齊獲之亦其應也夫謠之後未嘗不有應隨者也故聖人非獨守道而已也賭睹物記也即得其應矣

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於晉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館客客問君疾對曰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無不遍諭也而無除今夢黃熊入於寢門不知人鬼耶意厲鬼也子產曰君之明子爲政其何厲之有僑聞之昔蘇絃違帝命殛之于羽山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是

爲夏郊，三代舉之。夫鬼神之所及，非其族類，則紹其同位。是故天子祠上帝，公侯祠百神，自卿已下，不過其族。今周室少卑，晉實繼之。其或者未舉夏郊也。宣子以告祀夏郊，董伯爲尸。五日，瘳。公見子產，賜之芻

**鼎**

號。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阿。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今日使晉襲于爾門。公拜顛首，覺召史噐占之。噐曰：如君之言，則蓂收也。天之罰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僑告其

諸侯曰：號不久矣。吾乃今知之。君不度而嘉大國之襲於已也。何瘳。吾聞之曰：大國無道，小國襲焉。曰：服小國，傲大國，襲焉。曰：誅民疾君之侈也。是以由於道。命今嘉其夢，侈必展。是天奪之鑑而益其疾也。民疾其態，天又誑之。大國來誅，出令而逆。宗國既卑，諸侯遠已。外內無親，其誰云救之。吾不忍俟，將行以其族。適晉三年，號乃亡。

晉平公築虎祁之室，石有言者。平公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有神馮焉。不然，民聽之濫也。



臣聞之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屈盡。百姓疾怨。莫安其性。石言不亦可乎。

晉平公出畋。見乳虎伏而不動。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霸王之主出。則猛獸伏不敢起。今者寡人出。見乳虎伏而不動。此其猛獸乎。師曠曰。鵠食狷。狷食駮。駮食豹。豹食駮。駮食虎。夫駮之狀。有似駮馬。今者君之出。必驂駮馬而出。畋乎。公曰。然。師曠曰。臣聞之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夫虎所以

苑十六

正馬

不動者。爲駮馬也。固非主君之德義也。君柰何。一自誣乎。平公異日出朝。有鳥環平公。平公不去。平公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霸王之主。鳳下之。今者出朝。有鳥環寡人。終朝不去。是其鳳鳥乎。師曠曰。東方有鳥。名諫珂。其爲鳥也。文身而朱足。憎鳥而愛狐。今者吾君必衣狐裘。以出朝乎。平公曰。然。師曠曰。臣已嘗言之矣。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鳥爲狐裘之故。非吾君之德義也。君柰何。而再自誣乎。平公不說。異日置酒。虎禘之臺。使郎中馬章布蒺藜於階上。

令人召師曠。師曠至，履而上堂。平公曰：「安有人臣履而上人主堂者乎？」師曠解履刺足，伏刺膝仰天而歎。公起引之曰：「今者與叟戲，叟遽憂乎？」對曰：「憂夫肉自生蟲，而還自失也。木自生蠹，而還自刻也。人自與妖而還自賊也。五鼎之具不當生藜藿，人主堂廟不當生蒺藜。」平公曰：「今爲之柰何？」師曠曰：「妖已在前，無可柰何。」入來月八日，脩百官，立太子。君將死矣。至來月八日，平旦謂師曠曰：「叟以今日爲期，寡人如何？」師曠不樂謁歸。歸未幾而平公死。乃知師曠神明矣。

苑六

六四

能如此乎？扁鵲曰：「不能。」又曰：「吾聞中古之爲鑿者曰俞柎。俞柎之爲鑿也，搦腦髓，束盲莫，炊灼九竅而定經絡，死人復爲生人。故曰俞柎子之方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中庶子曰：「子之方如此，譬若以管窺天，以錐刺地，所窺者甚大，所見者甚少，鈞若子之方，豈足以變駭童子哉？」扁鵲曰：「不然。物故有昧掃而中蛟頭，掩目而別白黑者。太子之疾，所謂尸厥者也。以爲不然，入診之。」太子股陰當濕耳中焦焦，如有嘯者聲然者，皆可治也。中庶子入報趙王，趙王跣而趨出門曰：

先生遠辱幸臨寡人先生幸而有之則糞土之息得蒙天履地而長爲人矣先生不有之則先犬馬填溝壑矣言未已涕泣沾襟扁鵲遂爲診之先造軒光之竈寵入成之湯砥針礪石取三陽五輸子容禱藥子明吹耳陽儀反神子越扶形子游矯摩太子遂得復生天下聞之皆曰扁鵲能生死人鵲辭曰予非能生死人也特使夫當生者活耳夫死者猶不可藥而生也悲夫亂君之治不可藥而息也詩曰多將熇熇不可救藥甚之之辭也

孔子晨立堂上聞哭者聲音甚悲孔子援琴而鼓之其音同也孔子出而弟子有叱者問誰也曰回也孔子曰回何爲而叱回曰今者有哭者其音甚悲非獨哭死又哭生離者孔子曰何以知之回曰似完山之鳥孔子曰何如回曰完山之鳥生四子羽翼已成乃離四海哀鳴送之爲是往而不復返也孔子使人問哭者哭者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父將與其別也孔子曰善哉聖人也

景公畋於梧丘夜猶蚤公姑坐睡而夢有五丈夫北

面倖盧稱無罪焉。公覺召晏子而告其所夢。公曰：我其嘗殺不辜而誅無罪耶？晏子對曰：昔者先君靈公畋，五丈夫罟而駭獸，故殺之，斷其首而葬之，曰五丈夫之丘。其此耶？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公曰：嘻！令吏葬之，國人不知其夢也。曰：君憫白骨而況於生者乎？不遺餘力矣。不釋餘智矣。故曰：人君之爲善易矣。

子貢問：孔子死人有知無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也；欲言無知，恐不孝子孫棄不葬也。賜欲知死人有知將無知也，死徐自知之，猶未晚也。

王子建出守於城父，與成公乾遇於疇中。問曰：是何也？成公乾曰：疇也。疇也者何也？曰：所以爲麻也。麻也者何也？曰：所以爲衣也。成公乾曰：昔者莊王伐陳，舍於有蕭氏，謂路室之人曰：巷其不善乎？何溝之不浚也？莊王猶知巷之不善，溝之不浚，今吾子不知疇之爲麻，麻之爲衣，吾子其不主社稷乎？王子果不立。

說苑卷十九

第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本都水使者光祿大夫日劉向上

○○○修文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夫功成制禮，治定作樂，禮樂者行化之大者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是故聖王修禮文，設庠序，陳鍾鼓，天子辟雍，諸侯泮宮，所以行德化。詩云：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積恩為愛，積愛為仁，積仁為靈。靈臺之所以為靈者，積仁也。神靈者，天地之本，而為萬物之始也。是故文



王始接民以仁。而天下莫不仁焉。文德之至也。德不至則不能文。商者常也。常者質。質主天。夏者大也。大者文也。文主地。故王者一商一夏。再而復者也。正色三而復者也。味尚甘。聲尚宮。一而復者。故三王術如循環。故夏后氏教以忠。而君子忠矣。小人之失野。救野莫如敬。故殷人教以敬。而君子敬矣。小人之失鬼。救鬼莫如文。故周人教以文。而君子文矣。小人之失薄。救薄莫如忠。故聖人之與聖也。如矩之三雜。規之三雜。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詩曰。彫琢其章。金玉其

相言文質美也。

苑十九

傳曰。觸情從欲。謂之禽獸。苟可而行。謂之野人。安故重遷。謂之衆庶。辨然通古今之道。謂之士。進賢達能。謂之大夫。敬上愛下。謂之諸侯。天覆地載。謂之天子。是故士服黻。大夫黼。諸侯火。天子山龍。德彌盛者文彌縟。中彌理者文彌章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傳曰。君子者無所不宜也。是故韞冕厲戒。立于廟堂之上。有司執事無不敬者。斬衰裳。苴經。杖立于喪次。賓客弔唁無不哀者。被甲纓冑。

三馬

立于桴鼓之間。士卒莫不勇者。故仁足以懷百姓。勇足以安危國。信足以結諸侯。強足以拒患難。威足以率三軍。故曰爲左亦宜。爲右亦宜。爲君子無不宜者。此之謂也。

齊景公登射。晏子修禮而待。公曰。選射之禮。寡人厭之矣。吾欲得天下勇士。與之圖國。晏子對曰。君子無禮。是庶人也。庶人無禮。是禽獸也。夫臣勇多則弑其君。君子力多則弑其長。然而不敢者。惟禮之謂也。禮者所以御民也。轡者所以御馬也。無禮而能治國家者。

嬰未之聞也。景公曰善。乃飭射更席以爲上客。終日

問禮

書曰五事。一曰貌。貌若男子。之所以恭敬。婦人之所以姣好也。行步中矩。折旋中規。立則磬折。拱則抱鼓。其以入君朝。尊以嚴。其以入宗廟。敬以忠。其以入鄉曲。和以順。其以入州里。族黨之中。和以親。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孔子曰。恭近於禮。遠恥辱也。

衣服容貌者。所以悅目也。聲音應對者。所以悅耳也。嗜慾好惡者。所以悅心也。君子衣服中。容貌得。則民

之目悅矣。言語順，應對給，則民之耳悅矣。就仁去不仁，則民之心悅矣。三者存乎心，暢乎體，形乎動靜，雖不在位，謂之素行。故忠心好善而日新之，獨居樂德，內悅而行，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惟有以者，爲能長生久視，而無累於物也。

知天道者冠鈇，知地道者履躡，能治煩決亂者佩觿，能射御者佩鞞，能正三軍者摺笏，衣必荷規而承矩，負繩而准，下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得，接其服而象其德，故望玉貌而行能有所定矣。詩曰：芄蘭之枝，童子佩觿，說行能者也。

冠者所以別成人也，脩德束躬以自申，飭所以檢其邪心，守其正意也。君子始冠，必祝成禮，加冠以厲其心，故君子成人，必冠帶以行事，棄幼少嬉戲惰慢之心，而衍衍於進德修業之志，是故服不成象，而內心不變，內心脩德，外被禮文，所以成顯令之名也。是故皮弁素積，百王不易，旣以脩德，又以正容。孔子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不亦威而不猛乎。



成王將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佞，嗇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於此始成之。時祝辭四加而後退，公冠自以爲主，卿爲賓，饗之以三獻之禮。公始加，立端與皮弁，皆必朝服。立冕四加，諸侯太子庶子冠，公爲主，其禮與上同。冠於祖廟，曰：『令月吉日，加于元服。』去爾幼志，順爾成德。冠禮十九，見正而冠，古之通禮也。」

夏公如齊，逆女，何以書親迎，禮也。其禮柰何？曰：諸侯以屨二兩加，宗大夫庶夫以屨二兩加，束修二，曰某

苑九

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屨，禮夫人貞女。夫人曰：有幽室數辱之產，未論於傳母之教，得承執衣裳之事，敢不敬拜祝。祝荅拜，夫人受琮，取一兩屨，以屨女，正笄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爾舅姑，以順爲宮室，無二爾心，無敢回也。」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乎戶，夫引手出戶，夫行，女從，拜辭父于堂，拜諸母於大門，夫先升輿執轡，女乃升輿，轂三轉，然後夫下先行。大夫士庶人稱其父曰「某」，某之父，某之師友，使某執不珍之屨，不珍之束脩，敢不敬禮。某氏貞女，母曰

有草茅之產，未習於織紝紡績之事，得奉執箕箒之事，敢不敬拜。

春秋曰：壬申，公薨于高寢。傳曰：高寢者何？正寢也。曷為或言高寢，或言路寢？曰：諸侯正寢三，一曰高寢，二曰左路寢，三曰右路寢。高寢者，始封君之寢也。二路寢者，繼體之君寢也。其二何？曰：子不居父之寢，故二寢。繼體君世世不可居高祖之寢，故有高寢。名曰高也。路寢其立柩何？高寢立中，路寢左右。春秋曰：天王入于成周。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然則天子之寢柩

何？曰：亦三承明繼體守文之君之寢。曰：左右之。路寢謂之承明何？曰：承乎明堂之後者也。故天子諸侯三寢立而名實正。父子之義章，尊卑之事別，大小之德異矣。

天子以鬯為贄，鬯者百一作香草之本也。上暢於天，下

暢於地，無所不暢。故天子以鬯為贄，諸侯以圭為贄，圭者王也，薄而不撓，廉而不劓，有瑕於中，必見於外。故諸侯以玉為贄，卿以羔為贄，羔者羊也，羊群而不黨，故卿以為贄，大夫以鴈為贄，鴈者行列有長幼之

禮故大夫以爲贄士以雉爲贄雉者不可指食籠狎而服之故士以雉爲贄庶人以鶩爲贄鶩者鶩鶩也鶩鶩無他心故庶人以鶩爲贄贄者所以贄也

諸侯三年一貢士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尊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賜以輿服弓矢再賜以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命諸侯者鄰國有臣弑其君孽弑其宗雖不請乎天子而征之可也巳征而歸其地于天子諸侯貢士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傲三不適謂之誣誣者天子黜之一黜以

脫一葉板神於  
本上

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畢諸侯有不貢士謂之不率正不率正者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畢然後天子比年秩官之無文者而黜之以諸侯之所貢士伐之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古者必有命民命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居事力者命於其君命然後得乘飭輿駢馬駢未得命者不得乘乘者皆有罰故其民雖有餘財財侈物而無仁義功德則無所用其餘財侈物故其民皆興仁義而賤財利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強不凌弱衆不暴寡是唐

八頁版首中財  
一字及閑

虞所以興象刑而民莫敢犯法而亂斯止矣。詩云告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此之謂也。

天子曰巡狩，諸侯曰述職。巡狩者，巡其所守也。述職者，述其所職也。春省耕，助不給也。秋省斂，助不足也。天子五年一巡狩，歲二月東巡狩，至于東嶽，柴而望祀山川，見諸侯，問百年者，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僻者，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黜以爵，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

范十九

公葉未空白一行  
移之在九頁首

不孝者，君削其地。有功澤於民者，然後加地。入其境，土地辟除，敬老尊賢，則有慶，益其地。入其境，土地荒穢，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有讓，削其地。一不朝者，黜其爵。再不朝者，黜其地。三不朝者，以六師移之。歲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如東巡狩之禮。歲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如南巡狩之禮。歲十一月北巡狩，至于北嶽，如西巡狩之禮。歸格于祖禰，用特。

春秋曰：正月，公狩于郎。傳曰：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苗者，柰何？曰：苗者，毛也。取之不圍，澤不捨群。

取禽不麝卯不殺孕重者春蒐者不殺小麝及孕重者冬狩皆取之百姓皆出不失其馳不抵禽不詭遇逐不出防此苗獮蒐狩之義也故苗獮蒐狩之禮簡其戎事也故苗者毛取之蒐者搜索之狩者守留之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擾鷲鳥不搏蝮蠆不螫鳥獸蟲蛇且知應天而况人乎哉是以古者必有參牢其謂之畋何聖人舉事必反本五穀者以奉宗廟養萬民也去禽獸害稼穡者故以田言之聖人作名號而事義可知也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揜群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舉佐舉止則百姓畋獵獮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鳩化爲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不螫不以夾田不麝不卯不天妖不覆巢此皆聖人在上君子在位能者在職大德之發者也故皋陶爲大理平民各服得其實伯夷主禮上下皆讓倕爲工師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澤

辟成棄主稷百穀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龍主賓  
客遠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僻違禹陂九澤通  
九道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十里至  
于荒服南撫交趾大發西析支渠搜氏羌北至山戎  
肅慎東至長夷島夷四海之內皆戴帝舜之功於是  
禹乃興九韶之樂致異物鳳凰來翔天下明德也  
射者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然後射者能以中詩  
云大侯既拉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此之謂  
也弧之爲言豫也豫者豫吾意也故古者兒生三日

十一頁版中對相  
要奉差偏左

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  
事也必有意其所有事然後敢食穀故曰不素飭兮  
此之謂也

生而相與交通故曰留賓自天子至士各有次贈死  
不及柩尸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故古者吉行五十  
里奔喪百里贈賙及事之謂時時禮之大者也春秋  
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賙賙者何喪事有  
賙者蓋以乘馬束帛與馬曰賙貨財曰賙衣被曰襚  
口實曰哈玩好曰贈知生者賙賙知死者贈襚贈襚

所以送死也。賻賵所以佐生也。輿馬束帛貨財衣被  
玩好其數。柰何曰：天子乘馬六匹，諸侯四匹，大夫三  
匹，元士二匹，下士一匹。天子束帛五匹，元士三，纁二，各  
五十尺。諸侯元士三，纁二，各三十尺。大夫元士一，纁二，各  
三十尺。元士元士一，纁一，各二丈。下士綵纁各一匹。庶  
人布帛各一匹。天子之賵乘馬六匹，乘車諸侯四匹，  
乘輿大夫日參輿，元士下士不用輿。天子文繡衣各  
一襲，到地諸侯覆跗，大夫到踝，士到髀，天子唘實以  
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璣，士以貝，庶人以穀實。位尊德  
厚及親者賻賵唘襪厚，貧富亦有差，二三四五之數  
取之天地而制奇偶，度人情而出節文，謂之有因禮  
之大宗也。

春秋曰：庚戌天王崩，傳曰：天王何以不書葬？天子記  
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在，不必  
其時也，必其時柰何？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  
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士庶  
人二日而殯，二月而葬。皆何以然？曰：禮不豫凶事，死  
而後治凶服，衣衰飾，修棺槨，作穿窆，宅兆，然後喪文

成外親畢至。葬墳集。孝子忠臣之恩厚，脩盡矣。故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會畢至。大夫三月而葬，同朝畢至。士庶人二月而葬，外姻畢至也。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於贏博之間，因葬焉。孔子聞之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使子貢往而觀之，其窆深不至泉，其歛以時服。既葬，封墳墳掩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旋，其封且號者三言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

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於禮其合矣。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制喪三年，所以報父母之恩也。期年之喪，通乎諸侯。三年之喪，通乎天子。禮之經也。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衍衍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孔子曰：君子也。子貢問曰：閔子哀不盡，子曰：



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子曰：君子也。賜也，敢問何謂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故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固優者之所屈，劣者之所勉。

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喪親三年，喪君三年，君與父孰重？田過對曰：始不如父重。王忿然怒曰：然則何爲去親而事君？田過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位，無以尊顯吾親。受之君，致之親，凡事君所以爲親也。宣王邑邑而無以應。

古者有菑者，謂之厲。君一時素服，使有司弔死問疾，憂以巫醫，匍匐以救之。湯粥以方之，善者必先乎鰥寡孤獨，及病不能相養，死無以葬埋，則葬埋之。有親喪者，不呼其門，有齊衰大功，五月不服，力役之征。有小功之喪者，未葬不服，力役之征。其有重尸多死者，急則有聚衆童子擊鼓，芑火入官宮里用之，各擊鼓芑火，逐官宮里家之主人，冠立于阼，事畢出乎里門，出乎邑門，至野外。此匍匐救厲之道也。師大敗亦然。

齋者思其居處也。思其笑語也。思其所爲也。齋三日。乃見其所爲齋者。祭之日。將入戶。儼然若有見乎其容。盤旋出戶。喟然若有聞乎歎息之聲。先人之色不絕於目。聲音咳唾不絕於耳。嗜欲好惡不忘於心。是則孝子之齋也。

春祭曰祠。夏祭曰禴。秋祭曰嘗。冬祭曰烝。春薦韭卵。夏薦麥魚。秋薦黍豚。冬薦稻鴈。三歲一禘。五年一禘。禘者合也。禘者諦也。禘者大合祭於祖廟也。禘者諦其德而差優劣也。聖主將祭。必潔齋精思。若親之在方輿未登。惴惴憧憧。專一想親之容貌彷彿。此孝子之誠也。四方之助祭空而來者滿。而反虛而至者實。而還皆取法則焉。

韓褐子濟於河。津人告曰。夫人過於此者。未有不快用者也。而子不用乎。韓褐子曰。天子祭海內之神。諸侯祭封域之內。大夫祭其親。士祭其祖。禴禘也。未得事河伯也。津人申楫。舟中水而運。津人曰。向也役人固已告矣。夫子不聽。役人之言也。今舟中水而運甚始。治裝衣而下遊乎。韓子曰。吾不爲人之惡我而改。

吾志不爲我將死而改吾義。言未已，舟泆然行，韓褐子曰：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鬼神且不回，況於人乎。

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憂也；無聲之樂，懽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志也。鍾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其志變其聲亦變。其志誠通乎金石，而況人乎。

公孟子高兄顓孫子莫曰：敢問君子之禮何如？顓孫子莫曰：去爾外厲與爾內色勝，而心自取之。去三者

而可矣。公孟不知，以告曾子。曾子愀然逡巡曰：大哉言乎。無外厲者必內折，色勝而心自取之者必爲人役。是故君子德行成而容不知，聞識博而辭不爭，知慮微達而能不愚。

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必有悲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有三儀，知之乎？對曰：不識也。曾子曰：坐吾語汝。君子脩禮以立志，則貪欲之心不來。君子思禮以修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君子脩禮以仁義，則忿爭暴亂之辭遠。若夫置罇俎，列籩

且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勿能可也。

孔子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易野者，無禮文也。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為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為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弓曰：太簡。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天下為無道。臣弑其君，子弑其父，方能討之。討之可也。當

孔子之時，上無明天子也。故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雍之所以得稱南面者，問子桑伯子於孔子。孔子曰：可也。簡。仲弓曰：若敬而行簡，以道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仲弓通於化術，孔子明於王道，而無以加仲弓之言。

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故樂非獨以自樂也。又以樂人，非獨以自正也。又以正人，大矣哉。

於此樂者不圖為樂至於此

黃帝詔伶倫作為音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崑崙

之陰取竹於嶰谷以生竅厚薄均者斷兩節間其長

九寸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日含少次制十二管以

崑崙之下聽鳳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為六雌鳴

亦六以比黃鍾之宮適合黃鍾之宮皆可生之而律

之本也故曰黃鍾微而均鮮全而不傷其為宮獨尊

象大聖之德可以明至賢之功故奉而薦之于宗廟

以歌迎功德世世不忘是故黃鍾生林鍾林鍾生大

苑十九

潭

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太簇太簇生南呂南呂生夾

鍾夾鍾生無射無射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應鍾生蕤

賓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

以下生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為上林

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為下大聖至治之世天地之

氣合以生風日至則日行其風以生十二律故仲冬

短至則生黃鍾季冬生大呂孟春生太簇仲春生夾

鍾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仲呂仲夏生蕤賓季夏生林

鍾孟秋生夷則仲秋生南呂季秋生無射孟冬生應

鍾

鍾、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至也。

聖人作爲鞀鼓、控褐、墳、篋、此六者德音之音。然後鍾磬、竽瑟以和之。然後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此所以獻酢醕酬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此可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

鍾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鍾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辯。辯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

卷十九

九

趙簡子問於翟封荼曰：吾聞翟雨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雨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馬生牛，牛生馬，信乎？曰：信。簡子曰：大哉妖亦足以亡國矣。對曰：雨穀三日，蚩風之所飄也。雨血三日，鷲鳥擊於上也。馬生牛，牛生馬，雜牧也。此非翟之妖也。簡子曰：然則翟之妖奚也？對曰：其國數散，其君幼弱，其諸卿貨其大夫，比黨以求祿爵，其百官肆斷而無告，其政令不竟而數化，其士巧貪而有怨，此其妖也。

哀公射而中稷，其口疾不肉食，祠稷而善卜之巫官。

巫官變曰。稷負五種。託株而從天下。未至於地而株  
絕。獵谷之老人張社以受之。何不告祀之。公從之而  
疾去。

十九馬

扁鵲過趙。趙王太子暴疾而死。鵲造宮門曰。吾聞國  
中卒有壞土之事。得無有急乎。中庶子之好方者應  
之曰。然。王太子暴疾而死。扁鵲曰。入言鄭鑿。秦越人  
能活太子。中庶子難之曰。吾聞上古之爲鑿者曰。苗  
父。苗父之爲鑿也。以菅爲席。以芻爲狗。北面而祝發  
十言耳。請扶而來者舉。而來者皆平復如故。子之方

十字本至左

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鞀之  
聲。懽懽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鞀之聲。則思將  
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彼亦有所合  
之也。

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  
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  
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  
故感激憔悴之音作。而民思憂。擘諧慢易繁文簡節  
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奮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

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  
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僻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  
民淫亂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含  
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  
不怒柔氣不攝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  
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彩以繩  
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疎貴  
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土  
弊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

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  
慢易以犯節流漫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滌  
蕩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凡姦聲感  
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  
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唱和有應回邪曲  
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以類相動也是故君子反  
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習於聽淫  
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  
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



音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  
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  
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  
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  
相生唱和清濁代相爲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  
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故曰樂者樂也君子  
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  
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意廣樂  
以成其教故樂行而民向方可以觀德矣德者性之  
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  
歌詠其聲舞動其容三者本於心然後樂氣從之是  
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  
惟樂不可以爲僞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  
彩節奏聲之飾也君子之動本樂其象也後治其飾  
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  
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  
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  
君子以好善小人以飭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

焉。

樂之可密者。琴最宜焉。君子以其可修德。故近之。凡  
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  
而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  
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旄謂之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  
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是故其哀聲感者。其聲噍。以  
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啾。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  
散其怒心。感者其聲壯。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  
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調人之善惡。非性也。感於  
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故禮以定其意。樂  
以和其性。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  
一也。所以同民心而立治道也。

凡音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聲。聲成文。謂之  
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  
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  
矣。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音亂則  
無法。無法之音。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  
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

匱五者皆亂代相凌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凡人之有患禍者。生於淫泆暴慢。淫泆暴慢之本。生於飲酒。故古者慎其飲酒之禮。使耳聽雅音。目視正儀。足行正容。心論正道。故終日飲酒而無過失。近者數日。遠者數月。皆人有德焉。以益善。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此之謂也。凡從外入者。莫深於聲音。變人最極。故聖人因而成之。以德曰樂。樂者德之風。詩曰。威儀抑抑。德音秩秩。謂禮樂也。故君子以禮正外。以樂正內。內須臾離樂。則邪氣生矣。外須臾離禮。則慢行起矣。故古者天子諸侯聽鍾聲。未嘗離於庭。卿大夫聽琴瑟。未嘗離於前。所以養正心而滅淫氣也。樂之動於內。使人易道而好良。樂之動於外。使人溫恭而文雅。雅頌之聲動人而正氣應之。和成容好之聲動人而和氣應之。粗厲猛賁之聲動人而怒氣應之。鄭衛之聲動人而淫氣應之。是以君子慎其所以動人也。

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冉有侍，孔子曰：求來。爾奚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爲中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執中以爲本，務生以爲基。故其音溫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氣；憂哀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暴厲淫荒<sup>荒</sup>之動，不在乎體。夫然者，乃治存之風，安樂之爲也。彼小人則不然，執末以論本，務剛以爲基，故其音湫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和節中正之感，不加乎心；溫儼恭莊之動，不存乎體。夫殺者

乃亂亡之風，奔北之爲也。昔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至今王公迷而不釋，紂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今王公以爲笑，彼舜以匹夫積正，合仁履中行，善而卒以興，紂以天子好慢淫荒，剛厲暴賊而卒以滅，今由也匹夫之徒，布衣之醜也，旣無意乎先王之制，而又有亡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身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小人不能耳，陷而入於斯，宜矣。夫子之言也，遂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曰：由知改過矣。

說苑卷十九終

此十三字在尾行  
下十九字上齊四  
行食字之末下  
振開

歲壬申秋瑯山翁士白重脩校正

說苑卷二十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日劉向上

○○○反質

孔子卦得賁。喟然仰而嘆息。意不平。子張進。舉手而問曰。師聞賁者吉卦而嘆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是以嘆之。吾思也。質素白當正白。黑當正黑。夫質又何也。吾亦聞之。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

信鬼神者失謀。信日者失時。何以知其然。夫賢聖周知能不時日而事利。敬法令。貴功勞。不卜筮而身吉。

三頁版中裂

潭

謹仁義、順道理、不禱祠而福、故卜數擇日、潔齋戒肥  
犧牲、飾珪璧、精祠祀、而終不能除悖逆之禍、以神明  
有知而事之、乃欲背道妄行、而以祠祀求福、神明必  
違之矣。天子祭天地、五嶽四瀆、諸侯祭社稷、大夫祭  
五祀、士祭門戶、庶人祭其先祖、聖王承天心、制禮分  
也。凡古之卜日者、將以輔道稽疑、示有所先、而不敢  
自專也、非欲以顛倒之惡、而幸安之全。孔子曰、非其  
鬼而祭之、謂也是以泰山終不享季氏之旅、易稱東  
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蓋重禮不貴牲也。敬實而  
不貴華、誠有其德而推之、則安往而不可。是以聖人  
見人之文、必考其質。

歷山之田者善侵畔、而舜耕焉、雷澤之澳者善爭陂、  
而舜澳焉、東夷之陶器窳、而舜陶焉、故耕漁與陶、非  
舜之事、而舜爲之以救敗也。民之性皆不勝其欲、去  
其實而歸之華、是以苦窳之器、爭鬪之患起、爭鬪之  
患起、則所以偷也、所以然者何也、由離誠就詐、棄樸  
而取僞也。追逐其末、而無所休止、聖人抑其文、而抗  
其質、則天下反矣。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

子其儀一兮。傳曰：尸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之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以一儀理物，天心也。五者不離，合而為一，謂之天心。在我能因，自深結其意於一，故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是故誠不遠也。夫誠者一也。一者質也。君子雖有外文，必不離內質矣。

前四行  
裂紋

衛有五丈夫俱負缶而入井，灌韭。終日一區，鄧析過下車為教之曰：為機，重其後，輕其前。命曰橋。終日漑韭百區不倦。五丈夫曰：吾師言曰：有機知之巧，必有機知之敗。我非不知也，不欲為也。子其往矣。我一心漑之，不知改已。鄧析去行數十里，顏色不悅，憚自病。弟子曰：是何人也？而恨我君，請為君殺之。鄧析曰：釋之，是所謂真人者也。可令守國。

釐

三  
武

禽滑釐問於墨子曰：錦繡絺紵，將安用之？墨子曰：惡是非吾用務也。古有無文者得之矣。夏禹是也。卑小宮室，損薄飲食，土階三等，衣裳細布。當此之時，黻無所用，而務在於完堅。殷之盤庚，大其先王之室而改遷於殷，茅茨不剪，采椽不斷，以變天下之視。當此之

時文采之帛將安所施施夫品庶非有心也以人主爲心苟上不爲下惡用之二王者以化身先于天下故化隆於其時成名於今世也且夫錦綉絺紵亂君之所造也其本皆興於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幸有晏子以儉鑄之然猶幾不能勝夫奢安可窮哉紵爲鹿臺糟丘酒池肉林宮牆文畫彫琢刻鏤錦繡被堂金玉玳瑁婦女優倡鐘鼓管絃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非惟錦綉繡絺紵之用耶今當凶年有欲予子隨侯之珠者不得賣也珍寶而以爲飾又欲予子一鍾粟者得珠者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將何擇禽滑釐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窮墨子曰誠然則惡在事夫奢也長無用好末淫非聖人之所急也故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暖然後求麗居必常安然後求樂爲可長行可久先質而後文此聖人之務禽滑釐曰善

後字偏左

秦始皇既兼天下大侈靡卽位三十五年猶不息治大馳道從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直通之厭先王宮室之小乃於豐鎬之間文武之處營作朝宮渭南山



林苑中。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  
以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爲閣道。自殿直抵南山  
之嶺。以爲闕闕爲複道。自阿房度渭水。屬咸陽。以象天  
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又興驪山之役。錮三泉之底。  
關中離宮三百所。關外四百所。皆有鐘磬帷帳。婦女  
倡優。立石闕東海上。胸山界中。以爲秦東門。於是有  
方士韓容侯生。齊客盧生。相與謀曰。當今時不可以  
居。上樂以刑殺爲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  
聞過而日驕。下懾伏以慢。欺而取容。諫者不用。而失

道滋甚。吾黨久居。且爲所害。乃相與亡去。始皇聞之。  
大怒曰。吾異日厚盧生尊爵而事之。今乃誹謗我。吾  
聞諸生多爲妖言以亂黔首。乃使御史悉上諸生。諸  
生傳相告犯法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盧生不得。  
而侯生後得。始皇聞之。召而見之。升阿東之臺。臨四  
通之街。將數而車裂之。始皇望見侯生。大怒曰。老虜  
不良。誹謗而主。廼敢復見我。侯生至仰臺而言曰。臣  
聞知死必勇。陛下肯聽臣一言乎。始皇曰。若欲何言。  
言之。侯生曰。臣聞禹立誹謗之木。欲以知過也。今陛

下奢侈失本。淫泆趨末。宮室臺閣。連屬增累。珠玉重寶。積襲成山。綿繡文綵。滿府有餘。婦女倡優。數巨萬人。鍾鼓之樂。流漫無窮。酒食珍味。盤錯於前。衣服輕暖。輿馬文飾。所以自奉。麤靡爛漫。不可勝極。黔首匱竭。民力單盡。尚不自知。又急誹謗。嚴威克下。下暗上聾。臣等故去。臣等不惜臣之身。惜陛下國之亡耳。聞古之明王。食足以飽。衣足以暖。宮室足以處。輿馬足以行。故上不見棄於天下。不見棄於黔首。堯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土階三等。而樂終身者。以其文采之少。

而質素之多也。丹朱傲虐。好慢淫。不修理化。遂以不升。今陛下之淫。萬丹朱而十昆吾。桀紂。臣恐陛下之十亡也。而曾不一存。始皇默然久之。曰。汝何不早言。侯生曰。陛下之意。方乘青雲。飄搖於文章之觀。自賢自健。上侮五帝。下凌三王。棄素樸。就末技。陛下亡徵見久矣。臣等恐言之無益也。而自取死。故逃而不敢言。今臣必死。故爲陛下陳之。雖不能使陛下不亡。欲使陛下自知也。始皇曰。吾可以變乎。侯生曰。形已成矣。陛下坐而待亡耳。若陛下欲更之。能若堯與禹乎。

不然無異也。陛下之佐又非也。臣恐變之不能存也。始皇喟然而嘆，遂釋不誅。後三年，始皇崩，二世卽位，三年而秦亡。

魏文侯問李克曰：「刑罰之源安生？」李克曰：「生於奸邪。淫佚之行，凡奸邪之心，饑寒而起。淫佚者，久饑之詭也。彫文刻鏤，害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傷女工者也。農事害則饑之本也。女工傷則寒之原也。饑寒並至而能不爲奸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飾美以相矜，而能無淫佚者，未嘗有也。故上不禁技巧，則國貧民侈；國貧

窮者爲奸邪，而富足者爲淫佚，則驅民而爲邪也。民以爲邪，因以法隨，誅之不赦其罪，則是爲民設陷也。刑罰之起，有原人主不塞其本，而替其末，傷國之道乎。文侯曰：「善，以爲法服也。」

秦穆公閑問由余曰：「古者明王聖帝得國失國，當何以也？」由余曰：「臣聞之，當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願聞奢儉之節。」由余曰：「臣聞堯有天下，飯於土簋，啜於土瓶，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堯釋天下，舜受之，作爲食器，斬木而裁之。

銷銅鐵修其刃，猶漆黑之以爲器。諸侯侈，國之不服者十有三。舜釋天下而禹受之，作爲祭器，漆其外而朱畫其內，繪帛爲茵褥，觴勺有彩，爲飾彌侈，而國之不服者三十有二。夏后氏以沒，殷周受之，作爲大器，而建九傲，食器彫琢，觴勺刻鏤，四壁四帷，茵席彫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有二。君好文章而服者彌侈，故曰儉其道也。由余出，穆公召內史廖而告之曰：寡人聞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將柰何？內史廖曰：夫戎辟而遼遠，未

苑

道

王

聞中國之聲也。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厚爲由。余請期以踈其間，彼君臣有間，然後可圖。君曰諾。乃以女樂三九遺戎王，因爲由。余請期，戎王果見女樂而好之，設酒聽樂，終年不遷。馬牛羊半死，由余歸諫，諫不聽，遂去入秦。穆公迎而拜爲上卿，問其兵，執與其地利，旣以得矣，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穆公奢主，能聽賢納諫，故霸西戎。西戎淫於樂，誘於利以亡其國，由離質樸也。

經侯往適魏太子，左帶羽玉具劔，右帶環佩，左光照

右右光照左坐有頃太子不視也。又不問也。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有。經侯曰。其寶何如。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上戴。此魏之寶也。經侯曰。吾所問者。非是之謂也。乃問其器而已。太子曰。有。徒師沼治魏。而市無預賈。郟辛治陽。而道不拾遺。芒卯在朝。而四隣賢士無不相因而見。此三大夫乃魏國之大寶。於是經侯默然不應。左解玉具。右解環佩。委之坐。愆然而起。默然不謝。趨而出。上車驅去。魏太子使騎操劔。佩逐與經侯。使告經侯曰。吾無德所寶。不能爲珠玉所守。此寒不可衣。饑不可食。無爲遺我賊。於是經侯杜門不出。傳死。

晉平公爲馳逐之車。龍旌衆色。挂之以犀象。錯之以羽芝。車成。題金千鎰。立之於殿下。令群臣得觀焉。田差三過而不一顧。平公作色大怒。問田差爾三過而不一顧。何爲也。田差對曰。臣聞說天子者以天下說。諸侯者以國說。大夫者以官說。士者以事說。農夫者以食說。婦姑者以織說。桀以奢亡。紂以淫敗。是以不敢顧也。平公曰善。乃命左右曰。去車。

魏文侯御廩災文文侯素服辟正殿五日群臣皆素服而弔公子成父獨不弔文侯復殿公子成父趨而入賀曰甚大善矣夫御廩之災也文侯作色不悅曰夫御廩者寡人寶之所藏也今火災寡人素服辟正殿群臣皆素服而弔至於子大夫而不弔今已復辟矣猶入賀何爲公子成父曰臣聞之天子藏於四海之內諸侯藏於境內大夫藏於其家士庶人藏於篋櫝非其所藏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幸無人患乃有天災不亦善乎文侯然嘆曰善

桓公謂管仲曰吾國甚小而財用甚少而群臣衣服輿馬甚汰沃吾欲禁之可乎管仲曰臣聞之君嘗之臣食之君好之臣服之今君之食也必桂之漿衣練紫之衣狐白之裘此群臣之所奢大也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君欲禁之胡不自親乎桓公曰善於是更制練帛之衣太白之冠朝一年而齊國儉也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仲孫它諫曰子爲魯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也文子曰然乎吾觀國人之父母衣鹿食蔬吾是

以不敢。且吾聞君子以德華國，不聞以妾與馬。夫德者得於我，又得於彼，故可行。若淫於奢侈，沈於文章，不能自反，何以守國？仲孫它

一本慙而退，皆作忌。

趙簡子乘弊車瘦馬，衣殺羊裘，其宰進諫曰：「車新則安，馬肥則往來疾，狐白之裘溫且輕。」簡子曰：「吾非不知也，吾聞之，君子服善則益恭，細人服善則益倨。我以自備，恐有細人之心也。」傳曰：周公位尊愈卑，勝敵愈懼，家富愈儉。故周氏八百餘年，此之謂也。

魯築郎園，季平子欲速成，叔孫昭子曰：「安用其速成也？以虐其民，其可乎？無罔，尚可乎？惡聞嬉戲之游，罷其所治之民乎？」

衛叔孫文子問於王孫夏曰：「吾先君之廟小，吾欲更之，可乎？」對曰：「古之君子以儉為禮，今之君子以汰易之。夫衛國雖貧，豈無文履一奇，以易十稷之繡哉？以為非禮也，文子乃止。」

晉文公合諸侯而盟曰：「吾聞國之昏，不由聲色，必由姦利。好樂聲色者，淫也。貪姦者，惑也。夫淫惑之國，不亡必殘。自今以來，無以美妾疑妻，無以聲樂妨政，無

以姦情害公、無以貨利示下、其有之者、是謂伐其根  
素流於華葉。若此者、有患無憂、有寇勿弭、不如言者  
盟示之。於是君子聞之、曰、文公其知道乎、其不王者  
猶無佐也。

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詩曰、側弁  
之俄、言失德也。屢舞僇僇、言失容也。既醉以酒、既飽  
以德、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  
謂伐德、賓主之罪也。嬰以下其日、未卜其夜。公曰善、  
舉酒而祭之、再拜而出、曰、豈過我哉。吾託國於晏子  
也。以其家貧善寡人、不欲其滯侈也。而況與寡人謀  
國乎。

楊王孫病且死、令其子曰、吾死欲僦葬以反吾真、必  
無易吾意。祁侯聞之、往諫曰、竊聞王孫令葬必僦而  
入地、必若所聞、愚以爲不可、令死人無知則已矣。若  
死有知也、是戮尸於地下也。將何以見先人、愚以爲  
不可。王孫曰、吾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無益於死者、  
而世競以相高、靡財殫幣而腐之於地下、或乃今日  
人而明日出、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

說苑

十五



生之化而物之歸者。歸者得至而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sup>真</sup>。其真<sup>真</sup>。真<sup>真</sup>。視之無形。聽之無聲。乃合道之情。夫飾外以誇<sup>誇</sup>衆。厚葬以矯<sup>真</sup>。真<sup>真</sup>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然也。且吾聞之。精神離形而各歸其真<sup>真</sup>。故謂之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而各歸其真<sup>真</sup>。故謂之鬼。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厚裝之以幣帛。多送之以財貨。以奪生者財用。古聖人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爲之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欲僂葬以矯之也。昔堯之葬者。空木爲棺。葛藟爲緘。其穿地也。下不亂泉。上不泄臭。故聖人生易尚。死易葬。不加於無用。不損於無益。謂今費財而厚葬。死者不知生者不得用。繆哉。可謂重惑矣。祁侯曰善。遂僂葬也。魯有儉者。瓦鬲煮食。食之而美。盛之土鍬<sup>鍬</sup>之器。以進孔子。孔子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大牢之饋。弟子曰。瓦甌陋器也。煮食薄膳也。而先生何喜如此乎。孔子曰。吾聞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饌爲厚也。以其食美而思我親也。

晏子病將死。斷楹內書焉。謂其妻曰。楹也。語子壯而

視之及壯發書書之言曰布帛不窮窮不可飾牛馬不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窮乎窮乎窮也仲尼問老聃曰甚矣道之於今難行也吾比執道委質以當世之君而不我受也道之於今難行也老子曰夫說者流於聽言者亂於辭如此二者則道不可委矣

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子石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師以學於子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叱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參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

十五頁中佳無  
說苑三字

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徙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魯人曰何也曰屨爲履縞爲冠也而越人徒跣剪

髮遊不用之國欲無窮可得乎

說苑卷第二十鄉貢進士直學胡達之眎役

迪功郎改差充鎮江府府學教授徐沂

說苑卷五九燕

迪功郎改差充鎮江府府學教授李士執命工重

右劉向說苑二十卷隋唐志及通考卷數並同崇  
文書目祇存五卷餘並亡後曾子固校得十五篇  
於士大夫家與崇文舊書五篇合爲二十卷而爲  
之序大略謂向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爲  
此書奏之欲以爲法戒然其所取或不當於理知  
其精微之際固難矣又謂其狗物者多自爲者少  
所論過刻誠有如何氏所譏但其所采春秋時事  
亦實多牴牾如謂咎犯以樂見晉平公石乞侍坐  
於屈建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孔子使人往視

晉靈公造九層臺荀息上書求見王伯厚已斥其

述紀之誤

見困學紀聞

不惟此也其言楚昭王問太史

州黎韓武子謂欒懷子叔向間殺萇宏左史倚相

諫楚莊王皆前後不同時又以狐突自殺在獻公

卒時舟之僑作龍蛇詩同介子推羊舌虎爲善樂

逢

當是樂遲字譌

皆與左傳不合而言屠岸賈事全同史

記其尤可怪者則言秦始皇謀禪天下以鮑白令

之諫罷

見至公篇

又盧生侯生既亡後得侯生侯生歷

數始皇過失始皇默然遂釋不誅

見反質篇

俱與史記

大異向距漢初不遠必非無據而爲此說故特表

之以廣井魚之聽矣此書自曾氏校正後頗無殘

缺今叢書本間有以上下章誤合爲一者亦祇略

爲乙正未另編次汝上王謨識

此咸淳乙丑九月重刊本說苑拜經樓藏書也余友海寧陳君仲魚知余新得宋刻廿二行廿字本較諸本為勝因取是本相示余校讀一過與向所見顧抱冲本相同而字之正誤彼此互異當是版有原與修之別印有初與後之殊也其妙處卷四立節篇有尾生殺身以成其信一句卷六復恩篇多木門子高一條自明天順本以下皆無之則信稱善本矣惟是卷六陽貨得罪條多非桃李也四字余本為然與紹弓盧學士羣書拾補引御覽合此猶失之其他與余本異者亦復

彼善於此此真宋本之乙卯內闕第十四卷向未標出惟抱  
冲本可補抱冲本亦闕八至十三卷此本可補惜抱冲已作  
古人拜經又居他邑彼此鈔補為難耳丁卯小春望日讀畢  
復翁黃丕烈

海昌吳兔床先生以宋本說苑見示乃咸淳乙丑所刻予取  
以校叢書程氏榮刻本其立節篇云比干殺身以成其忠尾  
生殺身以成其信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程本脫尾生句  
則與下文舉忠舉信舉廉之語不應又復恩篇蘧伯玉得罪  
於衛君一則程本所無此舊刻之可寶然予尚有疑者晁氏  
郡齋讀書志敘說苑篇目避宋孝宗諱易敬慎為法誠而此  
本不易且李善文選注及太平御覽諸書所引說苑間出今  
二十五篇之外王厚齋南宋人也撰困學紀聞引晉靈公造

九層臺荀息上書求見云云此本亦無之則是書之闕佚者  
多矣校勘既竣因還其書而錄所疑於後甲辰二月仁和孫

志祖跋

甲辰春偕丁小疋學博過頤谷侍御齋予以宋版說苑跡  
侍御旋為予作跋屈指今十載矣癸丑夏展閱此書并錄  
其跋于卷後因識  
此書為吾鄉陳茂才以岡舊藏予用善價購得兒壽照甚  
愛之丁未春計偕入都攜之行篋舟車往返未嘗暫離不  
意旋染目眚廢書者四五年展閱此書慨焉寤歎